

澤州府志

藝文

冊二十第

澤州府志卷之四十六

襍著<sup>上</sup>

箴銘序贊文之餘情而以小見大者也統謂之文原無庸別爲一卷惟是載文之冊已重因比麗而分之凡節略記著及叢祠碑版可詳可略者咸集其中俾不至埋沒故紙一任雲烟之過眼也附襍著

拜度遼將軍臨行上疏

後漢 陳 龜

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犬之用頓斃邊塞之庭魂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荅萬分也至臣頑鷲噐無鈇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上慙聖明下懼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襍著

一

西州邊鄙土地墉堦鞍馬爲居射獵爲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俟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徃歲并州水雨灾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庀陛下以百姓爲子品庶以陛下爲父父焉可不日昃勞神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文王西伯天下歸之豈復輿金輦寶以爲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體德行仁爲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

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灾害邊魯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効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埽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邊馬不可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覺悟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爲陳將軍除并州涼州一年租賦以賜吏民

靈泉禪院記

唐司空圖

嚴飭祠宇非欲侈於自奉也蓋聳係人天資其趨善之心耳况帝夢可徵華緣已熟山川神祇罔不薦欵故自京邑以及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禪著

二

遐裔勝槩相望皆奠厥居中條發於蒲企於艮傑出而爲太行則天壇不得不冠冕嵩華爭勅日觀也其北川壑會流盤鬱濃粹自高平西顧以至靈泉極矣泉之爲靈非惟利物當以滋潤所及不育毒螫也其院東向顯豁直亘大川端門洞關正延旭日豈西方之書所謂震旦者此其證乎繚檻層甍金觴與泉壑相激梵磬懺香禽猿亦知肅敬眞聖賢遊集所宜也且有爲無爲於我不礙弛之則若涸其中用之則若湧於外蓋克固其源乃能動而必濟也今禪宿洪密長老俗姓劉氏本儒家子早詣石霜契其大旨煩而不撓簡而必周始自清涼歷覽至是山乃創林棲之所遇太尉李公駐軍高平首資葺構遠近道俗莫不歸嚮今蒲留隴西左揆嘗因題記亦備贊揚則密公之道益光矣凡製經樓齋堂共一百餘間

又示羅漢潔峻之相以漸化服而后日集方丈敷演上乘自江漢北渡以至魏晉之交其俗堅悍難誘今則悉爲佛人矣且善教童儒者雖指擿其書而必以意返復曉諭當自釋然若編簡積於前笞撻駭於側彼將竄匿之不暇孰有悅而從命哉律刑書也經誥誓也禪乃誇勸之宗先馴其性而后入人者耳故其道主隱其功主博不可廢也嘗念畜役之外以逮傭隸雖豢養至豐莫不苦於受制殊不知羈鞅之勞或能避免而方寸之內不形不聲牙藥牙萌詫其力者愈莫能爭以此淪陷死生之域綿劫不能自脫其苦何如哉噫苟非三世之尊夷山幹海之祖親授捩其鉗鉞長老繼作磨昏抉瞶則彼搆火以自攻者雖焦爛而猶未悔也今乃聚其徒侈其居永爲一方檀施之會且俾其人福慧偕殖然則密公之績焉可抑沒哉耐辱居士病且死不忍其門人惠依惠海之勤請也直紀所行惟以漏畧爲愧云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禪著

三

陽城縣龍泉禪院記後序

後周

王獻可

大周皇帝承祧之二祀震雄風匡霸業從諫諍遂賢良外則以四夷未王尙征伐而執戎事內則以百揆方序興禮樂而敷文德考謀詢事進草澤而納芻蕘糾繆繩愆退不肖而黜邪佞皇綱旣已大矣儒風又已亨矣乃有釋教爰疚宸衷慮眞俗而相參遂鼎革而垂制凡曰梵宇悉去無名故九州四海之中設像棲眞之所並掃地矣是院以有唐乾寧元年所賜敕額時雖綿遠名仍顯著徵其驗而斯在詢其由而匪虛遂免雷同得安雲構且王言間出有司無私徇之心佛法載崇釋子遂幽棲之地蓋存舊制式叶新規得非澄汰之合宜

乎隆替之有時乎亦所謂主首精勤焚修堅確土地幽贊因緣幸會者矣况是院氣壓群山勢吞百谷臺殿架日松檜叅雲鄙祇樹之虛名得清涼之勝槩徵其始而莫究考其終而無窮必冀永煥釋門用基宏構恐墜盛觀載識貞珉俟傳于不朽者耳顯德三年歲次丙辰九月庚寅朔七日丙申記

析山謝雨文

宋 許奉世

維大觀四年歲次庚寅七月戊戌朔越十一日戊申朝奉大夫權發遣河東路計度轉運副使公事雲騎尉賜紫金魚袋臣王桓謹差宣德郎權通判澤州軍州管勾學事兼管內勸農事借緋臣許奉世敢昭謝於湯王惟王不殖貨利不邇聲色天錫智勇克君萬邦德施三代澤流罔極顧瞻析城凜然遺迹四隩嚮往高山仰止方夏長養晉疆愆亢夙戒郡貳往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禠著

四

致忱辭惟王千載其遠答應如響農田膏潤良苗嘉秀年成屢豐爲國上瑞敢修故常祇報殊貺

海會寺新篁記

黃 廉

地產之美世人詫以爲竒反之乃所以爲不祥青州之紫腰棗河陽之水晶石榴福州陳家荔子咸陽元家水梨伏道艾日注茶其類不一尤聞此數者流害滋甚蓋其生也有限而求之者無窮一遇勢力取不滿意則刑禍隨之其爲不祥也莫大焉晉人舊不識竹每見畫本則相與嗟訝如珊瑚玉枝之比澤州海會院師自南州移根布于門之四旁輒蕃衍數千百竿于是好事者咸往觀焉未幾鑿者劓之笋不能隨籜以成竹斧者伐之竹不能留本以養筍濯濯憔悴而來者不止佛家重于違衆顧之不敢惜也予適因行縣邂逅解鞍少

休筭稍及塘文鐘滿地主僧迎門憂見于色予竊有感書此以遺之又以告夫無窮之求者

五代史死節傳

裴約

歐陽修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爲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王彥章裴約劉仁瞻作死節傳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背君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于莊宗是時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邪顧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禰著

五

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機便爲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

靈泉寺萬松亭記

金

楊廷秀

澤山無松栢非土地所宜也陽城之西四十里有大聚落曰劉村西山之水會而成川居民臨流而爲屋蘆水之南有山曰卧虎蓋取山形之似也中有古阿蘭若頽垣侈殿耐辱之碑幸而存焉山上鬱皆蒼松不知其何人之所植也歲蕃月滋彌滿崑谷幢而直蓋而偃擢秀而榮耄枯而枿者不可勝數山之下有泉一眼泓澄瑩澈色味上妙泉之四旁無毒物蓋浸潤之所致也世號曰靈泉寺亦以此而名焉虎峯居士楊廷秀與山主惠濟上人登萬松亭伽然趺坐猶魚之相忘于江湖也已而東岡月上風樹根觸清泠之音非世間有居

士憮然悟曰此蒼髯禪師爲予說法也讚歎歡喜踴躍而退  
山主謂居士曰昔山谷道人題萬松亭以伽陀六言遺太平  
長老今居士以棒頭醒半偈不捨老僧他日如何舉揚也幸  
垂祕語開我迷雲居士曰山谷伽陀已落第二我今作偈雪  
上加霜色卽非色聲卽非聲聲色旣泯得眞解脫宜以此偈  
刻石亭上使伶俐衲僧過而見之必掛起鉢囊拗折拄杖盤  
薄法會當與居士澡雪此段口業也

重修太清觀記

李俊民

按縣圖經境內廟有四寺有八觀獨一焉頃者北臺孫仲遠  
以提點南都上清宮告歸許以本處泰嶽廟爲觀餘無聞焉  
今之觀厥初元辰殿也大定乙酉勅賜太清觀爲額住持師  
李法遵所致也其地負城而高乾之維也距縣宇三百七十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禠著

六

步而近其方面圍周二百五十步而蹙自西關王成叔施崖  
上地後稍綽裕闢之爲三清殿沁水靈虛觀道士馬悟元助  
緣冶坊民程卞督役斤斧未休而師及悟元相繼卽冥主觀  
李洞雲慮墜先業率其徒善言善能善淵聚力成之時十一  
年辛卯也茲朝眞之位也巍然面其南十三年癸巳並立東  
西殿再閨而畢茲禮方之所也肅然翼其旁庚子接空界起  
四聖閣高百尺威鎮元門尊所瞻也癸卯鼓大冶鑄九乳鐘  
重萬觔發揚洪音警所聽也師之所舉豈徒然哉丁未管內  
舉威儀師赴州十年乃還續加崇修峻醮壇藏法堂潔齋厨  
列雲房一切區處悉如心畫事半功倍人皆多之貞祐兵火  
幸免其災似有鬼神守護惟其閣風雨所搖勢傾東南飛簷  
摧墮危柱就側宰縣延陵珍募工正之無遺恨矣閣之前舊

地褊隘出入路窘枉步而東延陵珍同前縣令郭福慊其委  
由于正南創開衙道前通官街奈居民王漢所買廢宅遺址  
梗其間漢慨然將地基所有奉施以成其美以廣其域不背  
馳矣自是其基大其事新擾攘之際幾壞而反成之幸中之  
幸也卒其功者羽衣楊善應敬之也洞雲敬之授業之師也  
法尊敬之授業師之師也歷三世而觀乃成一日敬之以折  
簡抵余欲紀實以光其師祖請直書營建始末以文之石意  
則誠矣而望膾炙人口爲古今美談與前人比不亦過乎如  
敬之學之精識之明道之高自謂鐵中錚錚者復何過謙况  
叙事當以實奚取乎文余不敢違所請特書其始末而止文  
俟其能者然始末之跡所紀簡牘亂離間爲他人有賴郭羽  
天翼購所失以還質而書之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禠著

七

碧落寺磨崖碑記

金澤州刺史

許安仁

澤以巖邑冠太行之顛地勢窪而平自外而望其中則蒼烟  
灌木隱蔽於崖谷之下不知其有郭郭也由中而望其外則  
重岡疊阜環合於埤坳之上不知其有阡陌也州西有五門  
通諸縣達晉絳自北第一門碧落寺也距城十餘里間西且  
澗平路轉曲阿絕澗緣北崖而西步益高地益狹幽  
深闕邃人意稍變殿閣北依山而起廊廡南邊澗而列傑然  
而雲湧翼然而翬飛闌檻之外有地數尺僅能通輿馬下瞰  
深谷全石爲底清泉激烈自西山來南則崇崖橫起如屏氣  
勢與北山相高南北上下杉松栝柏雜衆木爲一深青淺碧  
與夫雕簷畫棟相錯於煙光日影之間微風時至瑟縮澎湃  
與泉聲不相辨使人蕭然有塵外之想眞入佛界不知其在

人境也昔晉景帝輔魏封長平侯嘗登此山至今以司馬名焉唐高宗永淳二年太尉韓王諸子訓誼譔謚爲妣妃祈福因石壁刻彌勒像磨崖碑其事于側作屋宇佛龕之上乃寺之經始也至後周廣順間有僧普龍者自臺山來愛其泉石作終焉之計自爾象設日修徒衆日廣迄宋治平間以年紀賜院額歲月茲久土木漸腐敗丹青益故暗山之僧慧深者修二梵之福以增葺自任直彌勒殿剏溪堂又稍西築山堂制度如一取溪山之實東西相灑焉深一日踵門相告曰山堂成敢謁文爲記因訪澤之儒生故老檢閱書傳得磨崖碑之說謂文體亦當時宏麗者辯陳惟玉之僞必黃公自書不著其名以在疾耳此唐李漢之語也譔少以文章見知其文有偷存視息之詞必公自作無疑自古鍾鼎器物等銘皆不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襍著

八

自名澤碑亦不自名豈在疾耶又云詞翰出公手雙美孰可當此宋胡俛記與詩也絳州龍興宮自碧落尊像篆文刻其背故世傳爲碧落碑據李璿之以爲陳惟玉書李漢以爲黃公譔書未知孰是此歐陽文忠公集古之語也譔爲妣妃作天尊於絳彌勒於澤各文之以碑詞異篆同其書襍大小篆鍾鼎之款鑄石室之所藏與夫石鼓詛楚繹山等刻囊括殆盡寫以玉箸法精深奧隱夢得記之爲嘉話李濫睹之而心醉絳有開元中石誌謂荆人陳惟玉書考其年紀與黃尚近李漢爲州長史不實此說謂必黃公自書胡俛謂漢之言然無所按據安知非惟玉也澤碑在荒山深谷好事者以爲詭特之觀亦莫辨其爲何等語郡儒劉羲叟仲更有名當世愛重其碑恨未通識會歐陽公奏爲編修唐書官乃携楮本之

局因景文宋公子京始能盡通卽簡所讀貽澤守宋選選命其從姪敏求隸書刻石府廨世人由是判然此澤之名儒程重之語也李漢信其書而不信其文程重信其文而不信其書歐公無所主名蓋未見澤州碑時語也嘗試論之二碑相去十三年人生存歿離合豈黃公自作文須前書碑人書之意以胡俛之說爲近當求陳惟玉石誌爲證絳州碑爲碧落澤州碑當爲彌勒如隨其像爲得其實韓王唐高祖子元嘉妣妃房氏文昭公玄齡之女也來者有能繼深之功則道場當與此山相終深誠實人也余故喜爲之書明昌五年閏十月三十日朝列大夫澤州刺史許安仁記并書

澤州硤石山福嚴禪院記

楊庭秀

澤之硤石山青蓮寺河東之勝槩也余爲兒童時聞之熟矣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禪著

九

蓋華之與澤相去不遠故也泰和壬戌冬暮余由右司諫補河間之獻乙丑夏五月自獻移澤私心喜曰澤佳郡也又與余鄉近向之所聞青蓮寺者余得而游焉澤之俗儉而純喜儒學比他州爲易治不踰月事理訟息孟秋余騎至硤石山主僧寶賢逆之硤路險而下舍騎而步峰巒回合窮而復通杖筇轉側于亂石之間路益狹山益竒行三里許雙峰巋然若門山之陰有二古篆字曰硤石余謂寶賢曰此硤石山乎賢聞先師珍唯識言硤石山蓋取兩山夾路之義也山陰之刻不知誰氏峰之北有嵌巖巖下有池深丈餘廣倍之巖之奧有罅高深不能測夏秋暴雨罅中若雷鳴須臾池水滿寺僧飲食之費歲仰給焉峰之西南孤峰挺然高數丈峰頂平若砥縱廣十餘尺此遠公擲筆臺也臺之西八十步有澗曰

彌勒蓋往時彌勒化現其上臺之北石壁峭拔如環堵然壁之上亂峰向背草樹叢翠南望瑀山下瞰丹水屏障橫列水墨粲然卽青蓮上方也劉軻謂似廬山黃石巖者此也臺之南曲折行二百步古青蓮寺寺額咸通八年所賜也寺之東五里古藏陰寺卽北齊曇始禪師之所建也祖師慧遠器識弘偉風神爽澈曇始見而度之日子有出家之相善自愛之乃禮爲師旣冠遊學鄴都回翔十餘年博涉經論無不該貫乃携學侶卜藏陰寺之西丹谷築室而居焉弘演大乘教朝夕不倦遠近皈依於是建大阿蘭若卽青蓮寺之權輿也承光二年周武帝集沙門于殿庭宣廢佛教意衆皆暗默帝五問師五對抗聲厲色不爲之屈教之不廢師力居多師退隱青蓮造華巖地持等經疏一夕夢登須彌山頂瞻禮卧佛像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禪著

十

覺謂其徒曰吾著述有益感此靈徵不敢多讓遂避紛入谷結菴孤峰下製涅槃經疏疏成擲其筆曰若疏義契理筆當駐虛空中靈應果然道俗稱慶師示寂後遭隋室亂法席久虛太和初有惠愔禪師自并汾來少習莊易晚學天台止觀見遠公遺跡歎曰忍使聖賢依棲之地反爲墟落乃闢翳薈莊棟宇以空假中通之教開剔聾盲是以苾芻之流多依附焉繼有元依法師駐錫上方開平二年邑民程行立施山前田二十頃以充禪悅之須逮太平興國三年賜名福巖禪院崇寧間鑿巒禪師繼主其教以其寺基久遠歲壞月隳雖補罅苴漏不勝其弊乃刻意規畫度越前輩鑿東崖陁西澗培薄增卑以廣寺址由是供佛有殿講佛有堂構寶藏以貯聖經敞雲房以栖法侶寶寮香積法鼓齋魚煥然大備大定初

福裕惠珍二法師嗣之福裕補弊易陋內主寺事惠珍持戒  
煉慧外闡元風自遠公而來幾七百餘歲寺有藏經五千卷  
以爲悟入之階有山田二千畝以給齋粥之費僧不出戶庭  
坐以辨道此皆燈燈相續之力也寶賢膺老師宿德之蔭弗  
蠶弗耕而服而食遠離火宅之苦安受福田之樂而不知所  
謝能無愧乎此寺經幾廢興而無刻識可考俾開山之迹晦  
昧而不彰難逃弗嗣之責矣碑石礮之久矣近年澤守如許  
安仁子靜李仲畧簡之皆一時之文士也法堂未成不敢以  
文爲請賢曰今福嚴海會潤色圓滿公盍爲我記之余謂賢  
曰昔歐陽文忠公赴夷陵舟次潯陽舟賈李遷礮石載于舟  
公問其故曰遷修訖湘潭縣藥師院殿欲歸而記其始造歲  
月也視其色若欲得公記而不敢言也公欣然書之况寶賢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禪者

十一

磨礮琬琰待余之文奈何辭爲噫嘻天壤之間半山水潺湲  
而流蘄巖而峯者如塵沙著赫赫之名者無幾皆自古昔聖  
賢依棲而稱道之然後能輝映於後世硤石去州治遠懸崖  
列壑撐拄嗒呀於無人之境然一經遠公盤桓使狐虺寢廟  
虎狼窟宅而化爲莊嚴寶坊豈不偉歟余景仰古聖靈跡又  
喜寶賢不忘先師之言故余撫賢之說校以僧史而爲之記  
泰和乙丑十一月晦日

海會寺重修法堂記

蘇 瓘

蓋聞作善今世者貴得其門修福來生者必知其路必歸依  
于釋教度不失其本心昔者時當訖錄于蒼姬佛始顯于天  
竺心淨行善識妙通真顯化自彼西方流風及茲東土門開  
八正使人深造于聖門道謝四流誘衆咸趨于大道世拯沉

淪之苦法爲舟筏而施凡曰有生普被兼濟能事畢矣勝果成矣國雖壽于無量權乃息于無機于是脫屣于金沙池中掛衣于娑羅樹上患身染塵劫故自歸于涅槃知名籍天宮復往生于兜率其質雖盡其聖彌新然後畫像並出于多方寶剎森列于四海况此梵王宮宇面于金谷巖巒映門之修竹萬竿青遠院之茂林千蓋綠緣有寒泉湧出勝地磨礪堅石甃成曲池逼砌靈源吐作瓊珠之顆迎風細浪皺爲琉璃之盤分派則走碧以橫門激石則成喧而盈耳故題其額曰海會禪院茲實古有之精舍最經年深者舊堂壞壁暗其丹青踈簷摧以風雨旣卑且隘欲倒而傾其或崇建道場欲作佛事齋席雖設延衆實難使十方香火之人一會蓮社之友或露坐于他所或並立以差肩解空說法者烏可徧授于衆

人回心向善者不能諦聽于經教大定十年有住持僧祐公上人發洪誓願不憚勤勞輒毀故以更新特易小而成大廣其制度增其基址重修法堂五間更于次下勅建法堂五間西挾院子屋六間又于正殿後重葺厨屋前後共十間庫屋五間僧堂五間棟梁採于他山躬逾絕嶮柱石取于深谷身履臨危人感異而借力相先工競能而施巧不緩樂事者衆不日而成高低之麗構爭新上下之層臺聳翠朱簷飛峻射曉日而紅照紅青瓦連空凝暮雲而碧生碧翼弘宣其法教開後學之苾芻祐公上人者下佛村人氏俗姓馬法名宗祐字吉老夏臘六十有二歲自幼年受業本院從當日立事空門經論通明器識宏遠其所修建無不壯麗費用約及于萬貫幹辦祇自于一身推其功豈小補哉較其美是難能也余

因暇日問禪是宇公語此苦心竭力之事深嘉其義爲之記焉讚曰

事業興廢皆由其人能立事者才智出倫祐公自幼不染俗塵作佛弟子心懷至仁精舍有舊孰更以新公奮厥志不憚苦辛建立堂宇服勞一身聖賢洞感必饗而親紀茲功德昭示千春冀爾來哲相繼善因

重修陽臺萬壽宮記

正大四年

李俊民

王屋山在底柱析城之東仙家小有洞天三十六洞天之一也壇之南十六里曰陽臺宮又小有洞天之一也其靡然而遊隆然而起似近而遠欲斷而連隱隱乎山之陽者八仙洞也東向二百步許溢太乙之水白而不濁甘而不壞爲九鼎金丹之祖者洗參泉也巖竅其腹廓然有容噓吸元氣與山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禠著

十二

深通者西北白雲洞也位高而自抑勢仰而遠俯如竦如懼如趨如附北面而朝壇者華蓋峰也亂峰之間邃而深幽而徃窈窕而入延袤而上者紫薇谿也樹林叢翳虎豹却走宮殿森肅鬼神護守者上方院也自是出避秦溝陟瘦龍嶺躡仙人橋欵天門然後登壇而朝玉頂凌風汗漫披雲杳冥其去天闕猶咫尺爾時天容諸天僊派現於每歲朝山之會宜其爲洞天冠也唐中巖道士司馬鍊師始奏置陽臺觀並御書額壁畫神仙龍鶴雲氣升降輦節羽儀金綵輝光滿宇遣監齋韋元神齋圖畫事迹奏聞時開元二十三年六月十二日也元祖之教由此而振山林學者皆至無上道以不退持志宜其爲福地冠也又按司馬別記曰余居王屋清虛洞側護真篆仙經二品一曰元精二曰丹華又覩玉皇寶籙乃知

上古帝王丹寶並傳而莫不遐年自夏禹後遂止余不敢泄復藏於名山以俟其人開元十七年仲秋十五日記以是致之陽臺之成也在司馬鍊師藏丹寶後之六年開元二十三年己亥也下值大金眞祐二年庚戌凡四百八十年兵燹而毀改觀曰宮隨世沿革崇其名爾嗚呼玉笈秘文流運道氣猶有升沉之時况巍峩華構豈無成壞累代重規一旦焦土草木色斂煙霞氣沮方外之游未嘗過而問焉正大四年丁亥林川王志佑由平水抵王屋周覽勝區慨然有動於心邑令及司氏昆仲挽留住持以起廢爲事宏大殿堂修置廊廡復靈官之位列齋厨以次接遇則有賓館延納則有道院其用儉其功速廢始於成興始於亥終於亥一紀而廢一紀而興疑有數存焉先生幼業儒術長慕元理年高行積境滅以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禠著

十四

休幽人逸士望風稟受號曰棲神子一日與余邂逅於山前頗得其所長蓋以靜爲基以慈爲寶敬而愿厲而温味老子五千言不讀非聖書悟廣成長生說不作矯俗事龍伯鈞後長愁海上之鰲子晉歸時難駐雲間之鶴大金己亥歲三月二十二日登眞于嶽雲觀春秋八十有八其徒曰定曰正曰祥曰元曰忠曰温索余文其碑故樂書之以示來者云

重修眞澤二仙祠傳

趙安時

竊聞一氣旣判三境攸分上曰玉清聖境下通無色次曰上清真境下通色界三曰太清仙境下通欲界太清神寶仙君說洞元十二部經教太清十二仙天接引通方隨在顯化則仙聖之道其來尚矣厥後天帝之女西王金母與九天元女上元夫人傳玉笈金書凡十二事有云阿環受書以來凡傳

六十八女子則女仙之流亦已久矣皆因宿植德本行滿功成方能飛昇金闕游晏玉京 眞澤二仙顯聖跡於上黨郡之東南陵川縣之界北地號赤壤山名紫團洞出紫氣團團如蓋故謂之紫團姓樂氏父諱山寶母楊氏誕二女長同釋迦下降月日次同太子游門時數生俱穎異不類凡庶靜默不言七歲方語出言有章動合規矩方寸明了觸事警悟有識知其仙流道侶繼母李氏酷虐害妒單衣跣足冬使採茹泣血漫土化生苦苣共得一筐母猶發怒熱令拾麥外氏弗與遺穗無得畏母捶楚踏地凌兢仰天號訴忽感黃雲二娘騰舉次降黃龍大娘乘去俱換仙服絳衣金縷繪以鸞鳳寶冠繡履又聞仙樂響空天香馥路超凌三界直朝帝所大娘仙時年方笄副二娘同昇少三歲許貞元元年六月十五日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十五

野見之驚嘆瞻顧遠近聞之駭異歆慕聲播三京名傳九府豈比夫爲雲巫山凌波洛浦兩妃企舜於湘川二女解佩於交甫雖姮娥月奔弄玉鳳翥皆不足以儷遐蹤而躡高步也遂於南山共建廟宇迄今洞口留其手痕村傍老其鎌樹琵琶泓之聖字了了可覩自後赫靈顯聖興雲致雨凡有感求應而不拒亢旱者祈之遙見山頂雲起甘霖必霽疾病者禱之立覩紙上藥雲沉痾必愈求男者生智慧之男求女者得端正之女苟至誠以懇祝必隨心而俾予至宋崇寧間曾顯靈於邊戍西夏弗靖久屯軍旅闕於糧食轉輸艱阻忽二女人鬻飯救度錢無多寡皆令饜飫飯甕雖小不竭所取軍將欣躍二仙遭遇驗實師司經畧奏舉於時取旨絲綸褒譽遂加封 冲惠冲淑眞人廟號眞澤歲時官爲奉祀勒功豐碑

至今猶存正所謂載在祀典有功於國與民者也先是百年前陵川縣嶺西莊張志母親秦氏因浣衣於東南澗見二女人服純紅衣鳳冠儼然至澗南弗見夜見夢曰汝前所覩紅衣者乃我姊妹二仙也汝家立廟於化現處令汝子孫蕃富秦氏因與子志創建廟於澗南春秋享祀不怠自爾家道日興良田至數十頃積穀至數千斛聚錢至數百萬子孫眷屬至百餘口則神之報應信不誣矣逮至本朝皇統二年四月因縣境亢旱官民躬詣本廟迎神來邑中祈雨未及浹旬甘雨霽霽百穀復生及送神登途大風飄幡屢進不前莫有喻其意者乃託女巫而言曰我本廟因紅巾踐毀人烟蕭條荒蕪不堪今觀縣嶺西靈山之陰鬱秀幽寂乃福地也邑衆可廣我舊廟而居之靈山東北高自龍門尖西南橫抵栖鳳掌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禠著

十六

岡巒坡陀小頓大起屈曲奔騰有龍蟠鳳翥之勢因栽松樹百株今并小松百千株矣其廟之東溪石壁有甘泉飛流漱玉濺珠琅琅然若鳴琴環佩之聲宋秘書學士張文潛曾作文以記之名曰響泉其山靈水秀草水菴勃真神仙所居之勝境也張志子權與子姪舉愿等敬奉神意又不忘祖父之肯堂乃率諭鄉縣增修濶之廟未及成而權化權之子舉與姪愿等從而肯構之先捨資財次率化於鄉村及隣邑於時神赫厥靈處處明語近者施其材木遠者施其金帛有願施功力者無有遠近咸雲奔而霧集不數年而廟大成重建正大殿三間挾殿六間前大殿三間兩重簷梳洗樓二座三滴水三間九間五道安樂殿各一座行廊前後共二十餘間舉之堂兄閭獨辦後殿塑像堂弟椿等重翻瓦前殿其諸廊廡

各有塑畫像其樓殿崢嶸丹青晃日遠近來觀者咸歎其雄壯偉麗左右神廟無有出其右者其檀越增修之意猶未已將見廟宇增加永千祀弗墜矣舉等屢求作文以記其實僕以奔走仕途不暇搜訪遺跡至天德四年因任太常職事於寺扃檢討舊書偶見仙墨碑乃唐乾寧年進士張瑜所撰其略云羅神之曲紅裳綉履係是本身方信昔年張權祖母所見服純紅衣者乃眞容也其碑丈又云歲儉求之卽豐時旱禱之卽雨違之者災禍交至順之者恩福俱興益知神之靈應福善禍淫昭然有驗矣其末又載旣仙之後葬父母之五瑞惜乎先傳道史遺逸而不載本廟古碑又多散亡其本因略見於唐之墨碑故并序於後

最樂堂銘

元 元好問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十七

工部高平趙公德宇冲粹與物無競敷歷中外餘三十年朝廷自公宰士皆以爲君子長者晚節末路浮湛里社乃無失侯故將幽憂憔悴之態詩所謂風雨如晦鷄鳴不己者于公見之新居有堂取古人爲善自得之義名之曰最樂以公平生攷之可謂無媿其名矣新興元某爲作銘曰樂外有終樂內莫窮惟樂焉有內外之別斯君子小人之不同大本在中至和與融涵浸薰醲四體以充孰不秉燹而天獨以厚公醪醴腐腸鼓鐘闕聰誠有囂囂者存洵憂畏其誰攻相彼力田祇繫於逢就七遇之皆北要萬折而必東遼海管寧鹿門龐翁幽蘭深林穆如清風雖心逸日休人知作德之所自至于身康強而子孫吉者將非爲善之功乎

鳩水集引

元好問

德安鄭夢開以所編宋君周臣鳩水集見示云宋君以文章名海內久矣世以不見全集爲恨今欲鋟木流布子厚于宋者請爲題端某不敏不足以知詩文正脉嘗試妄論之文章雖出于眞積之力然非父兄淵源師友講習國家教養能卓然自足者鮮矣自隋唐以來以科舉取士學校養賢俊逸所聚名卿才大夫爲之宗匠琢磨淬礪日就作新之功以德言之則士君子之所爲也以文言之則鴻儒碩生之所出也以人物言之則公卿大臣之所由選也不必皆鴻儒碩生公卿大臣而其材具故在是矣宋君起太行其經明行修蓋故家遺俗然且得鄉先生李承旨致美按察使簡之宗盟內翰濟川潞倅祐之父子王孟州大用之所沾丐住太學十年讀書積文動爲有用之學使之得時行道其所成就顧豈出名卿材大夫之下哉易代以來佐東平幕二十年當賢侯擁篲之敬不動聲氣酌酢臺務皆迎刃而解有用之學僕旣言之矣嗚呼文章聖心之正傳達則爲經綸之業窮則爲載道之器顧所遭何如耳他日人讀鳩水集或以文人之文求之渠特襍襪子耳非吾心相科中人也癸丑清明日河東元好問引

唐故將仕郎李亮墓志銘

闕名

公諱亮字

闕

思其先隴西人也元元皇帝之後裔漢大將軍

之孕緒原夫列相秦庭集金人之壯采稱君蜀道光玉壘之英躔或龜冊呈文擅芳聲於交趾或龍門啓譽泛仙艇於洛川並見重當時明諸史籙况宗連上路望接雲枝誠四海之名流諒九州之上族祖興朝散大夫趙州平棘縣令父脩皇朝上柱國並武昭七德文茂九功孝自生知忠疑天授蒞俗

製五城之錦宣威靜萬里之邊公幼承庭訓達禮通詩遊習  
修常恭行孝悌情欽澹泊不尚繁華隱種山泉求從散職陳  
星詠月夕處朝遊未開榮啓之德已深劉損之瘼年六十有  
七終於私第夫人王氏四德彰聞早媿君子六行無釋琴瑟  
聲和鄭子齊姜詩稱舊好三周之歡未盡九原之路已歸嗣  
子懷敬拊心扣地泣血流襟擗踊號天杖而後起開元十四  
年二月十一日合葬於高平縣東北十二里之甸禮也東西枚  
猗五福翊其靈南北腴區三光昭其境鶴山既久無憂丁令  
之歌丹壑罔移不記麻姑之頌其詞曰肅肅我祖發自周年  
盡忠事主追孝承天扶踈拔萃王潤珠連五侯將相裕後光  
前哀哀父母亭毒多方酬恩罔極泣血霑裳

敬慎堂記略

府署

白處善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襍著

十九

先是毘廡之制戟門外迫於民居騶從往來必矩折蜒趨委  
巷而南出始得與通衢會壬午歲典郡者惡其壅蔽不足以  
廣視聽也遂以閑田之在官者與居民兩易而闢之由是南  
北弦直自通衢以達於廳事中外洞然始二百餘舉武則足  
以稱夫覃覃府寺之嚴矣越二年傅公汝楫至以廳事背卽  
爲蓬藿之場外巖中踈本末靡稱正猶人之色厲內荏實君  
子之所惡且承宣有所而退思無地張而不弛於義非宜增  
創之謀寔基於此於是取大雅抑之二章所云訏謨遠猷正  
威儀以爲民則者扁其顏曰敬慎云至正八年四月望日立  
石

送郝季常序

劉因

名家之子弟處天下之至易而亦處天下之至不易苟能勉

焉自立而少異于衆人則皆得因緣憑藉以立事功苟爲不然在他人未必遽得貶斥而已爲清議所不容矣季常于其兄使宋之二年請介行人以問罪遣之而宋人不納後十年又請焉下大臣會議以爲不可明年又請焉不得已復遣之至建康而還幾死者凡十數其事雖無成而其可與有爲者于此亦可以見之舊嘗從余授詩書又知其爲有志者今其將爲州于穎也載米與幣而過予以別且請予有以告之予無以告子也子行矣予固已言之矣勉其所以處天下之至易慎其所以處天下之至不易者而已矣予無以告子也

默齋銘

明 宋 濂

陵川和君原德以文行稱趙晉間嘗被薦入朝稱疾辭去結廬太行之顛題曰默齋其友湯子方爲之請銘銘曰昊穹上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二十一

運元壚下處風雨霜露得其平日月星辰順其軌江河山嶽以流以峙百物以生萬彙咸叙不發一言而莫敢夫其恒識者以其本乎至誠之理也維人之生內則五性七情外則三綱六紀所以發於中而應乎事者欲其酬酢適宜辨析非是固不歸之于一默而已然苟無誠慤存乎心徒欲以三寸之舌取勝角靡上陳爲諛下喻爲詭陰謀規利邪說誇已其去道不亦愈遠矣乎昔者孔子嘗欲無言顏氏如愚亟譽其美彼由與賜佞口多言棄弗之取其所尚可知也絳灌不文外若椎鄙而功茂績偉晁氏之子號稱智囊卒啓戎兵身斃於市惟躬行之爲貴何言語之足恃晉有和君力行未仕期實踐以自修獨默默而無語此蓋將矯便佞之陋習而庶幾乎顏氏者非耶

重修長平驛記

郭定

高平乃古長平地北抗朔漠南通大河東拱畿輔西連關陝  
延袤百里介澤潞間爲古冀之襟帶爲西淮之咽喉誠重鎮  
也去縣北三十里爲驛而驛之名則長平也我太祖高皇帝  
駐蹕金陵此地尤爲要衝晉王殿下往來經行親灑睿藻於  
驛壁在洪武間適初建時宜其完美也及太宗文皇帝居京  
師使節少簡於昔而廩餼車騎亦多撤去驛至今所以亦漸  
致凋敝焉成化初邑侯容城牛公嘗一葺之邇來頽圯益甚  
弘治壬子邑侯東萊毛公泣事之明年侯以通敏之才廉潔  
之操政平民和乃大整隳廢於是復葺焉傾畝者正之覆壓  
者易之剝落者采繪之踈漏者堊墁之輪焉奐馬燦然一新  
過客無萬里之憂吏卒無信宿之擾工役則因居民之有職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二十一

於官者易而用之材物則因羣小之有干於里者貸而輸之  
所以民不知役而工告成矣董其事者老人馮瑄而贊襄之  
者驛丞馮質也聞故老相傳驛舍皆左丞賈魯故第賈在勝  
國由進士任御史大夫時黃河決大爲西南害丞相脫脫用  
賈計修復故道以功拜左丞當時爲之語曰賈魯修黃河恩  
深怨亦多萬年千載後恩在怨消磨賈之功亦偉矣賈子亡  
其名曰賈五舍者太祖皇帝天兵南下集鄉兵拒敵死之家  
屬悉遭殄戮建驛曰因撤其故第之材克焉故驛舍之壯麗  
者皆賈第材也賈子雖以不服死在于所事則忠且義矣賈  
父子死矣而故第驛舍矣人知賈第之侈而不知賈之功可  
以居之人知賈第之毀而不知其子之忠義足以當之晉王  
殿下亦曰千載應傳賈魯名想當時亦有爲殿下言及此者

不然何褒之過也賈之功固難能而其子之忠義亦未易得其事皆不傳者以其敗耳嗚呼可以成敗論人物哉茲因驛舍之復特表出之以爲來者告是爲記弘治六年立石

高平演武亭記

劉虞夔

洙額有演武亭一區坐瀕丹滸雨集山濤暑衝秋鬻防岸崩圯殆爲水伯滙浸邑劉侯振而新之輦澤虞之材伐山厓之石鳩陶埴之工驅子來之旅稱畚畚略基量工命日增卑培薄撤故飾新竝五楹之堂於北閱雙戟之楔於南峻牙章之臺於中退食有齋晏息有閣漬以丹堊采有青藻飛革苞茂煌煌壯而麗矣懼師徒讐於六步七步之律也繚以垣墉百堵鱗次召其跖落地門千夫雲屯縣賞格時簡閱荷盾矛者立於旁披介冑者馳於下肅矣軍容赫焉武備虎豹之勢雄峙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二十二

山隅且轉徙之煩匪擾於鄉呀呷之聲無號於市降婁蹶而戒事鶉首正而告成侯將載歲日第功庸廼介紹於京乞言以紀今天子堯仁纘圖舜德光寓道化翔洽於海壖聲教漸訖於埏賁部落獻琛獐獠輸費月支日出之域辮髮貫胷之區靡不稽首稱藩伏心執贄利覩聖明幸濡汪濊二階干舞尚虞舜之誕敷因壘崇降邁周文之怙冒鑄鋒鏑橐弓矢放馬歸牛不觀兵時也厥工肇興不幾于勞乎然是堂雀之驩非屠薪之隱憂也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兵不樂試於治世治世所不諱也成周比閭族黨州鄉之民出爲伍兩卒旅師軍之制秦郡制材官漢因之唐有州郡之兵宋有廂鄉之軍畜衆容民除戒不虞兵之不可偃於天下也審矣今海內又寧家國閑暇尺籍之兵郡縣之民也苟治識大體政

圖未然專封疆者捍禦而較貔貅之士寄守令者豫輯而募干城之夫繕營壁精器械時訓練無一不可當百者則先事有備盡地爲兵超距烟聚格鬪星羅敵愾之聲震於無外自將不戰而無敵矣是故聖人在御神武而不殺者乎夫三晉之鄙長平之墟用武地也昔抱貞守澤籍丁男三之一農隙角射三年得勁卒二萬故昭義步射冠諸軍民到於今稱之乃世之業官者以營建爲嫌樂因循憚改作視公家爲傳舍聊以託宿遲明棄去若侯之任勞任怨整旅建威軍容不弛於國顧不難哉嗟夫徹桑濡裯謀士也憂治危明蓋臣也侯抱文事武備之猷紓外寧內憂之畧侯之謀不其爲蓋臣乎哉余歌周雅賡魯頌志侯憂國之心而冀疆圉之臣咸奏乃績云爾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襍著

二十三

重修譙樓記

宋 甫

夫譙樓者所以宣天道示人時澤之譙樓在治前距創已遠重修於國初知州事湖襄李公祥歲月浸久羣材腐漫先是成化初汲郡陳公奎慮其傾壓撤而欲新之未幾公陞去任材積一空厥後繼理者皆弗遑及至庚子歲扶風張公文質迺始踵舊址小北而臺之餘材未偃緒會今侯陸公偉入代欲謀成終尋值歲歉還止而臺左右漸剝落觀者日望成焉弘治改元歲稔民安公知人心所在於是計度鳩工庀徒執役始於儒學明倫堂次明道夫子祠最後迺及此樓臺基仍故完敞從今構樓於其上高四尋有奇廣五間巍然煥然法度具舉制作視昔殆相倍蓰經始於是年冬十月竣事於明年春三月夫天道之運度民故之動息所關作者知其然故

因物製器而又崇之以樓使曰壺曰鼓曰籌各得其所而晝  
有示夜有警陰極子陽極午向曙入暮凡晨舍所主罔不瞭  
然分明非惟民之勤倦作息內外百爲準於此大至官府之  
政學校之教軍伍之操歇細及行旅往來戍邏之巡警興止  
亦皆以節譙樓所以宣天示人如此此古人所繇作也公能  
於茲復之也而其功化亦豈有窮焉以故未作也而仰其成  
已成也而樂其事是雖勞且費不以爲厲况不勞不費乎於  
戲此公之作所以爲賢也詎可沒其善而不爲之書耶公名  
偉字仲奇世爲杭州錢塘人成化乙酉鄉進士明弘治三年  
庚戌秋九月十八日立石

訓導鄭可權建譙樓記略曰澤州界懷潞之間當南北衝據  
太行挾丹沁實爲奧區今載罹兵荒民稍安集洪武戊申李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禰著  
二十四  
公祥來守是邦於公廨之陽地形爽塏俯臨城郭建譙樓橫  
七十尺周二十丈高起四之一架屋三重鸞翔虹亘于以宣  
鐘鼓之聲定旦暮之節齊七政之運行警庶民之動息豈徒  
侈觀美快登臨哉

冀南道兵備副使王公平寇碑

張慎言

吾冀之南鄙賴國家福敕寧無事戶口蕃殖鷄犬之聲相聞  
有康衢擊壤之風蓋二百六十年於茲矣往者關中震隣言  
竊有杞憂說者曰冀野旣不腆不足以飽彼且析城濩澤之  
險爲賊所忌無用爲慮言曰是不然天下有事豪傑蜂起如  
劉項之爭山澤可用偷安不則草澤之弄走險負嶠吾士憂  
方大耳無何賊王家印以萬衆渡汾水而南遂闌入其境時  
使君檄有司督吾民收拾葢藏無使鄉閭有升斗之遺令賊

不得入卽入而無獲不終日且饑而去不啻再四百姓不聽也壬申秋七月賊遂以十數萬衆綿亘百餘里壓高都而西子女玉帛厭而去嗣且月一至焉沁之南暨邑東西賊建號樹幟者不一而足或以萬計或數千旣揭竿脅從者且十五六至若上黨汾水亦不啻幾過於是聖主遣大將軍率偏裨凡若而人更敕大中丞親履行間少稽再以嚴旨切責邊司馬輟宣雲來視其事又再遣軍容日夜督察罔少怠先是旣不聽使君檄且以飽賊而公私如洗賊十五六過兵尾其後者數如之壬申秋稍有穫初尚竭蹶供億父老子弟更相勸勉曰此二百餘年纔有今日爾敢愛其餘悉索敝賦以充壺漿不幸大軍之後又以災告賊氛旣未衰減我師興發未已瓶罄壘耻可奈何且大將軍建旗鼓來者凡幾易偏裨而下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二十五

材官蹶張各率所部龔厭厥欲未易更僕數然繚繚發縱之機愚闇未知所屬格格不相能而文武遠近中外之間叩顙不靄軍容奉簡書赫然居其間吁難言之矣余至今日賊旣遁去得從父老後謂幸可旦夕無事矣痛定思痛始進父老而訊之曰往者芹池之捷賊已踰吾邑而西五六十里時偏將軍領二千之衆旣越富店問誰督之令其脚枚而返殺千餘級賊遂鳥獸散乎龍泉之捷賊以數萬據潤城白巷恒舞酣歌曹將軍出賊不意殺賊數千除墮崖塹而死暨所獲婦女無算計先後大小之捷茲爲首功賊膽裂於龍泉之戰後不復飲馬於沁陽問誰督趨大將軍卷甲而趨夜發高都行百餘里賊驚從天而下也流寇禍始關中強半叛卒日者踰關逃伍嘯聚銅鞮間效尤家印問誰曉譬禍福以千金犒首

從遂下馬投戈感恩圖報後皆得當以報究不至貽叛之害而反受撫之利乎冀之南守與巡各畫地而治若農之有畔也誰能左右畫朝潞子而暮汾水拮据卒瘁奔命永寧石樓間三交坪豪子原督率兵將大小數十戰所殺擄過當不以代庖卸擔者乎郡縣被兵者二年餘矣納履踵決正冠纓絕茲其時矣兵至之數與賊相當供億之苦亦等焚掠問吾父老何以不怨年來芻蕘無算丁抽畝稅應命如響懷誰之恩感誰之義而令子來如茲也軍容之役吾未之前聞也一切上下之文率功令所不載往者豪傑之士且曰吾有拚此鷄肋爾今中外多故簡書在上諸守令勢不得強項曰吾視此冠組土苴也問誰調停其間曰吾赤子方在水火我爲父母不救焚拯溺而區區爲倔強之故自矜豪舉乎忍辱以忠上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二十六

揅民噫良工苦心矣將受命則念其家援枹而鼓則念其身茲且驕蹇無人禮至擁絲肉得所掠媚靚諸於繡驅以見兵使者又偏裨而下半以廢閑從志在玉帛幸則獵其功罪無所歸問誰駕馭之貪者驕者狙詐者究皆束於文法得奏寸尺之功而我率借其半臂也宣雲非無事之地也文中丞臨全晉賊豕突狼奔東西無已時更風雲之變將在呼吸年來倉卒機宜邊司馬御史大夫直指使者皆從容受成於誰氏之手軍興旣無惟正守令從事卒不至襟肘及羽書旁午牒訴控惚率從誰稟成也客兵之害蓋從古記之矣豈惟兵諸大小將領有事而至吾土皆客也年來往返之積殆不啻百萬矣此百萬之客誰爲主人令去來無恙且令得奏膚功也不寧惟是辛未水峪之役賊以數千僭號九龍窟穴於茲盤

據五百餘里匪朝伊夕矣有司匿不以報當事者卽知之曰姑有待爾使此賊尚未授首當紫金諸賊跳梁之秋東西響應上黨高都皆此賊駕輕就熟之地一犄之一角之踞太行之眷進戰退守恐今日尚未得朝食也誰爲徙薪之謀毅然搗其穴不幸而中伏苾額中創者至再三事幾殆矣奮臂再呼渠魁授首遂犁其庭獻俘於闕曾未幾時西賊見告我遂得一意攻守無東顧之憂也言未旣諸父老長跪而前曰微大夫之言吾儕小人其何知焉但後先毫髮率吾王使君之功我父老子弟食此無疆之福然亦未知其艱難至此余曰固也使君何術而處此父老曰恐非權謀術數則終無濟理余曰否否一老人龐眉皓首年且九十餘扶杖而前曰軍旅之事何妨術數吾使君不專恃此也政是膽識才智爾余曰固也術數有時而窮恐才識亦未可專恃也三晉有事三年於此不爲不久其間兵民上下中外文武璫弁之際憂乎難以覩縷矣卽御史大夫大將軍且三易焉又其間朝更夕易者不知凡幾獨使君几几於先後久近卒奏破斧之歌此豈爲苟且之政徼倖萬一耶我默有以識其微矣皆使君之誠也仁也權謀術數膽識才智有誠則感之至而仁則入之深耳然與否與諸父老又長跪而前曰盡之矣是可以記吾使君矣請鐫石以告來者可乎使君諱肇生山東掖縣人以司農郎奉敕而來頃賊遁河以南秦楚騷然朝廷復簡少司馬陳公竒瑜節制諸省仍以使君監其軍竹帛鐘鼎之勲方新未艾也

澤太守賓吾王使君生祠記

張慎言

澤於古爲高都踞太行之脊瀕河以南河東暨溫軹賈上黨  
往來南北者澤實爲縮轂焉固全晉以南一都會也所隸皆  
巖邑歲供賦徭二十餘萬以故宦者稱爲信美羶圖之然山  
險而風氣勁悍民良者纖儉重稼穡猾者仰機利博戲椎剽  
爲奸郡中豪敢通吏胥桀黠者持上下陰事又宗室日益滋  
驕怙奢縱貧無四民之業率釀金聚黨與擇癡富魚肉之至  
陵轢郡人士有司者莫敢問澤於上黨猶上黨於汾陽不得  
檄澤李官行部澤與分庭焉弱者雖阿就之不則執前例甚  
力率不相能已輒中以他事往者士囂於庠宗橫於下邑上  
下斷斷如也賢者又辟爲畏途不肯來曰王使君守福寧一  
歲以長者聞又吾鄉諸薦紳先生習知使君及獲從諸子大  
夫後一望顏色無不心降皆願得使君已而果輟福寧來守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襍著

二十八

吾澤至之日上下熙然爲真得父母人方謂澤故難治定當  
敢擊行以嚴削刻急爲理始奏治辦名乃使君獨尙寬和禁  
網踈濶大指諸特去其太甚坦夷明白不特賢士大夫洞悉  
之窮鄉下里皆曉然知使君心事當甫下車郡中豪大家心  
輕之及門內外奸猾曰易與耳使君外寬內理不務勝此輩  
爲名心識賢者式其廬餘亦若不知其爲不肖者然明允篤  
誠廉靜博大居久之見不可惑以非心折焉聽訟時恣民所  
欲陳已則使君爲說利害如鄉三老聚鷄黍爲居其間者惻  
隱之心可掬以示人民無良猾罔不愧服往邑隸州視府差  
低昂又之郡伯雖稱師帥諸布條教不過移文有司有司故  
事視之使君謹身率先嚴重無假借意所爲均賦役清里甲  
省詞訟革耗羨禁麥靡課農桑積倉庾絕餽遺恤郵遞躬先

始終推行之徃徵賦急錢簿者斥不與星輶而北冠蓋頂背相望陽沁復崎嶇萬山間執輪蹄者產且立盡爲力請常事者次其等加額各有差先是賈於郡者屋相比已而苦更亟輒廢其居居他邑比使君來從上黨温軹間爭藏於是法何常之有按法繩之小者配大者誅使君既不縱奸宄然毫無失入如張自安二十餘人寃久滯疑則方待讞比得白十二三庾死不則罄其產使君爲曲尋其生狀爰書詳惻周至令若等自對吏簿責不啻其口出速爲白得報而後已配以下減者復無算宗驕悍不可制大約富者居竒乘諸庶宗之急率出錢物半姑十得五預收春若秋之券抵期持券之官府獲白鏹若索諸寄而貧者又復貸如前時以故富者愈益橫不特役使貧民諸貪宗所與貫子錢者爲若爪牙威重於守

貴者亦避之唯謹貧無檢押散之鄉邑爲暴無已時使君乃盡檢諸所應給者一日榜於衢有持舊券索積逋及非身赴者法無赦諸宗至有無卓錫不舉火者一朝得數百金以去是日懽聲雷動然有犯又輒以法繩之無怨色旣人人自給而重扞罔強有力者不得操竒贏諸宗亦以若無所關其緩急黨盡解勢遂衰止不禁而自戢待以禮豢以恩犯則剪爪牙窮究其親黨使君夫豈無術而處於此豈有聲色哉然他人效之或未能以使君堅直廉正誠信於諸宗士大夫也政大畧得其平耳大姓有不能恣得於小民者使君情法調之迨後日二三大姓復求多於使君所案百姓遂一旦決積忿至煩枉後惠文方知使君所全者大也使君守澤時無赫赫之名及去人乃思之如人居平百骸暢適忽然忘身奢者更

復求多於造物一旦罹風露陰陽之患憶居平不可得何以異此使君居官無異其居鄉時曰吾奉職循理而已何赫赫名之有哉以余觀古循吏至千古膾炙然所稱述不過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而已至復錄其瑣細如曰種一樹榆百本齏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牡彘五鷄此皆今日能吏所不屑事史津津言之又劉祖榮爲會稽當遷有五六老人龐眉皓髮從若耶山谷間出日明府下車以來犬不夜吠民不見吏夫作守令者卽不自言才然至使民不見夫亦復何難之與有固當信百姓何嘗參求於官長令人人解推乎至推酷吏被之以千載不可灑之名乃所摭拾則又公廉不可交以私方畧教導咸足稱述始知古人艷稱者今嗤爲俗吏今頌爲能吏尙不足比古酷吏之百一悲夫使君旣不肯自表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三十

見人亦無有知者獨是郡邑之君子及貧苦耕鑿之民思特甚今不過隨牒需次而已則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諸貪者餘財以長子孫且嗤使君使君其何辭焉昔子美嘆元道州曰得結輩十數公落落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不肖於使君亦云郡若邑方尸祝使君予以人所思而不能言及其所知而欲言者爲道其實如此使君名所用字行素號寶吾河南懷慶府河內縣人中萬曆庚戌進士記之日而使君乃爲兵部車駕司員外郎

陽城邑令楊公生祠記

張慎言

余諸生時讀史至傳所爲循吏者意謂有奇蹟可紀乃次其行事不過耕桑節用種樹養畜諸靡密煩碎之事至考其世亦不過溫恭有讓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而已曰如斯而

已乎一行作吏親民事乃知守令於百姓父子兄弟也無所用竒始信史之傳循吏者意蓋淵且遠矣未嘗不作而嘆曰守令者天下之元氣也又見今之從政者艷稱能吏治以豪敢武健爲愉快且曰治末世不當如是耶然方畧條教尙未及古邳都者流造請問遺又未能孤立行一意政嚮者所謂俗吏也宛邱楊明府以已已令吾不腆之邑邑雖不乏縉紳先生然陵谷負側土瘠而民貧士大夫率樵魯朴直計爲能吏所厭薄乃明府意殊安之與士大夫吏民交若生於斯長於斯也與其桑梓無異明府亦簡穆居平不見喜怒之色吏民有犯未嘗重笞朴之其爲治不令人怒明府旣易直又重厚少文迫而後動卽貴賤賢愚不至如世俗斬然別白禁奸懲惡亦不以束濕嚴峻爲名無以厭少年喜事者之心故亦

不令人喜然先是歲雖儉率多半獲又鮮盜賊百姓日務農桑明府行所無事大畧治在澹漠清靜而已庚午關中賊踰河而東平水多事尙在震鄰辛未首夏河曲賊逸而走汾以南遂闌入吾土時大兵尾其後復踰烏嶺而西邑之禍未甚慘士民率狎視之云析城底柱之間果爲賊所忌然明府諭吾民收拾蓋藏晨夜爲備而士民不知也比壬申秋七月望後一日賊從高都來以數萬衆犯邑之東偏白巷諸村殺掠慘不可言沁方泛漲賊不得渡至河西者無幾明府遣丁壯勇敢者縣賞格以往賊有號九條龍者斬其首以歸又爲舟子所誘半渡而沉之越四日賊拔營東走嗣八月十六日賊復以數萬從沁之寶莊入邑之望川諸村屠掠與首秋等遂爲十日留至二十六日始起行嗣是秋抄之十七日冬首朔九日

仲冬十一日蹂躪四境至一十七日越黃龍嶺焚孫莊躍馬於城之南明府臨城督守令發飛礮賊應手而落至未冬朔一日明府趣尤將軍夜襲賊於封頭斬首百餘級奪羸馬財物以歸又矯發遊擊白安於朔三日擊賊再敗之賊從崦山西奔去無幾時賊又從沁水至邑之西長灣諸村越癸酉元日賊又出沒縣南山中春仲十一日賊又至邑之西賈寨羊泉間諜至爲明府幹丁所獲云將以十二日至城下嗣又獲一問者皆斬之知有備乃復西去上巳日賊又以數千復至邑上義下交諸里明府率民兵千餘人以出未遽嘗敵張旗幟爲疑兵以示有備至望後越初夏賊或在中寨白澗或至獨泉或至高會橫嶺洪子峪五月再至澗城自壬申秋迄癸酉夏無月不至後先積賊衆且不啻百萬時遣大將軍前後至者

凡三易裨將暨材官率所部主客兵過吾邑者積亦將強半於賊之數邊司馬御史大夫直指兵使者郡丞倅司李往來無虛月將驕卒悍且軍容奉簡書以監軍來非禮之禮爲彊項者所不堪先是尚能悉索敝賦勉充壺漿嗣且不登半菽疫癘大作民死者又半於殺擄公私如洗賊與兵之來率如風雨明府諸所爲城守捍禦之具之法之事宵旰勤劬手口卒瘁辛苦萬狀無俟覩縷惟是年來數十萬主客之兵芻饟無算諸行李往來廩資餼牽竭矣卽取諸閭左乃父老子弟子來恐後二三窮黎執戈睥睨間將二年所勞民傷財皆非常之原是邑中三百年來所無何以卒無怨言當壘耻時諸喜事者且不難以明府三尺刻轢豪富一切從事謂累千金可立致爲權宜苟且之術明府不爲動與諸縉紳先生暨父

老再四議下至愚夫婦皆諒而樂爲之乃次第舉行不致繙井羸瓶也何道而使民至此卽百姓願效子來而明府不忍之色不得已之苦心達於面目仰之者率爲惻然方軍機控惚人率辟易變色乃明府依然簡穆不見喜怒之色其朴訥少文迫而後動仍故也士大夫始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如此天下緩急固所時有也當危急存亾之時武健嚴峻之吏或反失之木彊悃悞者與民不動聲色措之衽席卒享無事則明府潔已愛人民信之久矣語曰信而後勞定其交而後求其斯之謂與夫卽戎大事也乃夫子必之善人計效於七年明府更有捷焉故知古所謂循吏者善人也諸能吏深文舞智詐籠術御凡事稱勇敢雖縣無逋事摘發如神驟令人喜然去之日不令人思何也善人者百姓之耳目不驚不令人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三十三

喜不令人怒然蘊籍冲深緩急可倚去之後愈久愈令人思慕而咨嗟詠歌之則吾明府是也噫知此可與言吏治矣吾故曰守令者天下之元氣也明府諱鎮原河南陳州人萬曆己未舉南宮崇禎戊辰試大廷賜進士甲戌三月以內召行

陽城邑令李公生祠記

王國光

此我陽城李侯去思之碑也先是侯召入爲御史邑父老與其子弟驚相謂奈何奪我父母已相與咨嗟攀援不能留逾歲復相與伐珉請於余曰李父母實生我吾儕安能一日忘侯唯是侯德澤在人心治狀在人耳目願碑之以垂永久謹按侯登隆慶辛未進士以壬申四月來尹陽城爲人惇亮愷悌中無畛域而御下嚴凜登堂左右顧吏輒抱牘辟易莫敢仰眎者舞猾爲之屏息提身素凝重語若不出口至問民疾

苦與諸父老諮畫便宜顧鹽鹽移日不勸人以是愛而畏之陽故無鐵稅所司歲加勾稽以爲常民大窘侯獨爭於上卒蠲其征邑舊以戶口編力差罔問腴瘠一丁不能支多跳者侯劑產之媿惡以登下其賦均派九則徵貯於官而募給以時爲顧役之例公私便之當道俾著爲令通行一省裁減里甲自綱銀外纖無橫費創立社倉儲穀萬斛以備災祲命民以漸入毋苦人競勸輸鄉有錫鑛土人爭趨其利變且釀矣侯按其首事者餘置弗問上下帖然村盜數十輩嘯聚萑苻格弗止侯廉其姓名榜於市曰吾不忍卽法汝亟改行且貰汝辜盜聞之悉解散爲良民四封之內丸絕赤白不復聞犬驚侯爲政抑強扶弱大指務德化嘉與百姓更始不事鞭箠每折訟得情以片言庭往往空若洗民有被讐以非命誣者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三十四

業論死上爰書矣侯察其有寃色平反之咸以爲神明居恒敦羔羊之節未嘗私橐民一錢亦未嘗過飭郵傳諛使客以疲民一日當道使使下符郡縣也其人虎而冠所過亾不較轍得意去侯擿而杖之當道恚甚未幾卒敗不能爲蠹尾士民益倚重侯曰令仁人哉乃不難迁上官以庇我治饒暇則旦日行學宮與弟子設俎豆言詩書修稽古禮文之事而考正其行藝士爭自淬礪文學益斌斌矣洩陽五年吏率於良士嚮於敦民樂於業治稱天下第一部使者薦剡無慮數十上甲戌入計奉最上賜璽書燕勞以歸又明年徵拜爲今官陽之民迄今猶盈盈望曰侯庶幾復來撫我乎噫嘻吾邑故多賢令若掌故所載張之才韓汝弼二三君子遠數百年民且尸而祝之况當吾世而得侯身親其休澤者哉余不佞往

乞身里中耳侯之政聲甚習心賢之謂古循良吏不過也及侯既遷去而余承乏太宰念天下吏惟令於民最親民有隱抑惟令能死生曲直之假令令皆得人民胡弗安天下胡憂不治日夜思登延茂異佐百姓之急翊戴明主私心蓋怲怲焉而時與寮屬品隲諸州邑長吏其傑然表見如侯者指厪厪未易屈也陽民之不侯念有以哉余故從鄉三老請乃摭次其大都勒之豐碑匪特永侯之思因以風示天下之爲令者侯名棟字尚隆別號吉軒河南涉縣人

送吳郡別駕段侯之京序

段珍沁水人

歸有光

蓋天下之所需者才也才不足以當其任與之百里之地沓沓焉常若無所措其握持膠固自以爲能有所執而大者往往廢弛頽靡而不能以自持與力僅至於其小者而蔽塞疆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襍著

三十五

戾不勝其恣睢之習民何以堪之蓋孔門論爲政詳矣取其果達與藝者宜若非政之所先然非是三者莫能得乎人情也故嘗論牧民者譬之操舟使之張則張使之噏則噏以能得乎風與水之情不然未有不敗者也侯有通敏之才於賦籍兵冊一覽悉記獄訟大小無不立決而取舍操縱皆合於情故自士大夫至閭閻之小民咸便安之侯嘗令嘉祥矣又倅淮陰矣能以治充者治淮以治淮者治吳風土習俗夫豈不同其達乎人情一也故嘗論牧民者辟之父母之生子爲之擇乳母焉其乳母或以他故去而隣母代爲之乳猶之乳母也又復爲之別求乳母則過矣古之守令有假有守有攝然久之卽眞也郡丞嘗行縣事亦何不可哉而必選令此亦法之過也侯河東儒者每至庠舍都講諸生尤服其經學而

其門人多貴顯於朝者先是數年間崑山令缺栗侯永祿任侯環李侯敏德王侯如瓚皆以別駕來署 縣惟王侯太和人而三公皆上黨同縣崑山之人並稱其賢侯今繼之又賢也今太守王公以盛德年少在位公陽曲人而叅佐以下大抵皆出山西一時之盛非偶然者蓋平陽上黨先王遺教其君子有深思焉豈非吾吳民之福哉而繼侯署縣者別駕周侯又絳州人也予故惜侯之去嘉崑山之人又得侯同官同地者夫晉多君子其施於吾民者遠矣

送高平令子房王父母調河內序

王邦柱

余曩觀於東萊之風知掖有子房王公者文章名海內然不以帖括爲工綜覽今古於兵農禮樂天官輿地諸書無不抉奧探微披圖核實蓋儒冠未脫早已裕經綸當世霖雨斯民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三十六

之志已天下繫望公羣而待澤如儉稷寒纊旦莫恐後也比丙子捷京闈丁丑第南宮筮仕高平竊幸以羣所待澤者余邑獨先被焉殘黎可爲色起矣己卯春初從戎馬倥偬中間關抵任則眞惻求瘼得所爲疾苦狀輒條之諸司且將圖上宸疏也境以內肅然一清卽故稱南陽不可問者憚公威易姓名潛遁去閭左晏如也甫下車屬有較士之役所品題胥忻服競誦公隻字爲鍼指一時蒸蒸丕變又力言於學使者得增應舉額蓋公以文名世故於造就人文爲甚殷云諸所興釐皆酌機宜而次第布之如馬如濠新猷方在播敷居未三月銓部以公調河內聞者皇皇如失怙恃聚族而語曰而亦知公之爲政乎或曰鄉隅之民雖未公識但自公來耳不聞追呼之聲目不覩輿隸之迹雞犬亦適或曰往者過師

排闥毀室靡之不出今也城門不閉士無敢入伊誰之力或曰吾凡一絲一粟無不受直市於民何如市於公之倍其息或曰資吾種緩吾征吾餘十限之力以深吾耕或曰八口纔給百役如織何似蕭然四壁公惟寬我一切自今眠始貼席或曰我衆嗷嗷累日不火何以假之須臾公之推食食我或曰賦之數徵之數解之數按簿而足心如水平公之素或曰有隱必剖無抑不伸吾質吾成而已何煩束矢與鈞金或曰灾稔未已潢池紛起非公之建威銷萌亂知焉底矧曰其寧幹止或曰餘骸久暴以藏以覆豈惟綏我生民澤且及於枯骨已群泣曰如此公而可使舍我去乎則奔控本道請留而兵憲李公粹然河內人也笑應曰今而邑則予僚屬也今河內則予父母也予亦欲以賢僚屬自予也顧能以賢父母予人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襍著

三十七

乎逞矣無復言又請之兩臺曰微而言吾亦爲而計之顧未聞不得輕留之旨乎邇日事耳衡命而再瀆奉使者將隕越是懼可若何其不謀而詣闕者數百千人例先白銀臺曰逖矣父老情甚懇可念顧未聞邇者不得輕留之旨乎而晉事也衡命而再瀆納言者將隕越是懼可若何無已則擁公輿遮其行河內迎公者遏諸境外不使人更相誡無一作居停主久之而公竟不得去懷人窘詣上黨謁李公曰兹令今吾令也兹民乃固爭不可奪公何不以官治之使桑梓早得慈父乎李公以上命慰諭兹父老衆涕謂公卽誼不可留顧編審非公誰屬者公乃誓於神持以公慎惇無告者除之稍稍以饒有力補其額邑人率歡呼曰公之遺愛也史稱王忠文移知夔饒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以邀之橋復葺而

王公之名著杜初公知乾未幾以治行遷鳳雨地民皆以我公爭諸界上昔賢善政足令人繫慕者乃公俱再覩之猗與盛矣於是公蒞河內且有日河內古覃懷地在太行之趾距巔北不三舍卽爲余郡若邑邑之人日往來於懷者無虛晷第惟羊腸一綫扼南北之吭一夫橫處而兩境中劃蓋無事則呼吸通焉有事則輔車倚之者在昔蕭王以河內險要難得其人必得文武備足牧民御衆之才如寇恂者而後任之建武勞佚於穎則曰賢良相去不遠河潤九里冀雒城蒙福蓋地得人乃重人得異地尤賴之非規規隅畫而理也今寇氛未息方耽耽窺渡河內首衝稱險要固知尹此者非公不可而近余邑甚不啻穎之於雒以公控禦其地誰敢有橫據太行一片石者山以北可安枕卧也由斯以往兹人蒙公福豈有量哉抑余又聞之蕭望之材優輔相元康用之更治民以考功爲平原曰淺復試之左輔我皇上神聖隻千古所擢用破格例甌卜之名廣及外僚其非起家長令者至不得與館職於民功若斯重也公爲高平曰淺兹之河內得久治有成績司功上最而館職而甌卜可操契符焉廟堂借其經綸蒼生被其霖雨公之才志乃始大展而畢竟其蘊高平也河內也總若萬卉之噓於春陽孰匪公澤孰得私公而謂獨我澤也哉乃其兆實自余邑始宜余邑之尸祝公獨切終未易以他境擬也

陽城令劉公生祠記

白所知

劉公名應奇字澹如河南中牟人歲戊戌以進士高第來令余陽甫下車徧詢邑縉紳士及里中耆舊諸利病沿革狀盡

得其情已輒試之如所聞於是夙弊芟除至盡民大悅先是  
邑無賴子多竄入公門憑藉城社爲民虺蜴公曰是亂政之  
媒也因汰其冗者易其黠者久之悉慤愿不敢爲蠹間倚法  
索賄無銖毫必知之旋革斥不復收衙以內畏之若神明焉  
邑兩稅昔稱易辦至丙戌大禋戶有亡命遂至逋欠里排豪  
俠詭籍單弱苦累催比所蠲所拖率多富豪公廉知一二大  
猾實重典而詭寄有罰包攬有罰追呼不遣羨耗不加終公  
之任賦額日增民不爲厲審編徭役舊里書率受富人賄屬  
不以實報間寄耳目遂開騙竇益擾益舛公出不意倏令首  
實而又多方體察羸縮莫遁高下不爽投牘者類虛贖支蔓  
橫肆口語牽房帷詰曖昧取捷一時公遴選訟師籍之於官  
時斥其尤誕者兩庭質片言而折無羈絆無係累第正其曲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襍著

三十九

直無需贖緩且自相勾攝四境帖然邑俊髦士舊知向學苦  
無師傅公暇時每進於庭士習烝烝丕變至一切廩餼錫賚  
之類悉以時給並從優厚邑介萬山之中萑苻之盜倏來倏  
往莫可究詰兼比歲不登劫篋公行民甚苦之公申保甲之  
法下緝捕之令矣已又思核其實杜其源凡以公事至庭者  
輒詢其里中人淑慝生業而籍記之諸偷兒如在阿堵中未  
嘗不知有犯則按籍而治無漏網無冤誣又念飢寒之始由  
於奢靡而服飾有禁讌飲有禁竒巧淫冶有嚴禁至於敦行  
砥節孤介特立卓爲月旦所推遜者則式廬造請不以分位  
體貌拘七載之間善政莫可縷悉而總之以真實惻怛之心  
布敦大澤厚之政究至政清刑簡爰書無大辟一人詩云愷  
悌君子民之父母公其有之彼投巫詬筭拔薤破觚公能之

能不用也公籍中牟眞若追蹤於仲康公系卯金眞若祖述於文饒矣且冰檠之操賦之天澹泊之味根之性無論四知之金筐筐之交毫不及門卽米鹽薪柴之細僅侔寒素而貿之市民並溢其直市人恒不知也又鑛使行縣張威煽虐人情洶洶隣封方望塵倒屣偃僂蒲伏伺其顏色而公睚眦盱盱不飭傳不授餐僅長揖一見而已彼其人方大恚以熟公治行卒無所肆其毒螫而去夫撫摩鞠育用之以撫黔黎而直節勁氣持之以折近倖公之政績人品端可識哉循績旣成薦剡相望天子嘉公治理最辛勞久擢參三禮行之日邑人扶老携幼攀留號泣者踵相接無論幾千萬人已念甘棠之憩峴山之遊爲築室肖像相與瞻依其下志思也邑父老李遐齡白景華等首厥事工竣而乞言於余余乃爲之撫其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四十

梗槩如此異日者公策勳旂常垂之千禩邈其事業宦績所自始必有彤管書之者余何贅焉

高平邑令豫凡王公去思碑記

馮養志

公治高平縣六年上計者再會廟堂振淹滯簡一時郡邑之最待次天官首下弓旌則自茲始公旣有成命不宿而戒朝車于時舉邑皇皇戀公不忍舍去相與當車啼泣自邑郭屬之境外亾慮數百千人擁 郊關轍不得進公亦爲之停車勞慰淫淫涕下沾衣也去之二年邑父老子弟思公不已介耆民邵雲鵬等過而問計不佞願乞一言紀公德將伐石而勒之而亭之五父之衢俾夫出者入者遊而憩者一舉目而公如在焉而後吾儕之思可慰也不佞家食浸久公之行事業已習見習聞要以當情實而鮮卮言宜莫徵於輿論邑於

三晉爲稱首所從來矣丁戌年枵中已甚重以郵繻傳符之累蓋困憊不能支前令茲土者擊斷以爲能四面畢張孱弱何所用命安邱馬令君至始一舉而更新之急之後利用寬安邱于是善爲理矣公當其際而席休靜之遺有如厭成法而喜紛更于暴割何有顧沉機重發操法恕施守畫一布舊章務酌時宜而使境內先是市井無賴子附宗人爲羽翼禦鄉人而魚肉之又城社神奸以告密爲竒貨閭右循墻而走幸亾及其狎狎公日耨不亟則莠將害苗亾寧以姑息故困吾赤子乃窮巢藪得渠魁數十人壹以重典繩之豪黨立盡一二未盡者亾去人人屏息且懼罪而遠逸矣然而非公雅意也公之意務在與民休息急教化而緩誅求居常洞重門屏閭者編氓自山谷至率如家人父子持令案而得盡言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襍著

四十一

又以時周行部中延見三老詢所疾苦而次第行之費之亾經起於多訟是邑也程伯子之過化而堯舜禹之更都也豈其不講于禮讓而好短長申令民間諸以訟牒來者悉罷不爲理必不可罷者牒至而質成衷則衷辟則辟明見鷓鴣之睫深探罔象之珠卽有神奸未爲之彪久之訟者罕至肺石虛無人獄故多寃趙孟陽賀一宰皆以株連而陷大辟廉得其狀關白當事者改從城旦舂諸上大夫有不決之詞又一移公待理矣故事檄行保甲率取應文新令未申伏葬者或竊發公至而長太息母令星星者燎原躬歷四境聯什伍警干擷盜有左驗必誅餘則與之更始于是鷓冠盡脫淵藪悉夷會有令城城在事者役方興而得代于時事屬創舉境內未不眊眊公諭告再三如之何憚一勞而忘百利躬自爲

植勿亟而事速成卽蕞爾擬之金湯于以弭不逞消未萌筴莫便已已稽賦稅曰徵輸亾藝卽潔已同歸厲民自大戶直徵收顛覆相繼吾不能驟蠲其役若之何重困之置櫝于門令納者自輸之櫝大戶第令以時銷解總括而會計之卽有羨贏分毫不及筦庫事畢寧室歲省可數千金客以其私爲公謀惡用見卯而求旦邑故稅商革矣徵里甲革矣役肆市隸之官革矣一切亾名之費僅僅于此佐之不則悉取諸宮中猶恐不贍必貊而後可也公曰客休矣吾不能以脂膏填巨壑卽諸供億亾所出愈益堅守成言乃謝交遊縣書邑門客自四方來者勿闌入或怏怏有後語若罔聞知自採權役興地方騷屑已甚逞以部造不中尺幅罰及守臣各邑惴惴有戒心必贖諸寺人而後可公曰長此安極吾知勤所事備

上供足矣失得有命諸寺人何有焉會權使乘傳南至中以危言鍵關拒之迄不爲動已而亾事然後知公之誠信格上可貫神明也暇則修明古文禮樂之事周視廟學撤其敝者悉新之拓路而南樹以綽楔甚偉歲時程督諸弟子殿最有差諸弟子以經術起家率其高等比入謁亾論高下等禮之先是公至茲時適苦旱旣而彌甚人皆以爲憂公曰亾憂吾當爲父老子弟取雨竭誠露禱以萬民請命於皇天頃之甘澍遍四郊歲不爲害則曰久旱之後得無穡不及時者乎則饑者乎發粟賑貸人人果其腹而後卽安疫作出俸具藥餌遣使就療之其饑疫不救率四外流人又令里置義塚一區以掩暴骨凡此皆公精意于民視其利病若在飢體間也是以澤究人安阜成之理得矣謂之循吏疇曰不宜夫舉世務

以吏治立名乘人而騁其捷伺上若射隼罔下若掩羣藉曰不波難以希時好矣公獨循理亡害亡用已亡矜名可以得上知而不必爲可以不得上知而不必不爲有所中譏而不爲阻有所中忌而不爲懼誠心直道六載如一無根而固循吏之效可槩睹矣蓋嘗盱衡古昔而知漢神雀五鳳間吏治特盛天子爲下璽書勞賜且往往徵入爲公卿其吏民亦皆信愛懷思相與俎豆之迄于今不絕也則竊意其人必有蹕絕詭跡之事爲當世所豔而史之稱之曰廩廩德讓君子而已夷考其事仲卿廉平不苛次公用寬和爲名勞來循行以富蓄積則渤海之治也出入阡陌爲民興利則南陽之理也蓋汲及鰥寡煩及泉渠細及韭壟菱芡之收賤及牛犢鷄豚之畜屑屑盡心焉無他竒也若其並時之吏摧彊抑暴成不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四十三

撓之威違衆用察表難測之知此其竒政多矣而傳循吏者顧亾取焉卽如敞理劇禁奸卓乎足述亦弗列于廩廩之流豈非以循良之政第取綏甯化俗亾所事竒也哉公雖以遷秩行于宦不爲鼎貴乃旣去而能使人繫思之久而益切也是公論不在上而在下也向令意不在民政蘄炫俗吾恐赫赫之名易就而蚩蚩之衆難欺卽一旦都顯仕明得意矣民亦視之若蘧廬彼夫桐鄉之奉嘗畏壘之尸祝何以稱焉君子考得失之林知不以彼易此矣公諱省身字惟誠河南西華縣人舉戊戌進士

陵川令袁公遺愛記

崔 銑

康誥曰如保赤子孔氏之徒廣之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夫恩煦禮御民所同欲也裂肌刻骨民所同惡也彼肆厥

頑嚚以愾犯上豈其性哉夫上之責我者賦與力焉耳竭力以供之誅求方劇乃或益之以無道於是乎民無所賴而犯者靡不爲矣陵川夙稱難治嘉靖甲申天官簡於衆以任邱袁子淮蒞茲土甫一歲俗鄙變而雅民獷變而良袁子歷遷淮安迄今丙申凡十年民愈愛而愈思之耆民李泫徐漣刻石頌德而都生王生婁生狀厥政或謂仁義不如刑法忠信劣於智術乃讐言哉袁子勸闢田教勤耕示之本申祖訓示之恭去貪放猾示之法祀賢廣教示之禮緩征禁索示之靜詩云如墳如篴如璋如珪牖民孔易民性本淳政本中則勿作聰明勿便己私勿求赫赫名勿曲取以厲民嗚呼斯道可以平天下於一令乎何有

楊公去思碑記

安陽集

崔銑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四十四

楊子子器去高平十有八年高平民申鐸周增而下數百人立祠於建寧鎮祀之鎮有先聖廟宋程子伯淳作楊子嘗修之祠列東廡下循哉楊子之政也刈胥猾破書手奸事無枉且暴撤蔽也均賦役廣儲峙歲省耕斂給其乏詔遷民兵實邊奏已之普養也修學者再設鄉學者九十申道誼發經訓崇教也修社祭圖祀先之儀明裡也石洞能風民駭行禱取紙覆孔噓且吸曰噉通谷驗乃塞禁釋道毀淫祠俾民無僭制正俗也去官知僕嘗賄治之責友不告行却贖金屬操也脚戶途殺賈取其貲賈父誣店主白其冤殺脚戶同謀者十餘家脚戶積歲殺四十賈取貲累千照獄也夫吏者牧者也非以厲民祠者慕者也非以媚上楊子誠愛結於民民誠享其愛思楊子是故鄉可以礪國一楊子可以礪天下聞而善

善而治此之謂化故禮協諸義而起雖先王未之有禁也銘曰粵歲癸酉宵星虛民祀其侯屋渠渠屋渠渠兮民樂只亦有民歌推不去銑憤曾著五吏書撫實作碑示楷模於乎有官勿謂民可愚於乎有官勿謂民可愚

澤郡守王公孕長祠堂記

苗胙士

今上改元之四年歲在辛未王公移遼州守守澤四載以同轉運遷秩去茲且蒞河南郡太守晉副憲矣公之勞勩久而彌顯澤人之思公久而彌篤迺創祠一以爲公祈福一以爲澤人之不忘公也憶辛未壬申寇來予讀禮已從諸紳士後日與公從事城頭具知公初尹武鄉尹翼城守遼州三轉皆晉地所至有聲而公泊如也治澤一如治三郡邑而四載拮据十七禦寇則所遇之難百倍於治三郡邑不遇盤根錯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四十五

節無以別利器豈造物投艱以益公歟將澤有天幸以公活我百姓歟以余耳目所覩記澤人士所信服其推心接物是公之醇德也案無留牘是公之敏捷也金矢無擾是公之廉潔也顰笑不私是公之沉密也狐鼠縮項是公之威肅也出納惟平是公之貞惠也然余所爲公稱難爲澤人稱慶爲屬邑之邱壠族里廬舍荷保全者尤在禦寇一事流寇自秦渡河闌入晉地連陷多邑殺人盈野澤故無兵卽衛署亦僅存空籍撫標鞭短監司張空卷應援二三弁營尾賊而不見賊見不殺賊援兵絕望獨剩孤城大鎮累屠萬家之竈無煙火公躬率宗紳士庶經營城守規畫詳明舉夫搜奸宄恤庶士慎刁斗嚴偵探諸事確有勝畫如招集健兒則登陴有人設四鄉練營則郊圻有備創新營千兵則追賊戰勝此其大凡

也積勞而病病亦不歸州署仍支牀城上部署惟勤亦太苦公矣既而賊去兵來中貴總戎接踵以至索餉徵芟坐食城市其視州牧以下如廝養公妙有竅會能使爲戰守之用不令怒亦不令喜事以濟而軍以行雖所費不訾宗紳士庶捐輸於常賦之外而公補其所不給卒以無譁於今桑田如昔雉堞依然伊誰之力乎上功曰最主爵遷使佐轉運可以慰勞臣之氣哉公今逐寇河南一用其所未足較方州之事權威望豈止倍蓰登高而呼則應之者疾也功成必有以報公矣事有不可不忘者有不可忘者臣之有功於國惟恐其不忘也易云王臣蹇蹇公故不敢言勞竟忘之矣人之有德於我惟恐其忘也詩云勿剪勿拜則此畏壘之垣墉不改爲我春爲我秋者又豈可忘乎余從澤人之請述所睹記信服之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襍著

四十六

畧如此王公諱孕長北直吳橋縣人

與高平令衛子書

王維楨

客自晉中來者頗稱高平之政崇慈悲務寬大煦煦然有古愷悌君子之遺余甚嘉之顧獨念近世人情竒黠猥巧故治隨之變至弘治正德相接人情尚未甚澆故政宜敦大迨於今閱五六十歲矣天道三年一小變三十年一大變則人情推移可知也故禮貌之遇士夫恩惠之結善類刑威之待邪慝斯三者從古善治莫之能易也若一槩量物不別等級不辨良惡則善人解體而凶人掉臂積久而名敗卽能改服振嚴百姓弗憚何者習故也世亦有主嚴治者君子又非之放意淫刑不當其罪小過而大懲甲怒而移之乙也詩云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刺不當也張衡治河間下車密先收捕大猾

郡中豪俠皆逃去他境盜賊止息大體立而先聲著也故苟當其罪荆樸不犯非我所致卽斧質日事誰其懲焉吾子英年茂才於一邑何有第政體民情猶須裁察斯措置不謬而張弛中窾古人有言不剛不柔敷政優優以子通於詩故數舉其詞告之毋謂余文墨者言之迂也泉南郭君獨稱子不輟口與余得之人言者殊異郭君忠厚如此待子更調頌聲於京師當復爲言以賀

地震祭告文

明世宗

明嘉靖三十五年歲次丙辰二月二十九日皇帝遣戶部左侍郎鄒守愚致祭於南山之神海瀆之神曰維神受命上帝奠鎮一方茲者山西蒲解澤臨汾臨晉翼城聞喜襄陵靈石安邑榮河平陸高平芮城夏等州縣及河東運司各因地震接連千里響聲如雷震倒房舍壓死人民不計其數惟茲災變異常余深用惶惻特遣大臣敬齎香帛往詣祭告伏冀神明贊天敷祐幹旋化機潛消刼難錫福生民地方其永賴焉謹告

祭南山神文

鄒守愚

嘉靖三十五年二月二十九日戶部侍郎鄒守愚率兵備副使汪來都指揮王玉致祭於南山之神海瀆之神曰天子明聖道在位天地而撫神人宵旰憂勤期臻盛化迺者地震之異出於非常聖心惻焉懼神之不安於居也不以余爲不肖亟遣以告於神適然之變母亦出於數而不可逃者邪神其母或震驚又知神之顯靈於茲土以余爲善虔請於神冀錫之鑒和陰陽興雲雨蕃百物登五穀以康乂我人民則固神

之能也神其母或靳惜

題郝伯常帛書後

宋 濂

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  
纍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  
使郝經書於眞州忠勇軍營新館右郝文忠公帛書五十九  
字博二尺高五寸背有陵川郝氏印方一寸文透於面可辨  
識蓋中統元年三月辛卯欲告卽位定和議於宋妙簡廷臣  
惟公最宜四月丁未授公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  
使以行宋相賈似道拘留儀徵不遣至元十一年六月庚申  
下詔伐宋問執行人之罪時公在儀徵已十五載以音問久  
不通乃以九月甲戌用蠟凡帛書親繫鴈足祝之北飛十二  
月丙辰伯顏南征之師竟渡大江十二年二月庚午似道懼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四十八

命總管段佑送公歸國三月虞人始獲鴈於汴梁金明池四  
月公至燕都而七月辛未遂卒年僅五十三爾其書中統十  
五年卽至元十一年南北隔絕但知建元爲中統也十二年  
正月甲申宋亡帛書爲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祐五年春  
集賢學士郭貫出持淮西使節獲見焉遂奏於朝勅中使取  
之十一月太保曲出集賢大學士李邦寧以其書上仁宗詔  
裝潢成卷翰林集賢文臣各題識之藏諸東觀而王約吳澄  
袁桷蔡文淵李源道鄧文原虞集皆有所作矣昔蘇武使匈  
奴匈奴詭稱武死漢昭帝使使者諭云天子射上林得鴈足  
有帛書言武牧羝澤中武因獲還此蓋一時假托之辭非有  
事實也今當一介行使不通之際鴈乃遠離繒繳而以公書  
至汴其天欲顯公之忠節耶會公北歸故獲者不以聞不然

則是書之所繫豈細故也哉或謂世祖見書有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如鴈之嘆遂興師伐宋皆好事傳會之談而不知有信史在也濂修元史既錄詩八公傳今復書歲月先後於卷末以見鴈果傳書云

澤州大堂銘

馮瑗

環境千里置府以治州亞於府建官次之有臨乎上有仰乎下凡爾所職承流宣化蚩蚩者氓休戚在爾心誠求之如保赤子無妨其穡乃衣乃食無殫其力乃休乃逸興舉學教恭敬神祇獄訟必平賦稅必時母縱民厲母侈貨黷維仁維清如冰如玉如繩之直如鑑之明豈弟君子懋永令名萬曆二十八年立石

靜齋記

方孝孺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禠著

四十九

陵川郝君仲安治關市之征於浦江恐夫躁心煩慮之不足以應物也闢小齋於公署之旁陳書史於左右公退則斂膝澄坐以養心名之曰靜齋而願得予言夫靜之爲學著於易述於禮而大備於濂洛諸君子之書人皆誦之余不敢以爲郝君告然余少時嘗從諸先生遊於市修衢廣巷車馬往來鼓吹溢耳珠玉錦繡之肆交陳乎前余憧憧而行不知其所底及暮而歸失道者數四至家而思之凡觸乎目者漫不能記而老生坐爲人言所遇馬幾蹄車幾輪鼓吹幾部道中言語者歌者所語何言所歌何辭何爲道以行行凡幾里皆識之無所失余大驚以問老人曰子知子之所由忘乎心之爲物靜則明動則眩子不見夫鑑乎妍媸大小畢應者以其靜耳使人持而搖之與破鬲何異余問吾心何以不靜老人曰

嘻子何見之暮也子見夫車馬得無願乘之乎見夫悅耳而  
娛目者得無願有之乎人惟無欲視寶貨猶瓦礫也視車馬  
猶草芥也視鼓吹猶蛙蟬之響也心安往而不靜子有欲之  
之心存雖欲靜而明得乎余聞其言始駭而悟退而養吾心  
三年果與老人無異今也雖處於廊廟之上置余於寶藏之  
中余心未嘗動也是非情僞紛錯乎前而應之未嘗勞也郝  
君之爲是職與游乎市者略同矣而人咸以無欲稱之庶幾  
知靜者乎苟能無欲雖手執筆而聽訟口斷曲直而目察銖  
兩中之寂然者未嘗少變也奚必處一室而後能靜乎浦江  
俗好淳古異人材士必有隱於市者郝君密求而問焉其必  
以余言爲然矣

通判廳右記

歸有光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五十

順德府故有通判一員其後復設一員責以馬之政而隸其  
職於太僕寺自國初使民戶養馬議者謂雖行之而善猶不  
免襲宋熙寧保甲之弊法未見馬之善政而先以疲畿內之  
民其後此法亦益敝不可復振而有官或以擾民反若贅疣  
然隆慶二年秋余自吳興來遷今少司徒趙公以巡撫在浙  
過辭之趙公乃郡人爲言此官於今惟以無事爲得職余歎  
其眞長者之言余病不能來明年五月始至趙公自司徒出  
董淮漕時尚在家見其言如初於是余居邢之三月益有味  
其言之也蓋河北之民困久矣不當復擾以馬之事第奉行  
文書之外日閉門以謝九邑之人使無至者簿書一切稀簡  
不鞭笞一人吏胥亦稍稍遜去余時獨步空庭槐花黃落遍  
滿堦砌殊驩然自得而趙公又急稱前判王君之賢余旣聞

無事欲考前官姓名以識於壁因問王君行事無知者一老卒能言之謂王君於馬政不孰何閒居不極楚人頗似吾君侯若求其所建明抉摘無有也而郡人至今稱官之有遺愛於民者莫逾王君余尤自喜顧何以能比迹前賢抑王君之居此者九年而余以疎愚度不能容於世老病侵尋不久且告去矣王君名雲衢字道亨山西高平人以國子上舍來調嘉靖二十八年至迨嘉靖三十六年始遷潤州丞以去余蘇州崑山人其諸前賢之名闕於所不知故不書

勸農亭記

縣志

張鵬雲

冀州厥田中中在昔民淳風穆率力南畝民不逸而官不勞百室之盈歲其有也我明分宇置庸泫故山樞蟋蟀之舊市廛逐末而城郭以外耕農者十之九歲豐則比屋殷實卽年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五十一

不順成而囊橐之餘積猶足相啖未聞枕餓莩而散四方者萬泰之季漸囂俗習奢靡且多競訟用是耒耜釋而疆場蕪民且有饑食矣豈盡歲時爲咎土不可澤而政未足達耶有司計與世浮沉壟野非其所注意彼登樞履要之後聲華赫奕夫誰稽其民之盈歉乎而瞻明公之令是邑也殊不然公識經國大計撫原臚又識維垣根本調停濡沫計無首重民事惟是競靡以耗其用別務以分其力亂馳以嬉其時而農之政廢猶是山樞蟋蟀之舊也輕薄狃詐爲上官厭而饑餓流徙復爲上官惜于是乎長平失其舊矣公重本源而善以調其理服食無兼品館舍無重褥剔浮習雅以正其趨而民之用不耗城堡不派葺驛遞不僉役委婉設處以應其紛而民之力不分聽斷無宿詞道路時禁緝溫諭嚴束以易其尚

而民之時不嬉夫民有力而乘於時復不耗於用孰與不足乎已復念力閑而志惰時裕而易荒卽不沉於食而用之蠹猶甚於耗也乃於庭閒之時四出巡勸斥去一切儀從角巾儒服乘小力執雨蓋周歷於窮簷荒陬之中見者莫知爲縣官召父老問田事始囁嚅不敢進公曰勿懼吾正不以令長懼爾也相與講桑麻禾黍以及天時地利人力之事真切詳切若主伯亞旅然久之農老上粗糲山茗未嘗不舉箸日較陰量晴聞者悉唯諾泣下公善遣而之他南阡北陌皆然公之趾遍郊埜惟玉井距縣纔十里公送迎必止是止必勸農諸鄉有疾痛抑鬱必于田畔告理無有不自未幾以最調陽曲去公去而攀送百里民猶依戀焉閱三月羣議建勸農亭亭成而公之政教與千萬人之精神俱在矣鄉人佩公詔戒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襍著

五十二

人無遺力地無遺利間有情農者出覩斯亭不肅然耶周禮司稼掌巡邦野以辨種稂周知其民與其所宜而召伯巡行南國憩芟甘棠愛慕者至不忍翦拜今公至誠惻怛去後令人思茲亭之建其亦甘棠之遺愛乎俗吏矯僞以沽名愚民緣飾以奉上則忘亦竟忘之矣公諱景新號瞻明貴州思南府人由進士令泫令一年調陽曲民之不忘如此若其操冰蘖嚴吏胥滌宿弊興斯文善政載生祠中茲不復贅總之不出民事爲第一耳

弔頭顱廟文

管

律

高平令

嘉靖紀元歲舍戊子時維十月農事方已芸莊子管律訪古遺踪出城西隅睹野烟之漠漠履原草之淒淒風烏烏兮如怨如怒雨蕭蕭兮如泣如啼此白起坑趙卒之地胡能不動

夫後人之悲於是釃酒陳牲弔之以文曰殺一不辜奄有天  
下聖人不爲况四十萬乎然迎戰長平謀困力竭解甲伏降  
遽令趙滅固其子也當夫戍守雁門鼓技奮庸虜懾鋒銷曾  
使趙重非其子耶秦暴起殘趙衰括畧子生不辰乃遭其屯  
千秋億載爲汝含冤秦也起也疇與之憐迨夫咸陽三月之  
火驪山一炬之烟新安降卒之骨望燹齋日之壇出爾反爾  
天道好還子又惡足憾耶顧夫列星瑞鳳殆子所化師帥王  
公殆子迭生又豈有終負屈於此之理耶文不足發子其享  
之

旱魃解

李維楨

繁峙女恠或以爲旱魃非也雲漢之雅曰旱魃爲虐傳旱神  
也箋旱氣生魃而害益甚疏引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禠著

五十三

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赤地千里  
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卽死旱災消此言旱神蓋是鬼  
魅之物不必生於南方可以爲南人所執獲也韋曜毛詩問  
曰旱魃傳曰天旱鬼箋曰旱氣生魃天有常神人死爲鬼不  
審旱氣生魃柰何荅曰魃鬼人形眼在頂上天生此物則將  
旱天欲爲災何所不生而云有常神耶藝文類聚引神異經  
語又云一名貉檢韻書說文曰旱鬼也周禮有赤魃氏或作  
媧文字指歸云女媧禿無髮所居之處天不雨周禮赤魃一  
作媧按此則旱魃神鬼之屬不產於人今女乃人產不合也  
魃目必在頂俗謂天恐雨下傷其目故旱今日不在頂不合  
也馬端臨文獻通考齊後王時死魃面頂各二日列之人痾  
中正以其非魃有二日在面耳魃已異矣似魃非魃異之異

者也前漢書五行志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後漢書五行志同而引雒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胸又引劉倉妻生男兩頭共身以前一事爲董卓之應魃主旱而兩漢志主恒陰其不合愈較然矣前漢書傳又言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尙微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旤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言寢深也故此女怪謂之人痾其災異在山東牛怪上

今澤州每以生兒不全之母爲魃母聚衆用水淋澆致傷生命此文正足藥俗

### 劉宮詹文集序

黃克纘

夫翰苑之爲文非進言於君則口代天言者也進言於君者當正直以和而弔詭尙竒有所不用口代天言者當惇大以則馳聘縱橫有所不爲故操觚之士欲取法咎謨說命高矣

### 澤州府志

### 卷之四十六

襍著

五十四

然世代古遠未易追也欲近學唐宋易耳然風會日流恐益下也於是乎斟酌兩漢之間取其醇厚質實者以爲矩矱而於應酬之文無關廊廟者稍稍恣其意之所欲言窮其才之所可至是爲詞林格外非內篇也吾師高平劉先生賦才穎異卓冠人倫志學之年便通三經十六魁鄉榜二十成進士讀書中秘以彼其才卽驅五臺大行以爲筆鋒激龍門砥柱以爲波瀾自其能事而先生俯首功令鋪張治道其爲文穆如也燦如也任纂修則明其典章叙其品秩稽其財賦法度註其損益因革其詞核注起居則仰察宵旰詳載咨詢紀其都兪吁咈昭其進退用舍其詞嚴此乃國家化成天下之文非一人之私文也至侍講幄則自唐虞以歷商周所以緝熙聖學黼黻皇猷者其言婉而切司綸誥則自宮闈以至臣庶

所以光盛典而沛鴻恩者其言典而腴最難者廟祀廷議肅皇仁孝之心既難盡違萬古君臣之分又難踰越先生議別建一廟以盡展親之禮無如魯僖公之躋閔公也儼若春秋書法矣先生文名方盛大小臣工承恩晉秩以及出使省禁稱觴致祝咸欲得一言以爲重先生隨其人應之德勝位雖下僚隱士必榮以華袞位勝德雖尊官高爵不飾以丹青其見於詩歌賦頌者亦然大抵詩多應制故其體取法初唐以沈宋爲入門至於征行贈別則體物叙情格韻清新華實兩稱直當接武錢郎在精于唐律者自能評之先生年踰不惑以居喪過戚溘焉謝世其嗣子計部未離襁褓今在南都政暇乃蒐其遺篋共得詩文十六卷付之梓人而遣使來徵序纘辱先生拔之禮闈馳驅中外餘四十年愧無尺寸樹立以報知遇今老矣何能爲然同門翰苑諸君子俱已化爲異物僅遺二三兄弟纘齒爲長序何能辭嗚呼景行龍門者以得御車爲幸何況親受麟經者豈不以附驥爲榮纘知昌黎之能鑄李漢未見元晏之能重三都也三復遺編徒增慨慕崇禎三年仲春書

贈憲使原君之官江右序

商 輅

國家分天下爲十三布政司以當旬宣之寄又設按察司于各布政使司以任繩糾之責所爲振肅紀綱維持化理之意詳且備矣憲使爲一司之長號令之所自出刑政之所由施非有守有爲足以表率乎羣僚而風動乎一方者曷能稱是任而無負哉監察御史陽城原君子英以盛選拜江西按察使命下朝之縉紳咸以爲喜而江右士大夫之仕京師者尤

以爲幸子英曷以得此于縉紳士夫之間哉蓋子英所謂有守有爲者其爲人敦厚謹飭言不妄發要之外無欲而中有主蓋有德之士也始以進士擢監察御史嘗奉命巡關于昌平巡按于江右又嘗審刑于眞定等八府賑濟于文安等十縣所至政聲籍籍著人耳目固非矯矯以干名而人之稱之者無間言亦非煦煦以要譽而人之慕之者同一心此子英之才德所爲信于人人而憲使之超擢所爲合乎輿論也歟雖然按察卽古之外臺視內臺寔相表裏蓋均有耳目之寄也均有激揚之司也又均有儆察官邪扶植善良之責也以子英之在內臺其聞譽彰彰如是則長憲於名藩表正于有位豈復有他道哉舉斯心加諸彼直易事耳異時風紀肅然使貪者警而廉者勸弱者立而強者懾威惠並行風聲流聞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襍著

五十六

以無負聖天子之所簡拔士君子之所屬望則子英之才德著矣而江右之人所以愛慕之者益至而稱道之者益無間矣刑部主事范鏞監察御史楊瑄皆江右士也于子英行率同寅諸公徵予言爲贈因序此以復子英其益懋哉

白龍神祠記

楊繼宗

陽城邑治西北岡地名崦山自唐武后長壽壬戌歲肇有白龍神祠其神變化無窮隱顯莫測或示眞形或託白兔或化素蛇大則長數丈小則盈尺寸興雲致雨旱禱則應爲一方福地此建祠奉祀之始也暨中宗復位之年歲舍乙巳天下亢暘靈驗大現故改元神龍上遺衆臣降香賜服舄封爲應聖侯及昭宗光化戊午進封普濟王五季之時周世宗顯德元年白崖眞像出現雲勢冥合風聲怒起暴雨傾注厥後祠

像愈興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歲在丙子池亭見形長數十丈飛騰而去朝廷聞之加封顯聖王金明昌壬子歲自冬經春不雨民廢稼事劉村許福懇禱祠前出三門東隅徬徨四顧忽有大蛇丈餘隨出步武間赤晴元吻縞色花紋盤屈不動就福外蹠摩拭面目似有所告福驚懼曰龍神見怒如此小民焉敢禱請言畢引首上東廡延及門裏下舞亭卽化滅不見遂獲大雨霑足許福感其靈異謄斷碣舊文請雙溪遺老韓仕倩爲記碑刻現存時泰和二年中秋前三日也迨夫聖朝歷年愈久靈異愈應勅有司每歲四月初三日備牲醴致祭載在祀典舊祠僅三間五架皆木柱隘狹不堪奉祀天順庚辰邑宰湖廣黃岡劉公以文字彥章欲恢神宇創塑神像令增村耆民凌謙董治其事重建前後二殿俱五間七架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禠著

五十七

易以石柱後殿始立劉公致政榮歸前殿落成凌謙棄世仍令乃子凌玘祗服厥事成化乙未冬適陝右靈臺史公書字獻章以名進士來宰吾邑凡事神治民之事靡不備舉向之神祠壇場學校公廨郵驛傾頽者葺理之未完者悉成就之名雖重修功同創始而斯祠之廟貌神像煥然維新玘請爲記以傳永遠予惟事神治民有司大事能盡之者百無一二先令劉公事神可謂敬矣今史公之事神愈致其敬劉公之治民可謂勤矣今史公之治民愈極其勤前後得人神民胥慶二公之賢可列循吏雖古卓魯豈能過焉史公歷任甫三載政平訟理而邑大治民常恐其擢陞而去不得終惠陽邑之民此公愛民之深而民感戴之至也昔劉公歸時民于本縣門右暨北留鋪右二處皆立去思碑此公德政之遺愛也

其他慢神虐民之惟恐其不去者視二公有不內愧也哉因書事之始末爲記俾吏斯土者知事神治民之道云

贈衛孝子詩序

楊繼宗

孝子衛瑄字廷璧陽城青陽耆民衛福之子母賈氏成化三年卒廷璧廬于墓側不食滋味唯疏食飲水而已將及大祥邑中被盜官銀搜捕甚急有誣孝子盜銀者邑令遣人縛至廳推究不得其情桎手桎足將收下獄從容拷訊忽爾雲氣陰合白晝如夜須臾迅雷掣電烈風甚雨交作不已衆謂天見孝子被誣發此震怒之異也邑令聞之內顧倉皇釋刑具放廷璧歸廬是夕徹曉月白風清列宿宣朗黑夜如晝衆又謂天見孝子脫獄發此開霽之祥也吁孝足以動天地感鬼神化強暴格鳥獸孕草木詎不信夫禪除之日邑令因前疑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五十八

遂不奏請旌表後獲眞盜是非迺明予任浙江提刑按察使蒙陞都憲之京始知其詳已踰十有七載矣弗敢上疏特作一律以嘉之庶不沒其孝行云

立衛孝子詩碑跋

劉一清 教諭

善之出于誠君子必好之善之出于僞君子未必好之予觀都憲楊公贈衛孝子廬墓詩序可見矣公當代之名卿天下之人望剛廉正直素孚人心忠孝仁慈一本天性其于忠臣孝子尤篤意好之然亦未嘗濫許所謂惟仁人能好人公之謂也方孝子廬墓時初非爲脫桎梏之計而上天之感卒應如響及孝子釋服後亦非敢望孝子之名而仁人之言不求而獲則孝子之善出于誠而非僞抑可徵矣邑令劉侯嵩得觀公之所作恐泯弗傳爰勒貞石用昭不朽予跋其後噫昔

韓文公作董子行以生祥下瑞爲徵而董生之名載諸方策至今人歆慕之今都憲公作衛孝子詩以格天感人爲徵則孝子之名聞于後世而人歆慕之者不亦猶董生者乎吁孝子雖未蒙聖朝旌表之典而若不幸然而得蒙都憲公嘉美之詩其幸又何其大也耶他日觀風者有所采焉則列于志載于史又可占已若夫孝子之行已有都憲公大手筆在不敢復贅

蓬州守田侯去思碑

張相進士

弘治紀元之又明年河東陽城田侯振之由尚書戶部郎中出守蓬州至今弘治歲丁巳田侯職滿而去蓬人挽之不可留思之不可見舉相告曰疇昔足我衣食田侯賜也今侯去矣誰其賜之訓我道義田侯惠也今侯去矣誰其惠之與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五十九

盜賊之所息詞訟之所簡戶口之所增賦役之所均煩苛所去皆賴田侯之力也始吾於田侯見其面今吾於田侯見其心過後思君子得乎于是士民相率立去思碑來索余文以寓其情欲其每接於目使侯不得其心何以逮此蓋侯自滌篆之初深惟蓬民爲櫻元年大旱穡人焦勞嘉穀用虞流離瑣尾哀矜久之因語余曰我奉命來守斯土今凋瘵之餘民貧盜起化荒爲穰易沴爲和是至願也然治之在身借曰不清官府之政欲民安盜息本之則無爲之奈何卽以已之廉行已之政利與興之害與除之首及吏胥如諺謂之頂頭錢者一洗百餘年之陋習與凡在官者關節下鄉陵鑠小民久占衙門積年民害者咸與除之施發奸摘伏之令盜賊之害人者消化鑽隙踰牆之陋男女之失次者正又嘗徵工醵

石修州城及四門往來過者皆曰此田侯爲民保障而設也嘗因水患民多病涉砌建廿四橋往來過者皆曰此田侯爲民便益而設也嘗植柳于城門外數百株遠近擔負風乎下者皆曰此田侯爲民避暑而設也他如禱雨而澤復沙洲定規部運預借濟民糧幾萬餘石與民造福尤多不可縷數民生旣遂民教可施又以風之自在學欲求民俗之清必敦教化之本時行詣學集諸生兩階爲之傳道解惑以爲夫子之道大而能化苟贊其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又命各置書牕於臨街或漏下二鼓或雞初鳴雖祁寒盛暑亦往來點試至今燈憲相照科目得人又念廟學堂庭痺陋感然不寧乃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儆功役廟自大成殿以至文昌祠學自明倫堂以至三元榜逾二冬

修悉成立廩以周食圃畦以育蔬權其子母贏且不竭他古今善行有關世教者圖表成軸支分節解勸戒小民雖蒙童亦時教誨及朔望點試勤惰以德化之此田侯未下車人懼之旣下車人悅之今去後而人思之善政若此君子可沒人之善乎嗚呼在周則燕召伯能布文王之化詩有其歌在漢則郡守文翁能興學校史有其贊我田侯法古之大侔于燕化今之績追于蜀故今去任之後士民懷德相率立去思碑蓋思其人故立其碑立其碑卽見其人也田侯雖去德不在茲乎銘曰振振田侯鐘秀析城飄飄凌霄甲第早登筮仕戶曹待漏金門出守蓬萊化洽儀營來思何暮衣食滿籬去挽莫留政績猶存枳棘已伐蠹賊不侵民不見吏犬無夜驚風高三巴名重四旌入佐天子澤被蒼生安得重來西蜀拊

循亦既見止以慰斯民

樓居先生傳贊

常倫

先生生燕趙不知其世籍族氏所始燕趙故多慷慨故先生少好遊俠談兵擊劍有古豪風云甫弱冠則折節讀書好治百家言尤邃黃老嘗曰近儒而兼釋了一而畢萬毆末而崇本此天道也故嗜之不輟往往自誦傳異人時固有莫信者矣性嗜酒霑醉時輒歌咏若無人輒有非之者弗顧也嘗病免歸田止于樓日飲詠探元理若將終身焉因自號曰樓居云

贊曰鷓鴣之於鴈鷓燕雀之于鴻鵠古之人命之曰自適其適各知其知也觀先生之跡其取適而逃知者與固非數數求滿人者矣先生本樓居號樓居予聞之公孫卿曰仙人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樓著

六十一

樓居豈謂仙耶

送晉城鍾方塘赴陝叅政序

楊博尚書

余與方塘子俱晉人也乙酉同舉于鄉己丑同舉進士同出爲縣令斷金之誼合簪之雅蓋不啻鄉閭里黨之私矣始予自山東來撫甘也方塘子寔先我兩年而至竊自慰曰博無似深懼辱天子之明命幸有方塘子在必能力救我殆瞽之有相焉爾矣丙午七月方塘子逆我于永昌之東余因咨所宜先方塘子曰河右孤懸不通舟楫脫有蟲蝗旱澇之灾胡以相恤必也其屯田乎余乃講求其故首疏以聞以故酒泉浩亶之間蕪田開治不下數千百頃且耕且守度幾乎昔人湟中之遺緒焉既而請益方塘子曰飛輓之壞賈人之無利也賈人之無利法網之太密也因其勢而利導之必也其恤賈

乎余乃爲之檢其牘平其價釐其蠹賈始有來蘇之望尚有未盡者蓋七年之病固非三年之艾所能亟反也已而又問方塘子曰冗兵不除雖米粟如山弗能供也今疲癯老稚咸隸行伍者則甘峻古城巡邏之兵更番迭上勢如奕棋歲費行廩不下千鍾何濟于事余乃簡精勤之吏四出治之旬日間法去數千百人且請于朝募兵當戍甘古分置防守官董之既有藩籬之固又無糜費之擾吏民不知方塘子經畧之詳妄意以功歸我良可惡也已而又問方塘子曰河右險遠先守後戰塢堠之斥牆塹之繕不可弗之講也余乃檄下諸司各計厥功是故安遠鎮番議城高臺平川議塹山永涼莊議堡西寧議峽其他修守之事日有議至應酬弗暇秋防在邇萬一可庇我民勞何計焉於戲此其大較也凡方塘子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襍著

六十二

詔我千縷萬端更僕未易數之方塘子叅政陝藩計

離羣索居余當何賴哉竊以贈人以言之義敢爲方塘子報夫朝廷張官置吏凡以爲民也而剛柔寬猛類各不同所以示政也故周典有春官有秋官夫春陽也未嘗無殺以生物爲義秋陰也未嘗無生以殺物爲義要之天道人事理一而已往代官箴姑未暇論今之司寇卽古之秋官外之臬伯亦秋官也今之宗伯卽古之春官外之藩伯亦春官也方塘子三歲河右風清弊絕秋官之治亦旣修矣今按部而來也方將首秦隴次涇邠次潼華徧歷關輔問民疾苦而撫循之勞來之斯固春官之大方也側聞天子銳意河湟盡括列郡之民往治邊塹拓還祖宗之故疆甚盛舉也至于經畫調停使外寧而內弗擾是又諸大夫之責也經曰王命召虎來旬來

宜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方塘子念之哉念之哉會總戎咸寧侯仇公藩臬將佐都闔請余序以餞方塘之行余遂不辭鄙俚執筆書之非不知諛修友道也

太清觀新建元武閣記

王國光

吾邑城西北其地最高堪輿家號爲鳳凰頭稍下爲太清觀大定時勅建也千峰屏列二水帶流蓋勝境云觀中有三清殿壯麗一方前有四聖閣比年桷摧陞凹繪剝瓦崩久之鞠爲草萊黃冠王清源怍焉心震乃集諸父老而告之曰此地荒廢駿奔者其謂之何吾將卽其址以重構閣上尊元武伏臘謹祀事蓋惟神庇庥吾民惟民報德其宜也于是會材鳩工躬先諸役始于萬曆癸酉四月迄萬曆乙亥四月告成高七十尺廣七十尺深四十尺偉而椽題堅而瓴甃翔而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六十三

嚴而階陞而坐而楯而牖戶舉皆煥然負元冥而拱離雲霄而燭遐邇真太行之瓊宮而析城之紫館也清源出私積佐費居多誠于修祝道流罕儔諸父老往觀休焉遂走使來京謂余記之因得其狀舉以語客客有問者曰元武之神籍中載姓字里居及水火內煉之說果然乎曰非余所敢知也余嘗考之曲禮矣謂後元武北方七宿之象也傳曰龜蛇是已是故元也者色也北方象之自宋人避諱則易而爲真武也者兵也龜蛇象之蓋龜蛇鱗介之物也於噐爲兵故兵家旗旒之飾俱用焉元武之義取此耳客曰審如是則人何祀之又安得廟祀徧天下耶曰兵之爲道有禦侮之義有止戈之仁所以屏國而衛民也元武以兵爲象者也懲惡禍淫罔所假借不肖者懼矣而于吾善民也則或先事以消變或

臨事而解難或既事而錫祉神功脉脉帝力何有所從來  
遠矣故天下郡縣羣然而祀之宇其地以定祀人其象以致  
嚴而尊其稱以申恪酬之也前所謂庇民報德蓋盡之矣不  
然聖人建極淫祠必毀何神之祀載在典章罔敢或斲耶又  
不然神明正直不歆非祀天下郡縣雖欲祀之焉可得耶客  
喜曰祠而弗文弗傳也祀而弗理弗永也如茲所言文而理  
矣而今而後知功大者祀理正者安是閣也永乎哉余思無  
以復諸父老因次第此語寄之

孟侍郎父子贊

任皞臣

忠臣何求孝子之門孝子何德資父事君嗟彼袁粲今罕厥  
倫惟公父子奕世揚芬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禠著

六十四

卷之四十六終

澤州府志卷之四十六

襍著

下

望雲圖詩序

四州文獻注王錫高平人弘治己未進士  
令新會歷裕州守轉廣州至孝新會古岡

州詳州志  
縣志佚

明

陳琛

意所嚮往處非乘雲御風身不可得而至窮之乎山川委之  
乎官守曠之乎歲月當食食忘當寢寢廢一有感乎外而動  
乎中終日視而目不瞬以言乎化外不化而內化以言乎情  
則哀而不傷至矣乎非子之於親則臣之於君過而不過其  
狄梁公歟梁公仕唐在武后朝以一身繫唐宗社之重扶陽  
抑陰光復唐祚事載簡冊昭若日星夫梁公可謂有大功於  
唐矣賢者識其心自望雲一念中來故曰求忠臣必於孝子  
之門今王公少孤事母夫人以孝聞稱於藩臬諸君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襍著

六十五

辭公山西人也奉命來南海幾年念太夫人春秋高

右朝夕侍以為憂與人言輒流涕嗚咽而不自勝先公之逝  
公方委齒已能慟絕復蘇蓋公之孝自天性非由勉慕乎外  
於是諸公命公繪望雲思親圖以賦之頃者公乘廣海之舟  
道經新會吏民親公如親賢大夫志乎公之為貴也時情俗  
態好諛佞而樂承奉皆是也公一濯之清風而民稱其不擾  
夫以今之所聞徵諸古若狄梁公之事然後識其心之所存  
苟無是心有文章足以收譽於眾口有功業足以耀榮於一  
時有名節足以警動乎流俗皆偽而已豈能久而不變哉夫  
孝百行之源也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堯舜大聖也孟子稱之  
曰孝弟而已矣故君子莫大乎愛親嘗取李令伯陳情表讀  
之有不感咽流涕廢書以嘆者乎令伯之表太行之雲也斯

圖也若何使王公見之慰其憂增其憂殆非所以處王公也雖然吾與親一也在親爲親在君爲君世寧有篤於親而遺其君者乎圖而賦之以表公之孝以勸公之忠而又以公之能愧人之不能振頹風扶世教固有位者之事諸公能無意乎覽者當自得

海會別院種松銘

明

張慎言

黑入太陰雷雨垂白摧朽骨龍虎死吾以狀大雲之松而不知其所終良爲之惆悵而徙倚只愁明月消爲水猶恐清陰凝作霜吾以狀虎谷之松而不知其所始又爲之躑躅而彷徨今海會之松拱把爾望虎谷大雲殆如雲耳而下憶所不可知之祖又如今日而緬想無懷葛天之太古吁一剎那頃黛色叅天霜皮溜雨異日者躑躅彷徨惆悵徙倚翛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禩著

六十六

於樛樛謾謾之下者試問諸衲子此何人斯非我也子惘然而不我許上止不須說但道今種者誰氏之子是崇禎戊寅嘉平之望虎谷迂濶無用爲余支離之喬若梓要所終爲無終之終原所始爲無始之始

學宮書壁

劉東星 沁水

入闕里過陋巷當尋孔顏樂處祠宇宏敞丹雘輝煌後人崇奉先師非聖賢之所樂也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是必有自得之處千古同然者若多其輿馬矜其才能作富貴侈大氣象固當揮之門墻之外而以此責備縣官糜費民財奔走天下士又名教之罪人也敢以告於後之來者

左右警詞 府志

王好問

外莊正而陰蓄回慝者天無不知之飾廉靜而實多嗜欲者心無不知之事求不愧於吾心事君之道在是矣職思不負於吾君事天之道在是矣

四檜說

郭顯文

敬慎堂前四檜太守王公手植也公爲政清約勤慎以愛民爲本暇日樹此以况節也公之遷不久矣他日民之覩之者勿翦勿伐安知不比爲甘棠乎公名朝雍字仲和陝右朝邑人嘉靖己丑學正郭顯文撰

張侍郎昺贊

王世楨

忠矣張公殉國以身稍昧幾先委托非人密謀旣泄大事以傾公乎奚媿英誼千春鄙哉李吏乃獸乃禽

蔡忠襄懋德傳贊

國朝 畢振姬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襍著

六十七

外史氏曰白孕彩爲余言蔡公讀新建之書存新建之無其才與識也新建初破賊象湖橫水虔吉南昌黔駱之逆觸手剗割天地廓然理其學爲有用才與識無兩公自提學江西終晉撫所在講道德理義命識拔揭重熙萬元吉曾亨應數人先後慷慨殉國難豈其才盡而爲無用之學欺世哉獨惜公無膽耳晉王發金募死士殺賊提學黎志陞匿其金易以紀功紙票公不敢禁檄周遇吉守太原迫於衆議又止還寧武公不敢專趨趙爲解任聽勘視昔龍場驛丞何如哉汪御史疏不重於桂尙書揭假令公守於內周戰於外重賞以倡勇敢太原未必亡也太原不亡賊不能進守一城捍天下京師可賴以存解任官却劉鄩太原有臣法矣膽生於識識生於學新建變學爲覺公自覺而自經蓋膽落於汪御史

耳覺者良知所不昧公以解任死封疆爲其覺也愈於跪伏馬前受官號逡巡逃死而死者之不覺也嗚呼此新建致命遂志之學矣

楊貞肅公贊

彭韶

昔我夫子曰未見剛惟公直養氣寒穹蒼弗畏于強千人自失暮夜懷金不至其室惟善之明而惡之嫉公豈疎者百年一日

羊頭山新記

樂律全書

明

鄭世子朱載堉

羊頭山在今山西之南境澤潞二郡交界高平長子長治三邑之間自山正南稍西去高平三十五里西北去長子五十里東北去長治八十里所謂嶺限二郡麓跨三邑也山高千餘丈旁礪數十里其巔有石狀若羊頭覷向東南高闊皆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禠著

六十八

六尺長八尺餘山以此石得名焉石之西南一百七十步有廟一所正殿五間殿中塑神農及后妃太子像皆冠冕若王者之服按神農時尙未有衣冠之制不若設木主爲宜耳此殿以南屬澤州高平縣豐溢鄉團池北里殿之西北屬潞安府長子縣義豐鄉柵村里殿之東北屬潞安府長治縣八建鄉施莊里故俗說云前簷滴高平後簷滴長子謂此也殿西稍北二十步有小坪周八十步西北接連大坪周四百六十步上有古城遺址謂之神農城城內舊有廟今廢城下六十步有二泉相去十餘步左泉白右泉清泉側有井所謂神農井也二泉南流二十步相合而南寰宇志云神農嘗五穀之所上有神農城下有神農泉後魏風土記云神農城在羊頭山其下有神農泉皆指此也地名井子坪有田可種相傳神

農得嘉穀于此始教播種謂之五穀畦焉廟之西北一里許有黑龍池東北三里許有白龍池東南二里許有金龍池此三池惟金龍池大而且深高平志云金龍泉闊丈餘舊傳有二魚時躍於泉遇雨卽飛去疑龍也山之正東稍南一里餘有泉甚清泉西半里許有梵刹曰清化寺建自後魏孝文帝太和之歲初名定國寺北齊改名弘福隋末寺廢唐武則天天祿二年重建改今額有碑乃唐鄉貢明經牛元敬撰并書其畧曰此山炎帝之所居也昔者攝提紀歲之後燧人化火之前穴處巢居茹毛飲血爰逮炎皇御宇道濟含靈念搏殺之虧仁嗟屠戮之殘德尋求旨味以替羶腥遍陟群山備嘗庶草屆斯一所獲五穀焉記此靈竒顯其神異石類羊首遂立爲名於是創制耒耜始興稼穡調藥石之温毒除瘵延齡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禠著

六十九

取黍稷之甘馨充虛濟衆人欽聖德號曰神農歷代崇恩峯亭享廟其山也左連修嶺橫巨嶂而峙滄波右接遐峯列長關而過絳闕烈山風穴泛祥氣而氤氳石鼓玉泉洩雲雷而隱軼芬敷花藥春夏抽丹菴鬱松蘿秋冬聳翠人天交集仙聖遊居譬鷲嶺之靈宮猶鹿苑之佳地播生嘉穀柱出茲山矣字乃行書遒勁可觀頗類聖教序其而 等文非篆非隸蓋武氏所製字也碑陰識云所有當寺方圓八里東至秦關古道下面東西石楞并虎谷南高僧嶺所管南至團池古羔分水西至秦關柵村道下面東西石楞并古尼寺下平取正北至雙浮圖下古道以上所管永記於銘後凡七十五字詢訪遺蹟多不可曉問僧但云四至以裏田泉林木皆屬本寺舊時僧無租稅有司尊炎帝故禁民樵採數十年前木皆合

抱彌滿山谷近來禁弛盜伐幾盡寺僧賦役同於俗甿蓋有不勝其苦者矣寺東五六里有水焉俗呼爲長河高平志云長河在縣東北南流入丹水河渠渺遠環帶縈紆夏秋之交衆溪合流水勢若江海渡者艱危至冬始涸愚按水經註云長平水出長平縣西北小山今此水在縣東北非古所謂長平水也山之西二十里曰丹朱嶺其古之丹林歟水經註引山海經云沁水之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水出焉卽斯水矣又引地理志云高都縣有堯谷丹水所出東南入絕水是也又引竹書紀年云晉出公五年丹水三日絕不流幽公九年丹水出相反擊卽此水也考其時在白起趙括之前已有丹水之名高平志引方輿勝覽云白起坑趙卒血流成河故名丹水又云丹朱嶺在縣北四十里長子縣界以堯長子丹朱

得名此二說皆謬蓋本丹林年久伐盡不復有林矣遂訛爲丹嶺而朱乃後人妄加耳長子讀如長短之長見顏師古漢書註春秋左傳云魯襄公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竹書紀年云梁惠成王十二年鄭取屯留尙子屯留卽純留尙子卽長子古音相近互用無關於丹朱也是時鄭已滅矣此云鄭者蓋韓懿侯也見史記韓世家註又西二十里曰傘蓋山泫水出焉山西通志云傘蓋山在長子縣西南五十里以形似名下有水名泫水水經註云泫水導源泫氏縣西北元谷東南流逕泫氏故城南而東會絕水亂流東南入丹水是也寰宇志云神農嘗五穀之所上有炎帝廟南帶太行右有繖蓋山卽此山也又西北三十里曰發鳩山山下有泉泉上有廟宋政和間禱雨輒應賜額曰靈湫

蓋濁漳水之源也廟中塑如神女者三人傍有女侍手擎白鳩俗稱三聖公主乃羊頭山神之女爲漳水之神漳水欲漲則白鳩先見使民覺而防之不致暴溺羊頭山神指神農也然白鳩事諸志未載以其近怪故不語耳愚按山海經云發鳩之山漳水出焉有鳥名曰精衛炎帝少女遊於東海溺而不返化爲此鳥常銜西山木石以堙東海故陶詩云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蓋用此事然則俗語亦有所本矣周禮職方氏曰冀州其川漳其浸潞許氏說文曰潞冀州浸也上黨有潞縣鬪駟曰潞水爲冀州浸卽濁漳也後漢書註引上黨記亦謂潞卽濁漳然則清漳爲漳濁漳爲潞明矣山西通志云潞水在潞城縣東十五里微子城發源西流合濁漳此說非也潞爲冀州巨浸豈小水耶濁漳卽潞近乎理矣潞水逕

羊頭山西北去山五十里山之陰凡有泉皆北流入於潞水山之陽凡有泉皆南流入於丹水古所謂泫氏者卽今高平也所謂高都者卽今澤州也羊頭山在太行之北一百五十里衆山最高處俯視太行猶在下矣高平志云羊頭山在縣北四十里危峰秀拔勢凌霄漢日夕諸山俱暝而此峰返照猶光故俗傳此山比天下名山高三尺然非山高地勢高耳秦并天下置郡縣以此地極高與天爲黨故名上黨郡卽今潞安府及澤州所屬皆古上黨郡地至隋仍置上黨縣屬潞州今之長治縣卽舊上黨縣也山之東南八里曰故關村村之東二里曰換馬鎮鎮東南一里許有古塚垣址東西廣六十步南北袤百步松栢茂密相傳爲炎帝陵有石欄石柱存焉蓋金元物也愚按路史神農氏七十世有天下軒轅氏興

受炎帝參盧禪封參盧於潞守其先塋以奉神農之祀參盧之後政衰其國浸削至春秋時爲晉之附庸焉蓋因國小無綱紀禮法而民俗鄙陋頗同夷狄然以火王猶知尚赤故謂之赤狄潞氏潞子嬰兒娶晉景公之姊伯姬爲夫人其臣鄆舒專政虐伯姬而殺之魯宣公十五年夏六月晉荀林父帥師滅潞事載左傳今潞城縣東北四十里有古潞城卽其國也其國至神農塚一百六十里此爲先塋理或有之又按神農塚天下有二焉其一在湖廣衡州府酃縣載於祀典每三歲遣官祭其一卽此塚元成宗大德九年亦嘗遣祭禁樵採然南北二塚相去三千里世代久遠是否眞僞莫知其詳今此墳側有神農廟有司歲時致祭焉又按諸志凡羊頭山以形命名隨處有之在冀州之域者有三其一卽此山其一在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禩著

七十二

汾州西北十五里見一統志其一在古穀遠縣沁水所出見漢書及水經註今沁源縣綿山是也神農嘗穀之所亦有三焉其一卽此處其一在潞安府東北十三里百穀山其一在隰州東四十五里合桑村有古穀城穀臺是也若夫神農廟宇在處尤多茲不足紀蓋皆鄉民積年私建謂之行祠云律家考秬黍率曰羊頭山叩其詳多不知附此以資談論而已

高平向日軒記

李楨

治居之西有田一區環以垣堵繚以茨棘砌以瓦甃畫以遂徑界以暎畦序以銚鉏沃以灌溉終歲如之花木欣燁而爭艷禽鳥睨睨以鬪竒風雨晦明景態各變寒烜烟漠氣象不齊爰亭其上曰後樂後樂云者蓋樂先憂之志伸也前張公紀之備矣亭面三楹余周之以柵扁其上曰向日軒蓋聞日

之爲物也出於暘谷中於亭午浴於虞淵行與天會不少休息光燭萬彙明被八埏星月之輝或借或藏况於爝火故其象至尊而無對有君象焉君子居廟堂則憂其民居江湖則憂其君余遠臣也宰茲既有日矣政務之暇憂倦之頃其步陳而止於斯也饑也而茹生蔬渴也而汲活水挹竹蔭栢觀飛聽轉抽簡披冊非不可樂也而憂與存焉是故無敢怠朝也而向日於暎昕無敢怠晝也而向日於端景無敢怠夕也而向日於坳谷宰君之民也而日以拊之行君之事也而日以治之斯亭也豈獨後樂云乎哉官不憂家君不憂身慘慘劬勞之念切而燕燕居息之欲微矣不觀花之葵乎紅紫交加青白掩映云可樂矣而向日以傾心者不厭又不觀之禾之芻乎疎密間值低昂扶翠云可樂矣而向日以傾心者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七十三

不衰葵芻何物也而亦知向日以呈其華而况於人乎况於人臣乎昔有人之海上遊者覲日初出也狀若巨輪颺然炎炎焚如烈如海水震蕩不定俄而日升三尺許恍見捧日盃如蓮花樣入海歸來茫茫然每視日事之惟謹昔史之贊堯也乃曰就之如日又曰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敢不敬應是故不敢玩日則不敢愒時不敢怠君則不敢遺民荀卿以敬日致君爲說李德裕以法日報主爲詞然則范公希文之言其意良有見哉有見哉

龍巖石龕銘

白所知

釋祖湯素嚴戒律行苦志堅每昕夕誦經餘五十年歲辛亥六月六日方誦法華經忽野兔徐入龕內蹲經案前湯曰汝何爲豈欲伏吾法事脫汝蠢質共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乎吾

爲汝諦誦汝其諦聽兔昂首傾耳若有所受者誦已麾三去  
不去徘徊半日自巳至申湯曰吾送汝歸路兔從之全與出  
門踴躍而去異哉夫龍聽法鱗悟道釋子類言之儒者以爲  
幻妄斯兔也闔寺所共目覩豈妄與狎鷗馴雉古語有之語  
忘機也湯其大類是乎予雅重湯交契且四十年故爲刊之  
龕門以俟傳鐙者采焉萬曆壬子七月吉日省菴道人爲系  
之銘曰倬彼山巖維石嶙峋泉水澄碧旣清斯盈誰構招提  
爰處高僧三年跣武畢世獨行伐石爲洞繞棘爲門朝諷貝  
葉夜讀金文有兔綏綏來戢晝聽麾之不去拊之不驚彼狡  
奚知動物惟誠

禁榭山伐松檄

張道濬

檄諭榭山大雲寺住持等茲山松栝列冠巖阿佳氣鬱葱黛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禠著

七十四

顏蒸蔚風來謾謾陶居士午夢初回月表亭亭杜少陵朽骨  
未死虬形自古龍質宜蕃中室羣峰隔高嵩而不見石梁一  
徑問天姥之誰多加以影翳眞曇濤清別梵浥飄花而散雨  
象外成林吹野雪以粘雲空中無日誠靈區之異覩禪宇之  
竒蹤也故劉莊靖止爾樵蘇我先宮保嚴其斬析昔者寇禍  
浸淫山門灰燼化城議建柯斧因加一時計出權宜大衆緣  
爲侵盜方怵怵如也旣失禁於厥初乃旦旦伐之亦何難於  
坐盡在佛已干貪戒于山頓減壯觀今約方袍員頂之流務  
護蛻骨皴鱗之色茶鐺煮月但許掃葉堦前墨竈飄烟豈得  
樵脂爨下天長地久蒼髯翁任化雙童日升月恒支離叟便  
同干佛誰彰木德免犯竹刑故諭

棲龍潭記

俞時

陽城之東有九女臺臺以左飛嶼壁斷殊岫珠連削如劍立  
森若戟攢洞口亂開人跡罕見唯有飛僊可到爾圖畫縈迴  
燦乎金銀城也而四山之湊兩崖之交伊闕上聳禹門孤懸  
有怪石不知其幾丈許橫卧促駐於其中雲拳電跳蛇文龜  
章手拂之滑膩如流脂已爲方外絕秀及轉步下睨得水一  
泓名曰棲龍潭者蒼然元然清然冷然盤渦伏流竒成自天  
瓊漿玉液甘可食人大旱祈禱洪霖輒應或以萬石投之咆  
咆轟轟暗響移時杳莫探其底極君子以爲歸墟之壑也僻  
邑窮郊誰其爾知如昔賢所品於江南諸水者略弗及之蓋  
所謂李密未見秦王爾故可以觀才矣俞子同孟子小谿王  
子及泉登焉竟晚眺賞實難忍割蓋若此潭以予輩相爲知  
已云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禠著

七十五

大雲寺三松說

張五典

榿山寺三松植釋迦殿前中左二株圍各一丈五尺右一株  
差小然其高皆數丈也膚理瑩膩如雪蓋山中萬松皆然而  
此其大者三耳山中人習見之不以爲異也余嘗陟岱嶽中  
道有枯松柯幹尋常無異人指爲秦封五大夫松也密縣白  
松一株觀者異其色爲之歌詩繪圖以爲寓內第一松矣抑  
其知榿山之有三松乎玉骨凌霄瓊枝挿漢視岱岳枯松不  
啻藐小方之密縣彼一此三其數不敵也然數千百年未有  
稱其竒者蓋托根巖寺岑寂嶮巖無論車轍所不到而文人  
墨客罕有涉其境者不與泰山密縣同稱其所托者然也余  
因是知天下之士矣彼其據高位履亨途卽一材一能皆可  
以樹勲名垂竹帛彼山林高隱之士閱才碩抱老死無聞者

可勝數哉四皓之才未必劣於三傑桐江釣叟且超雲臺而上之若非高光之世其爲老死而無聞一也吾於三松乎有感

端氏三老堂記

劉龍

嘉靖辛卯九月太宰白巖喬公至京口弔其師少師遂庵楊先生北還登太行山走書於澤約少宰遲齋孟公訪大司徒石樓遊碧峰之萬松庵又明日遊郎壁之玉清宮及孔壁之元真觀又明日遊榼山大雲寺未至遇遲齋於河頭村會雨雪遂冒雪行薄暮抵寺白巖題三公名作大篆勒石踰宿下端氏止德勝寺之翠閒堂相與賦詩賡歌劇飲歡甚鎮人郡博楊君鉛等偕寺僧咸樂爲筵欵曰盛事也請易堂名爲三老許之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禠著

七十六

辭召疏

文有孝思因載入

劉虞夔

臣木訥畸人顛侗豎子生逢盛代達筮清途詞苑二十年編劇靡效講帷六七載啓沃何裨鵠濡愧於在梁鷄躍憂於過仞曠瘵之罰菑咎乃叢方匍匐以悼慈親更駢蕃而承寵卹樂樂瀕死恐君恩圖報之難碌碌偷生宣吏議構成之易深感藥言之瞑眩庶幾茅塞之開明瞻天焚愬行之香爲皆可告邈世寢鳴寃之草事不求聞有無悉聽公評豈淆黑白終始堅修素節奚染蒼黃自甘遐棄於溝中誰望曲矜於輦上在昔栢臺搏擊旣寬斧鉞之誅於今芸館招延猶辱弓旌之命舊官重畀新職益專謂使過賢於使功故賜環果於賜玦祇慙薄劣曷副甄收荷日月之末光六幽畢照酬乾坤之洪造九隕爲盟固當竭蹶以追趨安得趨超而却顧但親衰不

仕時乃臣經且官病則休寔云國典臣父年躋喜懼邁七十有二齡臣身病極支離醫再三無一效臣與父更相爲命父於臣惟疾之憂感時驚過隙之白駒思養愴啼枝之烏鳥微獨依依菽水又兼戀戀松邱矧因疴疢之沉綿爰致謏聞之荒落毫欲濡而旋暈卷纒釋而輒念即使衷赤勉殫其於汗青何補若或昧乞身之義必將貽除目之羞此臣所以被命兢惶戴恩踟躕而不能已於控辭者也伏願聖明察臣悃誠令臣休致石渠盛世雖亡繇微附驥之榮山澤殘齡或尚可覩獲麒之瑞上不累聖主知人之鑒下亦全愚臣守已之箴臣無任席藁待命之至

諭蝗文

孫 因

予一日行野中見有伐鼓舉烽者意其捕寇而卽戎就而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七十七

焉則盡田間之老農也得物狀甚恠喙剛而銛目怒而黠或震其股或掀其髯羽翼未成已學飛舞兩腋之下可達一緯余異其狀問於田父田父愀日子識今秋飛蝗之狀乎此其子孫而彼其父祖也官命我輩捕之余曰蝗何負于官而見捕乎田父仰天泣涕曰是害吾稻黍者也王法之所不恕始吾小人謂爲瑞物也炷香而祝其來旣來矣則田毛山髮化爲黃埃然後知其爲災初以爲祥後以爲殃昔恨其來暮今懼其不去吾小人惟無知故若此觀子之貌類學古者乃亦懵然何哉吾小人記爲兒時從村市一老生學授我一書我忘名而記其畧曰某食苗心者某食苗節者某食苗根若葉者又曰吏侵牟生蠡乞貸生蠚冥冥犯法生螟賊虐無辜生蠹然自垂髻至戴白未識其形色也今雖識之反不願識矣

余曰能盡去乎曰不能然則吾爲若諭之使去可乎曰幸甚恐不可諭耳余曰金石無情可動以誠昆蟲無知可格以理蝗能爲害亦能聽吾誠矣試掇魁傑者數輩置于前詰之曰使汝害稼天歟人歟惟天惠民必不使爾爲吾民痛也苟官吏招汝則民何辜且食民天也汝啖民之天以充其體膚天將汝誅矣速去無久居頃之若有昂首揚目趨趨而股鳴者聽之若曰今爲害者獨我乎牟人之利以饜已之欲者非蝗乎食人之食而誤人之國者非蝗乎利口而邦之覆磨牙而民之毒者非蝗乎故窮竒饕餮虞之蝗也夷羿豷浞夏之蝗也受辛億萬商之蝗也蹶橐家伯仲允豹子周之蝗也齊貌庶其牟夷黑肱春秋之蝗也儀衍申韓楊墨列惠列國之蝗也鞅睢斯高剪邯翳欣蝗于秦者也酷吏游俠外戚佞宦蝗

于漢者也大者如是小者不可算也自漢而下蝗日益盛民日益病蝗日益碩民日益瘠雖唐之貞觀開元間號多樂歲蝗未息也嗚呼其爲害三千餘年矣跄跄躍躍實繁有徒去之復生芟之愈甚其庸有旣乎必有良史特書屢書而故獨罪予且夫節按常程無非急征鬻獄賣判價隨輕重外託公計內爲己贏若是者不謂之蝗可乎櫃金囊帛峙如山嶽爭飽苞苴道途盤錯一筵之費或至千索咀嚼已竭未厭溪壑不稼不穡取禾三百若是者不謂之蝗可乎大昕會朝崇朝退食水珍陸羞映照巾幕是中其誰羔羊正直乘馬從徒呵哄塞衢鳴玉曳履鏘鏘步趨明旦封事問之則無月縻都內錢日廩太倉粟輔郡致醇醴京府飾居屋休問坎伐檀不論鼎覆餗若是者不謂之蝗可乎屯雲百萬老弱相半問其所

工鍼鞞鳧鍛負米已喘執券已汗褰衣麗襦市廛嬉愉私茅一占終身晏如食粟而已惡知其餘此冗兵之爲蝗也官如傳舍施及子孫所在股曹蟄蟄洗洗舞文冒賄齧吾本根幸而黑涅復爲官軍此吏胥之爲蝗也傑閣廣殿金鑊炳烜土偶蒙珠牆壁湧鈿黔首無知禍福驅煽此爨鬼之爲蝗也節察防團遙刺等官本待有功豈爲養安養安得逸坐靡厚秩率民戶百不能供一贓吏斥歸更得廩祠豈念祠廩亦民膏脂推此以往其他可知貴介姻族仍及僮僕倚勢逞豪飛食人肉鼓吻弄翼道路以目凡此皆人其形而蝗其腹者也其爲民害章章如是若夫惰田之農淫浮之技曳縞之商綦組之女徙倚市門之子假飾衣冠之士瑣瑣碌碌者尚不與此然則豐年富歲常有數十百億萬飛蝗在天下齮人骨髓豈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禠著

七十九

特食稻黍而已况害稼者有時害民者無期害稼者遇循吏如魯中牟則不入境今聖天子齋居潔蠲至誠動天我雖無知將率我族類而遠遷矣然我輩雖去斯民終未得晏然也使若屬未殄天下寧有豐年予聞其語書以自省且俾觀風者述以爲有位儆焉

太行虎記

徐芳

太行天井關之西十里有草庵焉老僧居之嘗間行山礪中有小虎子纔大如犬折前一足委頓伏地殆崖石損墮而爲虎母所擲者也僧意憐之攜歸庵飼以粥飴虎饑得飴輒飽食後遂馴習僧出則尾隨居則膝侍婉昵柔狎不去左右居二載虎益壯猛而馴如故一足微蹙人呼爲跛足虎客有過庵中者虎亦迴旋妥適畧無疑礙于是遠近高僧之行謂能

伏虎僧亦栩栩然以爲虎與我善也一日僧攜虎遠出至天井關鼻衄血不止淋漓注地僧惜其污以足點地使舐之虎得血甘甚嗛其無幾又饑不可忍遂前撲僧負而去之礪中餐嚙殆盡自是此虎日蹲伏要路間伺行人過搏噬不復食他物以其初入喉時甘在人也而凡他虎之出沒太行者亦皆一意嚙人往來行旅傷害甚衆每日斜卽相戒裹足今十數年矣而患未息論者以爲皆跛足虎煽導之云事在崇禎未歲論曰語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虎噬人之獸也而養以自隨又教之舐血啓其饑狠不但碎身而流毒于當路甚矣僧之愚以小不忍貽大禍也虎賴僧之力免于困死又撫摩煦育經歷歲月一旦又眼見血而不見人斯其所以爲毒獸也往讀中山狼傳啞然笑之以爲形似之言不意竟有其人乃爾雖然僧其小者也漢之新莽梁之侯景唐之安祿山輩皆厚寵隆恩長其爪牙豐其軀力及情遷意改變起倉猝至于不可控遏向之撫摩煦育皆足以爲儲充釀螫之資而已天下跛足之虎多矣何獨太行也屏而遠之實之深山大澤間謹吾籓以自固雖有毒亦安能及彼庵僧者貪馴虎之名而自以爲虎與我善者也

中村廟兵荒碑記

王夢震

崇禎四年流寇作亂其首曰王加印者自秦入晉統領五百餘賊夏六月來中村居民盡被搶掠然其時受害猶小其首號曰紫金梁各黨與復自相名目次年秋大營賊過有老獬狍八金剛八大王埽地王闖王闖將闖塌天破甲錐邢紅狼亂世王混天王顯道神鄉里人活地草等大約三十六頭目

分營三十六哨賊衆約百萬有奇經過七日所在焚燒劫殺搶奪財物擄掠男女其餘騾馬牛羊鷄犬罄盡靡遺哀哉難民遭此凶毒間有逃匿山隅或深藏窰洞者賊率其黨搜山薰穴死於賊變者又不可勝計逮六年八月十一日遂破我縣城城內外父老子弟受其屠戮骨肉分離驚散實難言狀厥後賊衆去河南餘黨土賊尚羣聚千餘人盤據茲土凡五載境內人民盡逃奔他方城池故土竟爲賊之營壘戰場矣十年賊方招安里民稍稍復業則歲歉薄收十一年蝗蝻食我田苗民復困于食明年幸黍麥告豐又明年閏五月自夏徂秋赤地千里歲復大饑閭閻惟藉草根木屑爲餅啖甚至無所得食則殺人以食往往父食其子夫食其婦親屬相殘苟延旦夕眞令人目不忍視耳不忍聞屈指兵荒以來所在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八十一

喪亡戶口十去其九矣十四年春斗米兩銀斗麥千錢油一觔值錢三百豆一升八十錢至于柿棗菴桃每箇錢二文客至則不能供酒肉凡猪肉錢二百五十文羊肉百二十文牛肉錢一百文有一雞而得千錢者有一犬而索兩銀者猪一口則一二十金不等食物之貴一至于此尺布值錢七十棉花一觔值錢五百故兵亂年荒不惟食不充饑布衣温煖亦不可得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似此哀慘情形使人膽喪心裂爰刻石爲記其事如此崇禎十五年四月八日邑庠生王夢震記

陽城科貢題名記

馬理

國家育賢于學三年設鄉試科以羅之入羅之賢曰舉人羅而集于春官復設會試科以羅之入羅之賢策于天子曰賜

進士外此又設貢士科以羅之入羅之賢亦試于天子曰歲貢士三羅設天下之豪傑漏者寡矣君子曰當今之世設科貢以羅賢雖孔孟欲行道濟時亦必由是以進不其然耶有不由是進者則國初時吳方伯印楊學士寓數人而已故國家得人科貢爲盛陽城居析城太行間地靈人秀科貢之賢若原公傑位至尙書而血食三省若楊公繼宗官至都憲而列於名臣非特爲三晉之良實一世之英也其他棟宋棖楠之材未易枚舉亦云盛矣然自國初迄今百有八十年矣諸賢題名僅用木板歲久易滅嘉靖間韋令來病之始圖易以石刻凡先後諸賢皆大書其名於上細書其出處及所歷官階於下仍託予爲記以垂永久予曰君子名世亦在乎爲之而已夫題名者前賢往矣後賢予有望焉誠胥以上達爲心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襍著

八十二

如原如楊則爲世巨瞻無愧于題名義也苟非所安益以上達爲心希孔希孟則百世萬世巨瞻無賴于題名尤義之義也否則人將目名而指議之題何益哉令今亦題名於上其無愧與否無賴與否同諸賢盍均勉之哉均勉之哉令名文英字本和涇陽人其令也宜民宜人上官交以賢能與之亦有志於上達者余故因而厚望云

玉皇廟記

劉東星

宋李昌齡註感應篇稱天帝有玉皇主天事稱大天尊進於理宗世傳其書事應甚悉足爲炯戒後之人崇信供奉謹自國都達於郡邑在在有之邑舊有修真菴一區傍多隙地故椽王公廷獻募緣鳩工創建玉皇殿三楹築土爲基庀材爲棟合羣力而共作之秩秩有序矣廷獻不穀功中輟厥嗣宗

功懼前修之或墜也乃捐貲飭工飛甍重簷塗以丹雘肖像其中輝煌赫奕望之儼然庚午乃孫從周舉於鄉鄉人土僉謂神應不爽余以諫官戇直忤時謫丞關洛蒙恩貸還過里舍中暑病狂幾不起先大夫率幼子徬徨禱焉仰藉神休勿藥而愈里人感茲響應益修虔事歲時伏臘香火不絕丐余一言爲記詩不云乎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又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是天之與人陟降上下固相爲流通人之承天善善惡惡亦各以類報文王之默順帝則成湯之顧諟明命皆善承天者也多福之懷百祿之荷豈偶然哉今以天地而祀於一鄉以村疇而擬泰壇之建其事若僭然天之照臨及爾出王及爾游衍固不以窮鄉僻壤下土細民而有所遺而神道設教因嚴致祀聖人所不廢則是廟之設固綱維人心之具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禠著

八十三

勸善懲惡之大防又豈徒飭土木崇不經之祀已哉且也榘山西峙沁河東注左卑右高堪輿家有補修之說是廟作鎮震方補缺塞向風氣旣聚人文煥發廟貌適新靈異斯顯事幾會逢其適神人相爲協應固一邑昌明之會而年穀順成比閭相聚無流離遷徙之憂生齒日繁禮教益崇無健訟爭奪之習雖父兄故老長厚成俗有以教導之而默牖其衷潛起善念彼不畏于人者獨懼譴責之及神功又焉可誣也經始於嘉靖三十一年落成於萬曆六年廷獻名壁立社砌路功德甚多此特其一節云宗功名九叙封任縣知縣從周名汝濂任趙州知州其施財姓氏久遠莫考不備載

叅魏忠賢劄子

翟學程

奏爲權奸之罪惡旣盈老成之忠諫宜錄伏乞聖明大奮乾

綱亟賜重處以快輿情以培國祚事臣聞臨朝願治皆欲求忠自爲舉賢自輔乃忠而未必忠賢而未必賢卒令怙侈滅德天怒人棄其害蔓延而難於救藥何哉則以真忠真賢者其心樸其人多苦勁而拂意僞忠僞賢者其心險其人多狡詐而順旨積拂則生憎積順則生愛此親疎之所以分而治亂之所以相尋而不可挽也臣見我皇上臨御以來未明求衣日昃亡倦批答如流嗜學若渴可謂堯舜主矣堯舜之世不乏四凶豈謂今日而無若人哉所貴乎天聰明之盡者在灼見而速屏之耳書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又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君臣之間吁謨戒飭則聖哲之慮遠矣日者臣堂官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叅大璫魏忠賢臚列其罪狀纒纒數千言射高墉之隼問當道之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八十四

豺義泣鬼神忠貫金石通都吐舌相顧且手額交慶謂奸邪從此可逐朝政從此可清海宇從此可安其關宗社生靈之計者甚鉅自漣之疏出而諸臣或公疏或單疏發憤吐瀝攻擊不遺餘力臣於其間何容再置一喙顧當此時我皇上宜急採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赫然震怒實忠賢於理而濡沫卵翼尙未損其一毛大奸之去如孱拔山讜言之入似水沃石臣始惶汗大恐而不容默默矣夫今何時哉雨澤愆期兵車互駕男子疾耕不足充口女人勤紡不足蓋形正皇上焦心毀顏宵旰圖治之日尙可令賊或在內虎或在傍怨讟盈路容容而不爲之所乎人亦有言一髮引千鈞蓋其重也夫闔豎如忠賢去之不過一孤雛腐鼠耳果安所關於治理而爲大利大害若是則以從來小人之禍國家者其始猶有所顧

忌而不敢恣既經指摘自知不爲君子所容甑已破矣顧之何益遂甘心於大惡而不之恤舉前日彌縫變幻之計盡肆爲猖狂無忌憚之行故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棄義背理不見其惡有時而亡也則履霜堅冰易訓切矣且皇上亦知忠賢一段猙獰之態乎書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而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籍人忠賢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少拂其情能立致人死命所謂作威作福而授之以柄者非與柄之所歸衆之所赴蟻集蠅聚將群起而輻輳之縱橫顛倒罔不如意是禍患生於肘腋而左右之間有戈矛也豈不殆哉今國家外憂未寧內患又起然外憂不過邊事選將練兵可幸無恐內患則上下相蒙表裏煽惑故堂上遠於百里下堂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何則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甚哉忠賢之爲壅蔽者大也決其壅而撤其蔽則皇上之明並日月矣臣聞叔向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璉大臣也與公忠正直之左光斗等親受先皇之顧命擁戴我皇上於日月之際亦功臣也鋤奸剔蠹正是盡職易危就安正是酬恩而曰尋端沽直夫諫諍之事觸忌以伸詞蒙死而竭智當人意氣所激無不欲犯顏苦口爲主上一言而迴思却慮其閉喙而休投牘而廢者多矣自非忠盡天植誰肯批鱗履尾輕以其身試於不測之淵哉昔王曾正色危言使宦官不

敢窺覲而君德日就臣於漣等有厚望焉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自死蓋言衆怒之難犯也今舉朝以爲不可通國以爲不可卽傳諸普天下諒亦以爲不可者而皇上肯獨以爲可乎水火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此實也忠賢有其實矣故衆口沸騰如矢之集的怨氣滿腹似鋒之攢身人非鬼責合併交加清夜內省能一帖席否忠耶不忠耶賢耶不賢耶亦大拂皇上命名之初心矣夫親賢納諫從善如流此理道之所以日隆也拒諫飾非狎近匪人此王業之所以日頹也顧其要只在乎能斷語曰鑢邪弗利無異鉛刀又曰當斷弗斷反受其亂惟我皇上大奮乾剛早賜聖斷將魏忠賢速加罷斥明正其罪以洩神人之忿庶釁隙不生禍患不作而億萬年有道之長端在是矣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八十六

孔子廻車廟解

陳 棐

鄆陵陳子棐給事諫垣以進言謫外稍遷知澤郡經太行天井關關有孔子廟號曰廻車石上轍跡深尺長數十武廟則傾敝朽漏弗堪後講堂惟故址陳子至郡首葺廣之完展壯麗矣客有問廻車之說者陳子曰孔聖之車未嘗登太行也按史記世家孔子不得用于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乃還息乎陬鄉作陬操以哀之而返乎衛斯世家所謂至河者黃河也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絳水至于大陸括地志曰大伾山今黎陽東山索隱則曰大陸在鉅鹿及入我朝黎陽卽北直隸濬縣而鉅鹿之大陸澤則寧晉境也是古之黃河過洛汭卽東北流而衛國在其東南故自衛之

晉必過河而後太行過太行而後晉境孔子當時既臨河而返是未濟河也既未濟河是未詣太行之下也其太行之巔有迴車之轍者妄矣客曰孔子無迴車太行矣何以有廟歟陳子曰余聞其說矣水經魏酈道元注曰野王西北有故邗城當太行南路邗水又東南逕孔子廟東廟庭有碑魏泰和元年孔靈度等以舊宇毀落上求修復野王令范衆愛河中太守元眞刺史咸陽公高允表聞立碑于廟且云按諸子書史籍之文並言仲尼臨河而嘆是非太行迴車之言也魯國孔氏官于洛陽因居廟下以奉烝嘗斯言至矣蓋孔因遷山下追思聖祖故立廟存饗耳其猶劉累遷魯立堯祠于山東矣水經之言明可考見如此夫酈道元後魏人也太和魏孝文年號也已云舊宇毀落是此廟元魏以前西漢三國時所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禘著

八十七

建然建之自孔氏始客曰誠若此何以漢魏水經卽以迴轍稱也陳子曰欲往晉而卒未往者孔子之實也適晉之路而當晉之境者太行也升太行之巔蒼然遠望而可指見者黃河濟渡處也後人思孔聖者徘徊行山之巔望孔子臨河旋轅之處廟曰迴車亦何不可况我孔聖道在天下功在生民自國都以迨鄉塾皆宜祀之故先正曰自天子至于郡邑通祀遍天下惟社稷與孔子又曰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蓋春秋釋奠于先師者詩書禮樂之師也孔子則人道之主也有君臣父子之所在卽祀祠之所在也廟于關鎮未爲多矣客曰車轍石跡則何始乎陳子曰此不可據以爲信也斯不由于天成則出于人爲耳古之人亦有精誠動金石者如射石而矢沒羽刺山而泉湧出者蓋其一時事際迫切義氣憤激

動觸天地偶然事也即使孔子迴車于太行亦何所迫切憤激而志動于石乎况太行路逕數十里何獨此尋丈之轍跡乎地志沁水西孔山穴洞內石有車轍耆舊傳云此自然成者非人功所就也予謂此跡若非穴內車所不及之地則後亦必指爲仙靈之跡孔廟之跡或類此不然則好事者因迴車之名而爲之也胡可據以爲信耶客曰此地名天井關然俗亦名攔車者父老傳爲孔子見黃鼠拱立或曰小兒拱揖因之迴車也今車跡曰妄矣父老傳豈必盡誣陳子曰天井名關舊矣古地志曰高都縣有天井關蔡邕曰太行山上有天井關在井北遂因名焉故劉歆遂初賦曰馳太行之峻坂入天井之喬關史漢光武建元二年遣司空王梁北守天井關擊赤眉別校是關亦兩漢三國前所設至于攔車之名果俗因迴車之妄附會之而狼車則又攔車流訛也今直名天井可矣攔車狼車之名宜盡革削以絕謬傳于是客盱衡而詰曰鄙人五疑而公五釋之迴車之義昭然矣請以示夫人人因遂書爲迴車廟解俾貽夫主祠祀者

遷烈婦郎氏祠文

傅淑訓

嗚呼郎氏曷爲乎祠以表節也然則曷爲乎遷說者以爲爲厲也余曰不然夫郎之爲節昭昭也節於天地爲精靈於山川爲間值歲寒之松柏狂瀾之砥柱物亦有之人亦宜然若夫伯有之死化而爲厲伊川謂別有一般道理其說近誕不可信卽有之亦小人之尤者耳夫正氣之與戾氣若陰陽寒暑晦明晝夜之不并行也又若水火冰炭然相爲勝而不相爲用如郎氏毅然死節殉夫九原豈非浩然之氣塞兩間而

獨存者乎則其謂之非厲也亦宜說者又曰南爲離方厥帝  
祝融厥象文明厥德火今肖婦人女子像於門祠之不類亟  
撤無需余又曰不然凡所謂丈夫者其直謂其峩然而冠修  
然而髯魁然而貌褒衣而博帶禹行而舜步者之爲丈夫耶  
其亦謂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亾寧百鍊剛母繞指柔者之  
爲丈夫耶之二者固有辨也如郎視死如歸百折不回豈不  
女中丈夫哉曩令郎爲子必死孝爲臣必死忠卽龍逢比干  
申生伯竒復生何多讓焉又令覲焉具鬢睂以號於人曰丈  
夫而爲利疚爲威惕以墦間爲淇上以媚竈爲倚門又何以  
易此吾未見劇秦美新之非巾幗也吾未見犬吠叢薄之非  
柔中也吾未見六郎之面非蓮花而欽明八風舞之非長袖  
也則雖謂郎氏之非婦人女子也亦宜然則曷爲乎遷曰坤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襍著

八十九

德主靜也婦教主貞也方郎之有夫也夜行必秉燭送迎不  
出門見兄弟不踰闕其天性也及郎之未有夫而稱未亾人  
也闔門自守形影相弔一切屏絕戶外事諸爲郎也族黨者  
及爲郎也父母昆弟者謀一面難於俟河之清苟得正而斃  
焉而其志固已畢矣南門何地乎其紛華則五都之市所縮  
轂而百貨之所輻輳也其雜選則賤丈夫之所爲壟斷而神  
農氏之所不能治於日中者也若乃莊姝艷娥飄衣輕裾村  
媪里媪抱布貿絲閭左少年王孫貴遊之屬鮮衣怒馬黏竿  
蹴踘樗蒲爲樂特過其祠而登若堂當斯時也知必有愀然  
如蹙其容而鞮然若不能以自安者矣何者其靜之不可以  
入囂也其貞之不可以儕俗也理有固然無足恠者門以外  
有地一區爽塏而燥潔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無誼無雜

將肖郎之像而祠焉吾知郎之必有當矣不知者以爲厲也其知者以爲爲婦人女子也皆非也於是刺史傅子鳩工庀材量地度日將率二三僚友以共成此舉也先酌之酒而誄之以辭

碧落寺西閣記

張宗明

碧落寺新閣成釋富釋來嘗丐文於先大夫屬後先大夫邁疾不諱遂不果今來復要予記按寺乃司馬山西一支山也山行一直迤南而五斷之故中爲五門山極南盡接晉普山而此則第一山門也寺坐連氏村下西北有水界山經寺南流門稍東雙橋其上上橋下路入寺橋房數楹爲南殿之復道橋北稍東爲舊閣閣對松栝幾萬株蒼翠鋪於殿之後爲東西閣之望此寺之奇觀處也閣舊爲殿殿舊卽石龕龕前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九十

石壁直立數仞磨崖碑刻其上火燬今不復存文亦鮮傳吾家僅儲楮本耳惜哉龕左右石如鏡存篆隸行草字十數種書咸如法此寺之奇翫處也因西閣故呼斯閣爲舊閣其實斯閣亦新閣也閣咫尺對溪堂五楹入山門東二十餘步中並爲山堂簷前壁嵌許刺史文簡公碑中上依山磬石間兩閣爲水陸殿殿楹門棖咸石上刻唐宋人題跡瀟灑遒勁可愛文士愼寶重之新閣則正當山門去溪堂稍遠並峙於舊閣之右舊基爲十王殿殿亦遭回祿鼎新而重高之爲閣上像文殊下則如舊像焉巍峩聳出兩山之中爲入寺首觀也經始於正德壬申終始計之二十餘年乃得美奐焉富佛子亦可謂勤心力於教者矣使爲人臣人子肯操二十年不倦之心以成君父厥事固不韙於是邪寥寥未之有聞吾甚有

感於是焉故記之閣殿翼峻金碧輝煌勿論一水澗於兩山  
諸天峙於南北山之峻絕處此寺之形勝真可愛者月夜管  
簫與楹鼓齊鳴常也風天松濤與鐸韻並奏時幽禽弄噪或  
怪獸驚啼騷人墨客達官貴游與夫閑士客子寓留其中真  
可驅塵凡而豁俗慮不自覺其心神爽快焉幽雅中有活潑  
潑景趣方外者有或不知也予常謂卽空見色求色於空蓋  
不復知色邪空邪空邪色邪併付富來刻石姑爲新閣之記  
時嘉靖癸巳年十月二十二日丙子舉人張宗明撰并書篆

重修太清觀寥陽殿記

李經

邑西北之乾方有道宮曰太清觀稽諸縣志殘闕莫詳厥由  
讀元狀元李用章碑大畧謂北臺孫仲遠以提點南都上清  
宮告歸許以本處岱嶽觀元辰殿爲觀住持李法遵主之大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九十一

定乙酉勅賜太清觀其徒李洞雲楊善應輩相繼修理易元  
辰爲三清殿入國朝觀名因之歲月滋蕃不免風雨患殿宇  
就傾道流亦有修理者不過補罅漏飾墻壁芟柞草萊而已  
成化壬辰道士邢守純武德文慨然以重修爲己任昔聞其  
誓于三清前云前人創造勞心孔極守純繼之坐視其廢于  
心安乎此功弗成神殄此躬遂衣不解帶茹菜飯糲蓬首跣  
足無間寒暑以募緣閱歲餘厥志不少懈而益確遠近義家  
大族翕然感化讚歎敬重樂于施予再歲餘得白金百餘兩  
布帛五穀十倍金數乃罄所得易材鳩工歷歲壬辰癸巳甲  
午凡三載三清殿成亘五楹廣裁其二加以琉璃穿花龍脊  
飾以金碧丹青棟宇侵霄漢簷阿華彩而軒翔己亥包磬殿  
前月臺瑤堦玉砌平直如裁高尋許廣稱之造供卓三事面

刻龍鳳花板制作華巧邑中絕無庚子約今廣宗教諭武文濟先生塑雷聲救苦天尊暨諸侍從像于殿之後壁蓋文濟曾讀書須靜于斯也東西道舍齋堂庫厨之類舊者新之缺者補之咸周備罔缺總十有九楹工啟于壬辰春三月之朔落于庚子冬十月一日也是日守純設太清醮五體投地告償其願始櫛髮更衣著履遠近聞者川會雲集覩觀之聿新咸懽然驚訝改觀復讚歎敬重憐守純之苦行賀守純事竟成也弘治乙卯余適守制里居友人鄉進士張信夫亦須靜讀書觀中與守純爲方外交謂茲偉績須紀之金石斯永厥傳乃以文字囑余余聞韓昌黎以道自任而不擇僧釋蓋取其墨名儒行非泛泛也守純與信夫友必其心與行出羣特立所謂墨而儒者也余爲之記也固宜又聞地因人而盛今

天下名山道家流多目之曰洞天者豈真洞中別有所謂天哉無非因其巖谷奇秀棲宿雲霞有道者居之爲演教道場而以美名嘉之也若觀之西北崇岡疊疊而來如龍之蜿蜒起伏狀東南諸山環抱拱侍如虎之蹲踞卧伏狀俯視川原繚繞烟火萬家儼然尊嚴地也昔仲遠法遵輩建觀于斯卓有識見茲又得守純而新之而今而後當更增一洞天爲演教道場也是皆可書也嗚呼今之視昔猶後之視今守純能以前人之心爲心繼守純者當以守純之心爲心哉不然非獨有負于太清勝地抑亦守純之罪人也守純邑之封頭里人幼脫俗太極觀師劉洞淵而住持今觀深于老氏教氣清而疎髯觀者謂其有僊風道骨茲特拾其實以志并錄同事者之名于碑陰用垂永永云

禮義鎮崔府君廟碑記略

魯邦泰訓導

古有循良施德惠於民民思之而弗能忘則必立祠致祭有天下者又從而封之廣祐王是也按搜神記王姓崔氏唐太宗貞觀七年舉賢良授潞州長子縣令時黃嶺有虎截路噬人王遣人至山廟投牒召虎虎遂啣牒至廳下王詰其罪虎卽觸階而死民服其神乃立生祠以祭之繼爲衛州衛縣令時大水漂沒民舍王設壇於河上祭之未幾見一巨蛇浮水而死水遂離縣民亦立生祠宋眞宗加封陵川縣西三十里有里曰禮義里有廣祐王廟考之兩碑記一云重修於金大定二十四年一云重修於大定二十六年但未詳創始於何代明洪武二年大旱里人禱於祠下翌日澍雨霑足歲大熟因新廟貌以荅靈貺經始於是年八月次季冬十月厥功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禠著

九十三

告成遂摭其實而爲記

眞澤行宮感應碑記略

石城許穀

余退耕東山之麓懷雲武公錡因舉其鄉中二眞人事以告且示以宋元碑記余讀而嘆曰異哉二女同居苦遭繼母之虐顧能孝敬不衰其至誠必有感動天地者及採藥紫團山各昇仙而去自晉至趙宋蓋百有千祀久矣方用兵西夏糧餉告絕三軍餒甚二女乃化爲兩婦賣飯以濟之何其異哉公曰此廟在吾陵川邑中舊稱眞澤行宮迄今尤著靈異萬曆乙卯孟夏記

乾明寺碑文

裴 騫

澤城西北里爲洞陽山又曰肫岳山俗呼爲嶽神山上有先仙祠嶽神廟廟爲洞陽觀由洞陽而東爲可寒山山之麓爲

乾明寺相傳居民某種異穀豕食之逐之入洞洞有仙人等  
奕者以布償之曰可鬻大梁其售不啻百金也後梁王知爲  
火浣布也大軍物色之遍洞陽求弗得祇聞異樂飄然四空  
間兵駐可寒今山上有營帳遺址多甲葉箭頭者居民僧衆  
嘗得之其事荒唐莫攷也寺屬唐澤晉城縣建興鄉砂城里  
劉紹等以爲避兵之所二十年晝夜不離谿谷後獲平謚愿  
答佛力天祐十四年開荒修築號乾明寺山自肫岳而下蜿  
蜒迤邐盤據太行之巔北負龍泉南通聖樂控桃固之岩巖  
引榭山之聳翠可寒一脉峙爲五峰蟠龍踞虎維東有松維  
西有栝中有崇岡結聚團美山勢圍合顧視五龍爭珠狀佛  
殿西隅有池與堦圯平手可掬取予憶爲兒時從外祖審理  
李翁遊翁常謂曰乾明可寒山名也惜無記之者騫因謹識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襍著

九十四

焉

澤州孟二守攝陽城序

國朝

白孕謙

余讀職方澤州沃淳高平僻煩富陽城僻煩儉陵川僻簡沁  
水刁疲以今觀之澤州沃矣而弗淳高平煩富衝少次于澤  
其僻視陽城皆未爲僻也陵川沁水俱如昔獨陽城不古若  
甚矣何者言乎山川道路則近于僻而實通關陝郵傳號僻  
則難明季兵燹之後戶口凋耗什七雖經

國朝休養城池充物西南一帶村落邱墟虎狼繁殖山田耕  
無人荒棄猶故也殆未可以稱煩至于風俗化儉爲奢漸卽  
于貧其勢然耳而近復羣習健訟寢成頑悍甚或以膚受之  
愬獲罪於長上而弗悟徒使人疾首蹙額于其所爲令非早  
爲變計長此將安窮耶然則談爲治于其時洵非易矣在舊

縣列中缺徭賦歲不滿額惟正之外無溢征故民應之嘗輕自改上縣以來與澤州高平鼎列而爲三上官督責之者恒均左右或利其督責而誘導之民力實弗能支是以重困夫民既貧故易亂而風俗之敝因之無怪乎治之者難也今歲仲夏瑯琊孟公來攝陽城徭賦首革火耗聽民自封納里胥不能爲奸登諸公者秋毫無羨潤其外種種假名浮濫之賂一切報罷決訟獄情僞立判無留牘久之訟爲之息而刑爲之措又自奉日止蔬糲給發價直與齊民等兩月來公府肅如衢巷寂如闐闐帖如郊鄙晏如靜聽而無啼呼怨歎之聲密偵而無角鬪攘竊之形度幾所謂至治者非歟余里卧數載痼病未除每思屏視塞聰或投諸清冷之淵而不可得乃今于于徐徐甘食而酣寢疑造物者之思尙予我以生也忽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襍著

九十五

二三父老叩門請曰孟秋廿四日公懸弧辰邑衆子弟聚而謀所以壽之者惟公言是徵余聞之曰嘻頃吾與若衆偕遊于至治中而不知公之爲也微父老之請幾欲與之忘言而今則胡能己已蓋以非公故不能灑罪于陽城也夫陽城之民久矣負難治之名而今幸得公之治一灑之且以吾所疾首蹙額思避去之不得者今而後可無庸也居嘗謂人得能吏百不若廉吏一或未盡信之而今觀于公何如耶老聃有言治國如烹小鮮又曰無事而民富無欲而民樸其論治固未爲左也而世之論壽者亦歸之矧公鄒魯名儒習聖賢之教而出治堯舜之遺黎則其所爲過化存神不疾而速被其澤者咏歌祝誦之將至于無窮可知也而奚有于老聃第公向佐治一州未獲大行其志而一試于陵川再試于陽城約

畧舉之其廉可比懸魚愛可方蒲鞭誠可齊馴雉數者咸驅  
駕古循良卽求之

本朝治陽城者如公實未多有也今

天子不次用人旦晚以巨任委藉公必能畱赤子膏血以厚  
國家之元氣其膺受多祉亦且如岡陵之比獨今日之陽城  
躋堂稱觥已耶其以是爲祝

送琅邪孟公署邑還澤序

白孕謙

時勢其有常乎民之好惡其有私乎君子之挾道以行而欲  
有爲于世也其亦有所擇乎曰皆非也時勢之轉移視夫人  
民之好惡視其上君子之欲有爲也視其道一而已不達其  
故則窮年累世難于見功而牛刀不可以割鷄達于其故則  
抱關委吏皆可托而暮月可以大治非他也孔孟之教也孕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襍著

九十六

謙之生也尚及先朝盛時親覩其時邑里之樂官民上下相  
愛之情其時之官爲費縣王公其爲治若慈母之于嬰兒迨  
年二十餘謁王公于京師公謂識我容否對曰識之公問其  
年驚曰吾在陽城生君也居之七年去時君數歲耳奚能識  
我對曰信然公次第問及耆舊某某之存亡灑淚以別又崇  
禎中澤守黃公沂人也居澤僅年餘其善政不勝紀抵今四  
十年遺愛在人雖陽城之民猶能言之嗟澤與陽故多循良  
君子哉二公實尤卓卓矣乃今日之陽城風俗敝壞前後屢  
累其官豈時勢之獨難于昔抑或其民實甚俾生其地者耻  
焉時則有若澤之佐守孟公來攝陽事其始至若無官非無  
官能不以官累乎民也其旣若無民非無民能不以民累乎  
官也是故貢稅無贏羨之人聽斷無金矢之費市肆無酒脯

之擾而官正于上是故田野之雞犬不驚比閭之弦誦不變道路之怨詈不作而民恬于上下熙然不相爲累雖三代之盛疇以加于茲然則非時勢有難易與民好惡之性殊也亦非公有所遷避于其間也竊考之公與黃公俱沂人而王公者費人皆生鄒魯間素服孔孟之教故其所用于時所爲弗苟類非有道者不能致也夫是以官無卑崇時無久暫民無譁靜其治之者一而已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孟子曰愛人者人恆愛之且凡爲上者皆能處已以廉而率其民于靜若此卽孔孟所稱行義達道而民不失望雖由此進于卿相尙不足言區區一隅之治哉間以此多公用私志諸策著吾聞見之實屬公攝事竣去還州因遂錄之以爲贈

陽城三鄉賢記

陳廷敬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禠著

九十七

三鄉賢者陽城贈君田先生戶部侍郎田公巡撫張公同日祀於鄉里人榮之屬予爲記以風示來茲者也傳曰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民表也又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以死勤事則祀之故古者鄉先生没而祀於社今則列於學宮戟門之右與名宦並崇豈不以遭時建立勲業爛焉而著書傳後以其身仔肩斯道耀潛德之光皆典祀之所不遺而庶幾乎孔子之徒歟按表傳田贈君諱雨時字霖商性剛正爲諸生學邃於易嘗舉全史興衰本皇極經世之旨參驗其剝復之數以理學自任守道不屈闖逆之變勢張甚邑中人欲迎之以免禍君力斥之一城人賴以全節賊至則攜其子及從子以行從子孤兒幼則負於背因遂失其子幾遇害其後乃得之又時有被中傷生死垂須臾君抗言力救獲免其人

終身不知君亦不言嘗舉鄉飲賓年八十二卒以子貴贈如  
官仇太史滄柱表其墓侍郎公諱六善字兼三贈君之羣從  
也順治丙戌進士由太康知縣擢戶部郎特授江南道監察  
御史復以列卿管刑戶二科給事中事在職敢言疏奏數十  
皆洞切時弊如罷捐貲生員請復巡方舊制尤侃侃正論也  
歷官至戶部左侍郎博學能文年七十以致仕卒於家祀太  
康名宦韓宗伯慕廬爲之傳比於宋直臣田錫云張公諱泰  
交字公孚其始生也有震雷繞舍生有異質髻鬣時卽知問  
學其先世多達者家中落幾廢書服賈會祥符張君都甫知  
陽城竒其才授以胡氏春秋壬戌遂成進士初知太和縣多  
異績以治行授廣西道監察御史累官至刑部右侍郎巡撫  
浙江年五十有六卒於官 上遣使視之附身之外無餘財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襍著

九十八

初公孚之幼也父遠出訖不歸號泣無虛日及喪母益哀毀  
目眚皆裂以故弗良於視其純孝如此嗚呼三君子者生同  
里學同道而或見或潛以碩德相後先蓋接踵如一轍也今  
夫人平居里巷讀書觀前賢行事嘗慨然慕曰若而人吾所  
願學也幸哉他日獲沒弗湮滅無聞矣乎及得志有官守言  
責矣或怯懦而不進或備員以全身其窮而在下者於六籍  
蔑如也甚且逃儒歸墨自託於輕世肆志之爲此陶士行所  
謂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者也哀哉孟子謂伯夷之清柳  
下惠之和皆可以風百世而於伊尹之任亦云嚴一介之取  
與其義精矣今觀三君子之操行及所以達之邦家者昭昭  
已後之人聞其風興起宜何如也夫陽城堯都之南鄙也有  
陶唐氏之遺風今 國家定鼎燕京實古冀州之域道化之

隆與唐虞一揆而且興賢育才崇重祀典士生其時既親炙  
聖人之教而又有老成人之典型以爲法守抑何幸耶三君  
子旣沒里之人薰其德而善者日衆乃合辭請祀於鄉邑宰  
上其事報可於庚寅四月中旬奉主同祀學宮之右白虎通  
曰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贈君之先乎司農與  
撫軍也禮也入學以齒序又孔子處鄉黨之義也吾是以稱  
先生焉是日也道左觀者數千人有歛歔欲絕者觀於鄉而  
知王道之易不信然哉考陽城田氏得祀於鄉者三初有贈  
公諱世福者以訓導死難於宜城今復增其二張公孚之高  
祖叅政公諱昇伯祖太宰公諱慎言號藐山者皆祀於鄉及  
公孚亦三矣嗚呼何其盛哉昔范宣子與穆叔論不朽以世  
祿當之夫世祿之家何國蔑有顧元凱濟美唐虞盛事也三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禠著

九十九

君子之嗣人俱克世其家學因以是勗之復爲古詩三章使  
歲時奉祀者肄而歌焉其辭曰觚觶之精析城之靈是生哲  
人孔道以明約身厚志履仁蹈義其氣浩然塞乎天地蠲爾  
籩豆卜爾烝嘗以將以享來格帝旁其二章曰司訓旣沒司  
農繼之邦之司直惟家是師殫厥言責秘乃聲色斯謀斯猷  
我后之德晚節懸車故山可家毛詩楚騷擬於正葩流風餘  
思德音不瑕三章曰孝子之門忠臣是求天生開府以襄聖  
猷生有殊勲沒有顯號祀社攸崇用裨風教爰及二田聲聞  
九垓嘉惠來者於焉取裁

義塚碑記

陳廷敬

吾所居鎮曰郭谷者連四五村居人三千家皆在迴峰斷嶺  
長谿荒谷之間地最磽陿耕牧無所其土方數晦者少其狹

者不可以畫遂溝廣者不可以經洫澮或土戴石或泥淖沙田既少而悉歸於有力者其子孫或世守其先人之產而重轉鬻諸人其人好力作負販俗尚儉嗇四方來居者人日益衆而田日益不足生既不能以田爲事死則無所歸卽一日不幸叩強有力有田者之門丐尺寸之土而座焉異時或斬鑿平治之求若斧若馬鬣安可得古之人所謂不封不樹者豈遂若此也余捐金置義塚得田若干晦公之貧無地以葬者余惟古者井天下之田人有分地自秦以兼并廢先王之制始開阡陌而天下於是其甚貧甚富之民至使斯人生無以養而死無以葬者暴秦之罪於今爲烈也夫分井均田之法其大者不能行矣若能令豪侈之家稍知品節制度使天下甚窮之民生有所養而死有所歸無餓身暴骨之患是亦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一百

有天下及祿食者之所宜三致思也故吾爲書置冢之故

陽城白巷里免城役記

陳廷敬

前明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疎庵王公國光爲戶部尚書時朝廷命有司卽其所居之里爲治第以寵之公謝不敢當旣而曰君命也不敢辭顧竟以其治第之金甃陽城縣城城故不甃陽城之城至今甃自公始也當公之時天下承平無事後十數年流賊起秦滋蔓天下寇晉晉郡縣罔不破壞者攻陽城縣城卒賴甃以完賊無所得引去其後天下數更變故城不被兵甃之功爲多焉去年秋霖雨城之復於隍者且甚縣令延津都君更築之一縣皆受役公所居里人援公前事言於縣曰公甃茲城城數得不被兵公功誠多宜惠及其子孫請免役都君咨於縣之人縣之人曰吾儕安朝夕而脫兵燹

繫誰之使然乎公覽茲城厥惟公功宜惠及其子孫惟免役於是白巷之免城役志公之功於其所居之里未不忘也嘗竊觀明之盛時往往爲其臣出官帑治居第高簷巨楹彤髹雕煥者今或爲公廩馬廐矣居高位享厚祿或多營良田美宅連阡陌而溢衢巷者今或數易主或化爲頽垣敗壁荒榛蔓草矣而公嘗所覽之城巋然獨存於世較其所得失爲何如耶余聞當萬曆間江陵秉政公於是時同而能異特立而不阿其事蹟載冊書而功名被天壤者豈獨其一鄉一邑之故云乎哉輓近士大夫知有身家而已遑恤人之城社卒之身家不可自保也而公之所爲數世之後猶惠及其子孫如此然則觀乎此者其亦可以興起也哉

修建孫公峪路碑記

陳廷敬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一百一

澤郡環山而立居太行絕巘據中州上游山嶮而峻水瀑而陟居民往來商旅輻輳每當嶮阻阨危驚心駭目則絕山通道爲最急云屬邑若陵尤在萬山深處東鄰共城南接潞邑道路嶮巖幾於懸度之阨遺山先生所謂太行頂上視中州九千四百八十仞卽指此也乃上黨以南與中州山左商旅往來必由於此舊有小徑歲久爲山水所噬逼窄難行且多河患土人病之孫公必振來令茲邑以康熙八年四月僱工於山至再歲七月頓成康莊始于陵之冶頭至輝之平羅斷者續之高者下之阻塞者鑿通之蜿蜒百餘里凡土石傭工之資費金三百餘兩山中村落如孫公峪蓮花村自兵燹之後久無人烟公設法招徠勸給子種開田若干頃昔也爲荆棘之林而今且禾黍油油雲疇片片矣昔也爲虎豹之窟而

今日居民叢集竟成樂土矣昔也望岩而思阻今且輿馬奔馳山無畏塗矣公之嘉惠陵民與鄰封之民不僅一世而已也

午園記

徐乾學

太宰澤州陳公有午園蓋以水經注有午壁亭公所居當在此地酈道元所稱流逕午壁亭而南入泂波漱石瀟澗八丈環濤轂轉者是也公居亦名樊川徃歲嘗繪樊川歸隱圖屬余作記會方多事不暇以爲今春告余以名其園者取義水經之義曰君必爲我記之余考道元注沁水逕陽阿縣故城西又逕濩澤縣故城南歷析城山自山陰東入濩澤水澤水東南注於沁水沁水又東南陽阿水左入焉濩澤在陽城縣西陽陵城卽今陽城縣治析城在陽城縣西南七十五里午壁亭不見於志乘以道元之言考之當在故陽阿縣南爲今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一百二

高平縣西南界澤州西界與陽城接境其南五十餘里小竹細筍被於山渚蒙籠拔密又南則爲石門枋口迴轅孔廟接河南野王之地正可按籍求得之者也夫午爲天之中氣地之正位析城太行爲九州之棖闡公稟姿韞德中和完粹得山川淑秀之氣爲多弱冠登朝洊登臺閣徒以直道與時枘鑿數年之間欲還山者屢矣當夫盈庭諭訛羣思彎弓而射以子身當衆咻忠義感慨喟然長嘆曰吾荷 國恩家有老親不敢以試不測之險急請抽簪以去未卽聽許西望陽陵濩澤涕淚汎瀾此歸隱圖之所由作也唐始興張文獻以遭人嫉忌罷居荊州以文史自娛久之以展墓歸去其海燕詩曰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疑猜感遇詩曰嗟爾蜉蝣羽萋萋亦何爲又曰今我遊冥冥弋者何所慕其初憂讒畏譏溢於言

表其後攬勝山水去厄卽安眞若快然自足者公詩格絕肖張子壽風度醞藉亦復相類獨是已解政事尚縻祿大官思一脫世網有所不得此其鬱壹於中必有所託以自解而姑寓意於古人之名其亭者雖其荒殘寂寞不可究考猶將褰衣以從之也公德量才望非余末學敢擬萬一然其被主知遭謗炤則與公同余嘗記公七柿草廬爲之太息今又爲公記此重有慨也故旣考其山水之所出以徵公之園所以名而重述公樊川歸隱之志附於其後云

石少叅里人頌德碑記

白孕謙

今夫薦紳之士在國而令國之人頌德也難在里而令里之人頌德也逾難蓋在國則提衡在手揮霍維意尚有縮朒退諉無所表樹爲其下叢指側目憤惋不平者至於在里則閭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一百三

閨利弊氓庶苦樂咸良有司事雖抱淵謀讜慮而權弗貸已議罔率一非亶具大俠烈鮮克起而創非常之原者欲以市義枌榆鐫勞金石憂憂乎其難之矣吾友翥雲石公當舊歲居憂家食時析城王屋間有潢池之遺某等千人嘯聚險阻出沒靡常邑西南一帶被其荼躪四絕爨烟縣令諸城李朝夕督市肆守睥睨無寧晷監司寧夏焦數督兵征勦卒無如之何當是時士紳惴惴懷殷憂間相晤揆策又言人人殊公獨奮然曰吾視彼雄悍負氣弗可激也激之愈憤且箐林窮谷安所任兵戈恃有德化耳乃屏去騶從單騎趨山中爲宣布朝廷恩威指畫貳服利害皆膝行角崩泣下沾襟曰公實生我從茲水火惟命公語令立功自贖某等卽踴躍斬馘不服者若干人公知無詐僞因移牘台司爲之畫漚澮給種稑

假耕具勸厥宿辜與之更始邑西南隅村落三十有六皆得  
優游隴畝公之力也於是里中人咸嘖嘖頌公德不置閱數  
載邑大稔民不聊生挺而走險南北諸山曰孤曰崦素稱岌  
業群不逞營窟其中聚衆幾萬縣令定興李籍子弟爲兵伍  
卽以前歸命某等數十人統之某等曰可借力以報石公矣  
爰乃先登陷陣奮不顧身殲其魁散其黨邑賴以寧某等不  
第不爲邑患而且爲邑削平禍亂脫非公安能至此於是里  
之人頌公德視昔有加頃遼將某發難自幽薊邢鄴轉掠而  
南以迄澤潞屠鹵甚慘將抵邑境遠邇洶洶如沸羹計無所  
出公遣使入其營諭止之某捧公札卽麾其衆野宿沁磯秋  
毫無犯邑之東偏如白巷郭谷素稱膏沃率安堵如故蓋遼  
兵公舊部也雅服公徃松山潰圍時衆困棲筆架之島饑匱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一百四

矢竭業數日不舉火矣公募海航若干艘破濤宵渡遂全活  
共衆五千有奇某因深德之以此報公比出邑境百里而遙  
卽大肆焚磔罔所忌於是里之人頌公德者手額道舞十百  
於昔矣公爲人豁達忼爽饒權畧有殊膽如含光之刃雖蒯  
緱什襲而鋒猶熿如遇事直前胸不罣毀譽禍福之見以故  
梓里以身任之不啻良有司卽旁矚者陰懷讒妒而公屹如  
山岳弗爲動不佞嘗慨士人縮通綸束功令尙有掇拾故事  
塗飾聽觀及一旦解組旋里門自謂官箴可追輒求田問舍  
腴削不遺餘力里人方畏避不暇而冀格外蒙休乎藉令第  
旦暮遇其舊所部修厥前鄰池魚之殃正未有艾也因操觚  
紀公俾鄉里後進益知所風厲浣濯而比於義至公所頌德  
於國者則有旂常鍾鼎之言在不佞其何贅云公諱鳳臺乙

丑進士時以遼東寧前叅議居里中

千峰禪院碑勅跋

朱彝導

右澤州盤亭山千峰禪院後唐明宗賜洪密勅蓋明宗踐位日洪密具表稱賀以此答之日退避無所愧恧良多嗚呼五代之季安得聞此長者之言哉歐陽子謂明宗武君不通文字觀書尾數大字出自親判上有璽曰書詔新鑄之印可異也

老姥掌游記

陳廷敬

上黨南三百里有山曰方山又南十五里曰洞陽山又南十五里曰樊山上黨地形高天下此山高出地上皆直下萬仞由樊山則枝分條披狀形竒詭嶢嶢而爲峰窈窕而爲壑崎嶇而爲澗峻嶒而爲峯巖巖而爲巘峩巘而爲巒嶺嶸而爲岫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一百五

岫巒嶒而爲巖其又南則砥柱析城岩壁重複峭竦如樓堞嵯峨如壙隍如玦如環繚絡數百里其中長川夾岸若斷若連如海波斂而島嶼出如江潮平而洲渚生村居靜深關扃奧闕蓋陟樊山之巔皆見焉余家樊溪東涘在山之南開門見山測以圭景南北相峙不失杪忽則仰觀夫樊山之爲狀也如仙卿冠帶而立其上又如鯨張鱗如鳳舒翼委蛇而下而其東則如巨靈奮臂隱然信其指爪上捫太清下揮空曲有曰老姥掌者向所謂峰焉而嶢嶢壑焉而窈窕澗焉而崎嶇嶸焉而峻嶒巘焉而巖巖巒焉而峩巘岫焉而嶺嶸巖焉而巒嶸數十里之內聯嵐亘暉俯可搏擷如置諸掌昔以掌名肖其形矣信異境矣哉其下則古松流水渺然非復人間余時游而樂之蓋嘗數宿而不能去也夫去山數十里而近

而峰壑巖巒之美已如此况所云數百里者吾雖未能盡游焉而已坐挹河山之勝他日雖得盡游其處亦何以加於此樂也與

乾明寺修葺募疏

陳廷敬

澤州西北隅可寒山者澗谷幽邃流泉出焉其間有寺曰乾明唐天祐十四年初修由是迄明代加葺理今則棟折椽崩風日穿漏圖像顛墜僧徒散奔余過而慨焉昔郡人裴公騫碑記寺故唐末避兵地也隸澤晉城縣建興鄉砂城里七幹管義興邑都維那劉紹輩居之二十餘年兵定卽其處興造臺殿以報佛恩考天祐前二十年所則僖昭之際也戈鋌蠶湧禍亂叢生宦者強藩煽災肆虐昭義一軍孤懸域外而梁晉紛紛夾河爭戰及其後也汴人夾寨之營馬牢之戰烽烟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一百六

所屆遺壘竄墟近在耕壠室家婦子何得一晌安眠所謂避兵而兵定者亦聊爾其言而已耳不知當時鋒鏑餘魂朝梁暮晉其何以爲生也且又安得此餘閑出其物資以事營建與迄於今千有餘年撫其遺跡感興廢之無端忽須臾而往古世運屢變陵谷依然此邦之人生齒繁興耕食鑿飲樂太平無事之時而溯洄上世念先祖栖草萊庇風雨恟懼掉眩於兵革鬪亂之間者豈不以此爲極樂淨土而彼爲鬼國灰塲此爲瑞日祥雲和風甘澍而彼爲刀塗血路熱鐵鑊湯也哉然昔也當彼原野蕭條白骨如莽之日猶能斬荒刈穢飛樓涌閣變現於空無而今曰者蒙業而居優游於化日光天之下曾不能以財施法而補弊修墜使成跡舊觀泯焉淪替將復爲荒榛衰草童山頽谷也其亦可悲憫而愧忝也夫余

里居之始僧來告曰環山前後而居者無虞數十村落長者耆艾有德之士率其子弟炷香作禮發願重修思得居士一言以爲之勸其時比歲旱凶民艱於食余不敢遽爲詞以請也茲年穀小登春雨頻降僧復來促居士不言將沮衆念余不復能辭因畧叙其興造之時代而致歎於始作之易善繼之難諸父老子弟果有意於斯乎固不必以余言爲勸竊懼其以余言之不達於辭而沮也吾父老子弟擇可而行之毋毀前模毋飾後觀量力稱心毋拂毋怠以底厥成有永其休其尙善圖之哉

祭蝗文

牛兆捷

維康熙歲在辛未六月市王牛兆捷憂旱之餘聞蝗自東南肆虐暴嚙邑西北及王莊心怖欲死謹同本村某等庸香幣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一百七

酒脯告奠汝蝗王之靈曰王怯入吾地垂四十年鄉民戴皇天而履后土皆謂不支忽再益以汝之貪暴雖肥鄉虞立盡羸者市玉探汝將鼓矧奮翼以來旦夕可幸有生哉民有生汝無生汝有生民無生勢不得不與王爭命以原汝生謂汝生旱旱之久莫如景亳桑林汝曷以不敢來謂汝生亂亂之久莫如春秋二百四十年春秋書蠹書蜚書蠋書螟惟蝗無書時尙無飛而食人者汝曷亦不果來汝之來始自秦罷侯置吏始自秦傳言吏侵牟也蠹生吏乞貸也蠋生吏冥冥犯法也螟生吏賊害無辜也蠖生汝貪暴加此輩遠尙待考蔡邕之對京房之占月令之記乃知汝所生必有貪生汝貪必有暴生汝暴汝激而來固將以暴易暴以貪儻貪極於以殺止殺以成上帝之生貪者暴者反飾爲不暴不貪群然踵建

炎之脯禮修嘉定之圭璧甚則如乾祐中苦之太岳嵩高坐汝殺以歸罪汝汝何以不逮彼汝不托公計爲已羸直任肥身爲已福汝不舞深文以屯膏直任剛喙以風行汝長子孫不歸家室所過者化誅誅蟄蟄汝帥朋曹不限什百嚼合大群千里極目故唐宗吞汝以爲仁姚崇捕汝以爲勇孫因諭汝以爲智下如姚岳貢瑞汝以獻瑞激汝生者爭襁汝以市德知汝不服漢唐修救不修襁汝或服上世修政不修救汝且安於無生汝無生民有生上帝亦何忍必殺以成生而今既生矣汝文從皇汝首戴王皇王有帝制自恣之勢乃感湯仁解網則不入世感春秋殘不類後則不入名感魯恭循良中牟則不入境感捷窮迫待命遇物直諫或亦可以不入鄉鄉無修救修政之任捷無獻媚市德之才前苦肥蠶後悚蝻蝗兩陷而無所避墮螬不得成心若懸於天地之間極知汝不受襁計不得不出此且上世不修襁周禮歲冬蜡祭昆蟲未嘗不報曩聞王過西北東北竟不入余鄉此亦爲報非爲襁知報德者尙可有生於今世哉王雖貌爲貪暴其必有以宥我生况汝固將殺以成其生尙饗

與劉提學書

陳廷敬

某昔者備員國學嘗獲同事辱執事相推重之雅惟是以尙廉耻矜名節者謬自砥礪以求副執事之所稱許則切靡以相成就不敢忘執事之功其後執事在列曹自非朝會公見無因相接則執事自待以待不肖者又出尋常交際之外非近今人情所能及以此愈益思仰欽服客歲跌奔子舍聞執事拜督學之命苦由餘生竊幸

聖天子爲多士得人而輓近學校之頽風官方之積習可以  
釐正而革除也澤州晉之南鄙地僻遠而某居陽城山中學  
使者措施不易得聞見頃知已蒞河東將有敝邑之役敢布  
所懷於下執事幸留意焉當澤州盛時州試童子可二千人  
上之學使者千有餘人州所隸縣如陽城試童子可千餘人  
州再試之上之學使者亦六七百人其三縣高平陵川沁水  
悉號爲最盛今澤州應童子試者不過二百人陽城四五十  
人陽城如此三縣可知矣一州如此天下可知矣學校者人  
材之藪淵人材者國家之楨榦而一旦衰落如此是可歎也  
今  
天子方嚮用儒術側席而求天下之士而士風凋喪上有典  
學之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襍著

一百九

聖君下鮮挾書之秀士此其故亦何可不爲之深長思耶且  
今天下之士盡聰明才智之人也旣已離去詩書又無恒產  
弱者不免爲饑寒流離之人其強者不能保其不爲頑梗難  
化之輩 國家留意教化屢下

詔旨而人不知書先自絕其教化之原是又其相謬違者也  
凡若此者其患始於進額之太少其弊成於請託貸賂之公  
行今進學額數人耳而富貴有力之家輒攘之去單寒之子  
淹抑坐歎白首無聊或至改業身爲工賈苟且自活罔顧禮  
義所關民風豈其細故則亦豈非吾士大夫之自有以致是  
哉尤可悲者今天下在學生徒寥寥焉減昔十之八九矣司  
文者旣不以教養爲心又從而推辱之剝削之其謂之保等  
者取其貲保其不出三等者也今最甚者其始故置劣等揚

言於外不肖州縣學官爲之通關說賄而後置之三等謂之  
拔等拔等之事慘不可言前此諸公多有行之者執事清嚴  
公正萬萬無此事誠慮有意外請託或指名招搖者若不愼  
其端而絕其流終恐爲清名盛德之累而於官方學校兩失  
之也其於昔者砥行立名之意豈不大相徑庭也哉伏望駐  
節之次嚴飭官屬凡有前項舊弊痛加掃除至於矢公矢愼  
務拔眞才則執事自有鑒別無俟瑣瀆清聽顧自念行能無  
似自襄先淑人塋事廬居壠阡卽家事亦皆屏絕恒懼獲罪  
名教不敢以一字通州府犯禮經不語之戒而獨念此一事  
在

朝廷不啻三令五申而建言者亦嘗連章累牘舉世所嫉而  
貪昧之風究未衰止每見覆轍相尋奚忍不一爲告語是以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襍著  
一百十  
茫茫然念其言之愚狂以至於此也伏惟執事大破情面力  
革陋規不勝祝願至於盡言招尤自取侮辱實不敢苟避惟  
冀照察不宣

捕風文

畢振姬

大清康熙十三年六月十四日伯方畢振姬謹約田峻畦圃  
升烟薦茶裸告當筵血殷當午自念振姬退耕伯方十有四  
年伯方之以水旱告者五水不沒确田旱不澤隲土水不爲  
災旱必稱苦小旱可禳大旱無補自六月上旬逆數由往歲  
八月火田自六月上旬順數至今秋八月清畝無雨何苗無  
苗何歲無歲何民無民何吏無吏何備吏下所在祈雨閉南  
門開北樞土龍巫覡徙市通渠牲醴爪髮不敢寧居玉杯繁  
露靈草雨書應上公之尸祝回溟神之旛驅自六月上旬下

雨所在漸訖雲上豐隆雨來溟澤地皆運阡雷無虛日鬣黷  
朝浮靄穿宿滴羸者伯方焦枯告急越陌登隴一乾一溼批  
節尋根半摧半立飄風南來逢迎逆擊搖蕩砲車之威掀翻  
石尤之敵噫氣怒號天晴風息伯方寸草順風仆背風僵伯  
方四隣澤下尺生上尺老幼從而輟耕鬼神自此廢食六月  
雨不六月息南風薰不南風泣天何棄此伯方風伯於焉溺  
職風過錚錚硤萬馬千幢魚鱗草莽遼巢青紅掃碧落貫  
鴻蒙騎羊角剗竹宮茅飛敝土葉脫漫空天聲儻忽不見形  
容撻蓬指其國邑拔樹索其犧犂振姬瞿然起曰必封豨之  
狡童也堯水九年長隧大風封豨爲虐后羿關弓伯封故國  
湯沐神叢死而不祀旱則紛呶虞夏鳴條有湯乾封趙馬韓  
布周雲龍菴雨師不瀨風伯橫衝虹蜺抱日而颺猥猥連箕

而終太山之雲不雨汶陽之稼一空漢不烹羊鄭不禱龍伯  
方何罪封豨何功此鬱鬱而色變彼調調而心通自言太虛  
授莢造化煽銅虞幕橐籥后夔鼓宗吹塵上下入律雌雄翼  
蠱之先庚後甲觀畜之天上地中勾折伯方之草木毡尾伯  
方之昆蟲太息三巖窮門乃窮人不薦以眡隧我何祀夫祝  
融韓退之官以憂旱程明道學以捕風人旣餒乎鬼士何利  
乎農振姬聞風嶽嶽不能折角頌尹穆如悲豨不學羿叛國  
非叛民風主生不主殺野荒民散則壇社屋廟墟不臘夔梳  
夔子之江油泫嫁泫妻之靚髮嘆一足之遊魂憑四目之旱  
魃寒風刁而熱風燒舊風捲而新雲壓風固堯湯之伯封伯  
方易世抑何覺且伯封夏后天官君臣弱而盜發伯封吉甫  
愛子兄弟懷而鳥歸楛矢貫蝨黍離霑衣封豨脂膄雖悔可

追翼軫多風烏鵲南飛南風聲死師曠知微南風塵污茂弘  
心非蜚蝗螟膳田鼠蚱蟻無禾無麥小嗟大饑伯方故壘酒  
熟牲肥六月風息五日風諶樓雲爛熳山雨蜚微舊都舊國  
言告言歸必若驅車三峽張幕五行大兵赤地積屍衝城聚  
散龍鵠來往蒼青犯順梟噪助孽爪鳴蜚廉開口蚺蠪袒胸  
孰伯方之遺黎狃大旱之偃兵兵旱仍而不已堯湯怒而徂  
征堯弓九合湯網三平含光宵練赤羽青莖自干鬼責往卽  
天刑羿戈風而簇飲畢零雨而盆傾况參狼之注弩兼商羊  
之排營祝已封豨卷舌以水洗血斂衽虛除堪胸冷徹天收  
其聲地藏其熱雨暘燠寒稻梁菽麥田鼓鼙喧村豕肪截風  
不鳴條伯方懷德振姬以是爲請伯方自今爲節

懷古坊清德井銘

并序

白孕昌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一百一十一

邑治西坊爲懷古居民櫛比日需水以千計皆取給西城外  
之永惠泉頃以烽急城門晝鍵民乘城縋取殊勞頓且戒嚴  
時懼敵窺伺又莫敢乘城民困涸轍匪伊朝夕矣雖頻爲浚  
井計輒以艱於及泉功弗竟甲戌冬邑侯李公涖吾邑禦災  
捍患百廢振舉暇日詢民疾苦闔詞對如前公聞而念之乘  
輿周覽方域忽指城隅隙地曰水在是矣命鄉耆某等手授  
俸鏹俾董其事戒勿擾民於是里之衿紳衆庶感公德簞食  
壺漿共贊襄之揮鋤絕畚不浹旬而報及泉矣溢涌四注味  
甘冽如醴首以一杯奉公公飲而色喜次及紳士及鄉三老  
持杯吮歡咸驚詫爲靈異因名其井曰清德蓋邑治建自後  
魏興安時改邑不改井城內之井不一而足皆苦澀不能熟  
菽粒或僅僅射鮒未有齋滌湛甘若是井者語云有非常之

人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後有非常之功是井之謂乎  
粵稽井肇自軒轅伯益倣之龍登元圃神棲崑崙養而不窮  
列于五祀漢耿恭虔禱而井泉騰起唐韓朝宗諭神而井水  
驟甘井於人事相應若枹鼓是地困水若干年公以旬日開  
非常之原垂永賴之績非清德所感詎能致是傳曰水有四  
德孔子見大水必觀焉釋氏又侈水之功德而八之余以爲  
水之德皆公德也灌溉羣生如公之慈揚清激濁如公之介  
惡盈流謙如公之虛和而難犯如公之勇汪洋千頃如公之  
度量滔滔莫竭如公之才猷澄泓無滓如公之廉潔須臾可  
鑑如公之慧照晝夜不舍如公之勤勞隨噐之圓如公之權  
智非公肖水德水肖公德耳清德之井良有以也公惠澤方  
新賢聲鵲起自有采風者勒之薦剡非余所敢覲縷謹飲清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一百十三

德之井而系之銘

下穿地胛上應星躔古歌擊壤樂彼寒泉陽胡涸轍用汲迤  
邐烽馳告驚巖城晝鍵挈綆提甕犇走市酈汔至未繙老稚  
沛顛李侯至止維民所恃令職旣修百務斯庀爰念曠乾哀  
此生齒乃詢耄耆乃相方趾鳩工命錘惠我赤子曾不煩勞  
愷澤伊始玉斲斯陳球欄載新乳竇石髓涸涸潏潏庶民子  
來功成浹旬塗歡巷舞酌醴飲醇侯不居德遜讓逡巡摹厥  
口碑被之貞珉

陵川郝文忠公集叙

陶自悅

明道立教之謂文何代蔑有其間升降隨乎運會而顯晦因  
之六經道言無意成文文之至也先秦兩漢下由文溯道疊  
更盛衰後或弗逮夫前變而不失其正其人類皆嫻經術貫

百氏大放厥辭力迴瀾倒中流一壺如馬班賈董韓李歐曾之徒代興者是情有各深才非相借雄長一時羣遂奉之爲宗而旁出唐子末由竄入正統則古今一轍援此以定南渡金元之文莫不然矣陵川郝伯常先生崛起冀南奉使不辱中誠大節載在元史間嘗取其世論之當干戈俶擾之秋齊盟早渝邾莒不狎寧復知有通經學古之事先先生蒙難艱貞不夷其明蘊釀載籍發爲瞻博宏肆之言理性得之江漢趙復法度得之遺山元好問而獨申已見左右逢源固自有其文以之驂驛前哲何愧嗣後姚氏燧虞氏集揭氏僊斯載氏表元黃氏潛柳氏貫歐陽氏玄吳氏萊咸以其文成一家言有名元代非先生導其先路哉蓋作者難識者尤不易歷下李攀龍創論不讀唐以後書貌史漢皮毛者靡然從之以故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一百十四

近世遺文放失間脫蠹口則烟煤度閣者多在昔昌黎起衰八代必俟二百年後六一居士得舊本韓文爲之演繹其學始昌他可知已故明三數巨儒講求復古不以世限往往掇拾標舉疏通證明若所稱牧庵道園諸君子之書次第昭布先生所著續後漢書暨易春秋內外傳太極演等書不下數百卷俱不傳其文集三十九卷曾一刻於元迨明武宗朝沁水李司農叔淵官楚復鏤諸板江右陳司空文鳴爲之序其本行於北東南學士罕藏之余願見旣久購不獲會移知澤州歲乙酉纂修郡志遍搜得李刻全冊于陵大喜逾望惜魯魚漫漶訪他邑又見一前本似初刷者頗明晰較其可知餘則姑付闕如因歎先生之文宜冠元儒遭逢不偶至宋被留眞州十六年當時其地守臣請與張盪吳澄並祀曰三賢祠

訖今不可問陵川故里廟亦頽廢製作迨將漸滅此大闕軼事忝守先生鄉責不在我乎檄屬鼎新其祠爰舉前集命刊梨以行敢謂先生異世之桓譚聊志私淑且厭求者心爾然後知處晦之必有時而顯先生實大聲弘光苾終不可掩曠在易代一遇於余則表而出之彼雷同剽竊靡無一物者卽汗牛充棟初何異水火之投撫先生集于是乎有感詩文具在卓爲諸大家後勁固也余覽其論兵議及上宋主萬言書通達國體指陳利害務俾守以持重答天心惜民命於和議拳拳三致意非空言無實可比其見超矣經濟專門望洋徒歎孰云文士弗適于用哉發微者當自得之沾沾源流派別又可置弗論焉

樊山射虎記

陳廷敬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一百十五

樊山上有虎自吾居山中避去數月已又復來有跡可視獵夫且伏弩射之或曰虎有知能避伏弩或曰虎非有知也阡東五里外農家有牛晨出暮歸歸則喘汗且卧農察其狀有異晨尾牛之野見虎來與之鬪虎不勝而逸明日農縛刃牛角而縱之虎中角刃立死農剝虎張虎皮於石明日牛視之以爲虎也復與鬪角觸石牛亦死虎夜騎人屋明日人穴其所騎處虎夜復來則下其一蹄穴中人以鐵鈎引虎蹄而縋以巨石乘屋擊虎虎斃人燃火炙虎蹄蹄收縮知其佯斃也遂復乘屋大擊之虎乃死老婦人携其二子遇虎於道婦人被虎嚙大兒搏虎不勝小兒以馬箠中虎睛虎痛摩其眼婦人與兩兒得脫去虎痛定追上山山上人轉石壓虎虎死余在山中所見聞如此虎卒不勝人蓋徒以其氣力爪牙異於

百獸耳非果有知也今有貌人而虎行者豈得謂爲無知也哉然鮮有虎行而能自解免於人禍者則亦終歸於無知而已矣其可哀也後數日果伏弩射殺二虎

聚魁堂三賢侯記

陳弘度

堂舊名映奎名聚奎自今日始映奎而象賢侯於中不自今日始聚奎而象三賢於中自今日始首新鄭次淄川次陳州新鄭諱良臣清操介守愛民如子于學舍東偏建堂五楹顏曰映奎聚庠之秀者治供具給筆札多所造就凡甲乙科及學使者前茅皆公品隲士又創有造亭延塾師羣童蒙而肄之一時文教大振擢瀛洲去紳士以堂爲公甘棠地肖象其中稱東里王公云淄川姓安氏諱伸性嚴明人不能欺大旱禱雨立應尤加意學校先是魁星象在敬一亭公以奎璧乃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一百十六

天上圖書之府不宜偏處就東南隙地建閣移象祀之拜監察御史捐俸贏息佐士子焚膏費祠舊在儒學門右甲申之變居民請易公祠爲武安王香火而以公副新鄭焉陳州楊諱鎮原爲治簡重不見喜愠之色與士大夫吏民交若其桑梓壬申癸酉流寇數犯邑境公多方捍禦時客兵往來如織霖雨浹旬城數崩圯公冒雨繕葺晝夜督守賊知有備稍逸去民賴以安迄今稱巖城焉以內召給事黃門臨終戒子曰陽城我桐鄉吾獲歿必葬我于是墓在今南壇都人士新從專祠迎置之今歲新閣因併及堂五星文明之象因舊名顏爲聚奎二賢固久妥此堂也矣哉城南因及保有此城者而三賢者食其利服其教畏其神遂與此堂終始矣不然昭祀典則名宦存繫去思則豐碑存樹人望則其鄉之俎豆存何

取乎三賢之有是堂也贊曰古稱三不朽以今攷之三侯庶幾焉分俸贍士遺澤無窮豈所謂立德者耶淄川是已保障宜民樹德樹人豈所謂立功立言者耶宛丘東里是已嗟乎人亦有言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稱其德而贊其事哉斯堂是已

六簋銘

項龍章

從不廢者讌會之禮最難繼者奢侈之風嘗思桓元子三升十鬻陸太守謹奉其言孔休源赤米鮑魚范侍中忻然共飽載諸史乘用挽頽風不謂至今竟難言矣山珍海錯雅求異產爲良薦豆陳枌必擬方丈斯貴甚而七箸竭中人之產屠宰干上天之和亦若宜然罔足爲怪豈非習俗溺人滔滔莫返邪龍章幼生吳會恒恐服竒而志淫長讀唐風竊慕思深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禠著

一百十七

而慮遠媿茲謏質承乏名邦乃望平陽蒲阪之區山河猶是及弔蟋蟀樞榆之舊歌咏已非則今日而期易俗移風其急務必在與奢寧儉夫人情相耀匪僅濫觴世法隨波祇緣角勝今旣未能抑情廢會置此酬酢之需亦烏可時紕舉贏值彼饑饉之後昔者脫粟自奉齊國推高剪韭延賓洛陽競倣以古準今豈真不相逮之遠乎何況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則殺截庸庸求異且陳饋歌以八簋九十養以六豆則治具又奚取過繁苟先從讌會一端共相汰損次及周身百務率戒紛華則惜有餘以歸造化留不盡以貽子孫古道復存世俗攸賴矣還淳返樸實有厚望焉爰製爲銘敬告同志銘曰

賓主言懽必極水陸秩秩初筵祇一寓目物力艱難應酬繁

縛請酌其中六簋已足果核隨增壺觴量續以儉救奢憫時惜福

重修千峯寺碑記

陳壯履

環陽城皆山而西南諸山爲尤峻層巒疊嶂閣日參雲與析城王屋相聯屬中有河曰盤亭其上爲千峯寺後唐洪密禪師結茅於此禪師明宗時屢著靈異因勅所司爲建斯寺厥後代有興廢固蔚然邑中一鉅刹也寺左右陂陀起伏林壑組邃明末流寇肆虐遠近居民扶老挈幼避亂寺中者悉獲保全我朝定鼎寇焰旋熄流離復業感佛慈之默祐曾爲修葺迄於今又數十年藻壁欹頹金容剝落僧人各鳥獸散去遂令猊床象座滅沒於荒煙暮靄間幾無從識舊時規制矣康熙五十年 上人仗錫來止則灌莽叢生蓬蒿艾藿如林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禪著

一百十八

立飛語野獯謹噪悲吟若迎若訝絕不類人間世上人晝則腰鎌輒瘵刈惡草暇則支敗竈糜橡栗作食夜則端坐一破樓中時聞山魃作聲羣虎怒嘯悲風吼林薄哀湍瀼瀼繞寺鳴其淒涼蕭寂殆不堪忍非行力堅定未有不接浙行者寺前有地若干畝上人闢荒蕪事播種以給饗殮因自斥囊鉢別募金錢重建寺門鐘樓若干間補葺破壞若干間裝塑佛像若干軀置買什物若干器始事於某年月日訖工於某年月日向之歆頹剝落者至是盡復其舊且視昔有加焉嗟乎不綦難哉憶余垂髫時侍先文貞公觀鐵盆嶂嶂亦洪密禪師習靜之地去寺不數里時寺已荒圯遂不復遊今歲三月朔訪勝山中攜尊榼至寺見夫禪宇清幽塵囂不到心甚樂之門外竒峯矗立繚青縈黛小桃弄色灼灼撩人與二三知

已臨流坐石酌酒賦詩徘徊不忍去日既暮遂留宿寺中上人謂余曰成敗迴環萬緣幻泡今日之琳宮紺宇矢棘翬飛皆昔之敗井頽垣斷瓴碎甌也今日之瓔珞莊嚴旛幢妙好齋魚粥鼓花雨潮音皆昔之篆綠蝸黃愁燐慘霧也歲月易遷成功易隳後有來者孰知夫前人之勞且勤乎願乞一言以垂永久余嘉上人之確苦淬勵拓復舊刹而又以從前募疏之出自余也遂不復辭因挑燈濡筆而爲之記

創修五龍山水簾洞石殿廟宇記

陳壯履

郡西四十五里有山曰洞陽由洞陽迤邐而南不五六里爲五龍山諸峯朝拱溪流環抱近山而居者天戶里之馬坪頭原家莊兩邨列於左右雍正十一年七月九日忽大雷雨霹靂硠礚山石崩裂中涵一泉深莫可測凝神靜窺隱隱有閭維像其水甘寒清冽有疾者飲之輒愈喧傳遠邇祈取者皆不憚數十里攜甕提壺絡繹不絕是山川之靈秀不終於湮沒與抑仙佛之慈悲現化以濟人與居人旣夷荆棘疏流爲橋於前以通往來復謀構屋數椽以妥神作亭橋上以憩遊者因據事實書以爲同志者勸

重修龍王祠碑記

馮魏

鍾竟陵有言碑者山川之眼也碑不易佳佳者亦不易也若摩崖石經許公書頌焉韓陵一片石柳子厚山水文則佳矣他如鈎深索遠字語險晦以爲佳則犬吠驢嘯惡書穴石山水竒而碑斯恒矣山水勝而碑斯污矣吾邑居萬山中西南五里外鳳山而西諸山秀拔環繞溪流若讓若爭若送若迎劈之爲林蝕之爲竅峯若劍擊石若虎兕靜聽溪流與石相

薄如旱雷如哀玉如琴瑟鐘磬之鳴諦觀也或色如雲霞文如篆籀石骨瘦露處鐵壁綉苔長松時作海濤聲中有龍祠泉源出其下故老相傳神龍潛於斯山大爲民福水溢旱乾有禱卽應邑侯荀公集居民新始於康熙五年七月越數月告成謹記其年月因山水而碑之碑之而不汚山水之眼則予之倖也夫

香鑪山創建普同塔碑記

成周佐

范績作神滅論謂不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亾而神在此不通之說也夫刀頑物也神靈物也利因刀而有神非因形而生者也利因刀而後有故亦與刀而俱亡神非因形而後生故不與形而俱滅也未水氏曰天地有壞虛空不壞天地滯于形氣也虛空不滯于形氣也形猶之乎天地也神猶之乎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禠著

一百二十

虛空也香鑪山夙有野梵年陳日卽于敗有明懷宗九年空和尚爰宅于茲備歷兵凶茹荼如一日百廢俱振于寺之東阿剎建普同塔以塵蛻體工竣而和尚與其徒問記于予予曰嗟乎和尚其識神存之道者乎天地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理之說吾儒所謂性釋與老所謂神也夫神附形後而立于形先合于形內而超于形表故火能焦形不能焦其神焦其形正留其神也普同之設其存神之所也故曰其形在也心如死灰寂滅也其形焚也心如宿火寂感也凡百骷體由今茲以迄千萬斯年悉作存存觀已是爲記

晉城縣遺址辨

李青藜

晉城郡邑也邑遺址在郡城東北三十里高都村事詳郡誌

城垣亦存或以郡治作縣治而先哲題體仁書院亦從此謂明道嘗作晉城令明道書院去郡城最近晉城縣治亦必去郡城不遠則卽宰晉城者斷晉城而晉城卽州城從可見矣雖然吾特恐於郡誌或未暇細按也夫郡誌稱明道建鄉校七十餘所明姜潤身題高平正蒙社學亦曰晉城書院必謂書院近郡城郡城卽晉城吾不識七十餘所鄉校凡散列郡屬者亦將咸稱晉城乎高平書院稱晉城書院亦將謂今之高平卽昔之晉城乎且夫郡誌建置沿革辨之詳矣一稱唐高祖武德三年析丹川置晉城縣隸澤州夫丹川爲隋文帝開皇十八年改高平所建澤州初建於隋文帝開皇三年再復於恭帝義寧二年至唐不析澤州置晉城而析丹川置晉城則晉城城垣所建之地屬丹川不屬澤州明甚夫城垣所建之地且不屬澤州又安得謂晉城卽澤州且綱目稱建州本秦高都縣地後魏置建興郡置高都城兼置建州隋改建州爲澤州治丹川縣夫澤州治丹川則丹川卽係澤州而析丹川置晉城則晉城不仍在丹川城內可知其不仍在澤州城內又可知卽後太宗貞觀元年廢蓋州徙澤州治晉城然似亦不過借晉城寄澤州亦如武德八年廢建州徙蓋州治晉城又置澤州治端氏矧天寶元年尋已改澤州爲高平郡肅宗乾元元年復改高平郡爲澤州以此觀之澤州且不必仍在晉城又安得謂澤州卽爲晉城一稱宋太宗至道二年分天下州軍爲十路澤州屬河東路領縣六高平陽城晉城端氏陵川沁水夫晉城果卽澤州如今之附郭縣則必先晉城而後高平五屬乃先高平陽城方次晉城則澤州之非卽

晉城亦約畧可見矣一稱明太祖洪武元年以晉城併入澤州隸平陽府九年改隸山西布政使司屬冀南道領高平陽城陵川沁水四縣夫曰併則必戶口與戶口併土田與土田併至澤亦有土田戶口則晉又奚必卽澤澤又奚必卽晉卽曰併土田戶口爲併併官衙公署亦未始非併然卽論衙署試問郡城內縣署遺址安在但舊誌于元時有附郭二字或自元晉城始附澤州城內至明太祖方廢晉城省入澤州亦未可知然要之元以前晉城卽高都則斷斷如也況古蹟誌垂棘則曰縣南地名垂棘之壁出此蓋高都南不半里垂棘洞在焉內有石堅而潤瑩澤而光潔則觀垂棘而晉城可知山川誌丹水則曰在郡東里許夫郡東里許無丹水高都東里許有丹水其不言晉城而言郡者蓋統縣于郡以爲言非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襍著

一百二十一

卽縣卽郡以爲言則觀丹水而澤州之非卽晉城亦從可知矣且夫晉城得名豈眞自唐始哉昔春秋韓趙魏三分晉地嘗置晉公奉祀高都州誌亦稱韓趙魏置晉公奉祀高都故高都得名晉城後唐建晉城地則猶是號亦由舊而由唐而後雖或名晉城或不名晉城而晉城之城垣遺址則千古常如一日矧高都南城外景德寺大殿東牕下卧碑又確乎可據按寺自唐創始名慈善至宋眞宗景德四年僧道幽始緣工部尙書同平章事諱旦王文正公叅知政事諱安仁趙公諱拯馮公等具題奉敕改慈善爲景德至金太和八年道幽徒裔方舉前事並勅命勒石前鐫澤州晉城縣僧道幽后鐫實帖景德寺中鐫勅命並諸大老官銜如左由此觀之設使晉城在澤州不在高都則必高都之名仍存而前書澤州晉城

縣僧某必繫高都于晉城縣下曰澤州晉城縣高都 某后書寔帖景德寺必冠高都于景德寺上曰寔帖高都景德寺乃前后曾無一辭及高都則必其時晉城卽在高都而稱晉城遂早削去高都之名可知而僧卽晉城之僧寺亦卽晉城之寺又可知夫寺僧俱晉城之僧寺在當時又絕無一字及高都而止言晉城則高都卽晉城又無不可知苟必舍此別言晉城當宋景德金太和年間具題與勒石者有高都而必故遺高都之名非晉城而必硬坐以晉城之號其舛一至是哉予生高都也晚其得聞晉城之名亦最遲及長覽郡誌並雜考頗味其詳因不禁授筆謬著其辨

澤州大陽小析山取水記

都廣祚

取水之舉爲甘澤計昔七年之旱商祖成湯實爲民請命焉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一百二十三

大陽舊有湯王廟鎮人祈報之所析城之桑林古聖王之遺蹟也由析城而東有小析山高下有池三名嘉潤池其析城之支派抑聖王之德澤所遺耶湯廟巍然在望晉豫人多取水於此歷世以來嗣爲典故其取水之法以人得鄉望者主之往取以金鼓旌旗導引詣廟伏堂階祝之又於池畔祝之投金紙於池中有異徵焉池水汲凡四瓶一曰水宮一曰順序一曰潤澤一曰甘霖仍金鼓旌旗導旋敬祭於本鎮之廟捧四瓶供神前修祀事者三日仲春開瓶順其長養孟冬封瓶法其收藏咸修秩祀次年之復取也祝池濱計水還之池復取水貯之瓶迄今循例行之蓋聖王之澤萬世不竭而山出甘源是坤靈與澤氣孕結而流通也春之祀也以迓神庥秋之祭也以報神德聲靈濯濯入廟如在水濱如在豈與夫

祀典外溢舉非常紛侈華競者可同日語哉康熙十九年暮  
春日記

重修澤郡譙樓記

朱 樟

澤州自晉州爲郡後凡有與于政治所當興舉者非一事譙  
樓者一郡之觀瞻五城所遙矚者也縣鼓中楹爲警晨昏司  
啟閉之所已多歷年所風雨剝蝕屋瓦飄搖爲之典守者正  
未可忽爲弗急而不謀修葺之舉攷前刺史加修歷今又三  
十餘年漸失完固今是郡專領一邦於冀南實屬望繫之地  
况藩屏大都介在南鄙下臨襄鄧上接并汾非昔州刺史兼  
轄之舊新此一樓用增視聽且前人已增葺之而今日當振  
興之會反任毀圯則無侈前人無廢後觀之謂何樟嘗于暇  
日偕一二賓僚登斯樓也千峯繚繞闐闐萬家春而耨耰秋  
而刈穫祁寒暑雨車牛往來民物之嬉恬  
皇仁之淪浹也尤非可以警漏傳符之所在而忽之爰鳩工  
計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磚之破缺者赤白漫漶  
之不鮮者重理新之凡以宣

上恩德與民興起以共安此早作夜思之昕夕也曩者范延  
賞之過萍鄉聽更鼓分明而知政事之理今雖未敢邀使人  
之善察然所當興舉而弗可懈者將自樓始也雍正十三年  
六月十五日中憲大夫知澤州府事錢唐朱樟撰立石

補遺

松嶺法輪禪院記

碑有李俊民  
篆額甚蒼古

金 楊庭秀

澤之西南三十里雙峰巋然傑出於羣山之外曰松嶺絕頂  
四望峽山浮山司馬碧落鳧趨於左天壇王屋盤亭析城鶚

立於右遠而黃流曳帶喬嶽聳屏北邙伊闕猶培塿然近而亂峰回環林麓掩抱雲煙出沒不可名狀奇偉之觀得未曾有嶺之陽有佛宇焉卽古之靈巖院也院之開創不可得而考也隋大業中有慧觀頭陀自終南來身止一衲日唯一食髮長不剪晦跡叢林過雙峰下見山崦幽寂木古泉清乃駐錫而歎曰此古佛棲隱之所也因卽誅茅剡穢果獲壞礎乃靈巖之舊基也遂築室而居焉師唱導接人略無怠惰四方緇素望風輻湊李衛公提兵過太行躬詣禮謁慰諭嘉歎靈崑之名自此益彰矣寺僧感念衛公之惠乃於山頂建祠迄今存焉爾後住持未嘗虛席迄唐之季日尋干戈朝梁暮晉殿宇焚蕩十無二三天福五年有大苾芻省常禪師歎恨頽毀復加營葺逮乎太平興國三年更賜額曰法輪禪院慶曆間法師奉教蘊松筠之操抱經論之學啓饒益心有興復志於是繕修堂宇四十餘間凡講大乘百法上生等經四時演說未有虛日傳大乘戒度僧俗千餘人齋僧二十萬置四大部經作批率觀朝夕行之未嘗少懈寺神空中報師曰師批率觀成當捨幻質往生天宮師欲捨身僧徒難之乃詣千峯山盤亭寺之側誓焚肉身以報佛恩遂裹以麻布漑以油蠟縱火然之但見白光燭天異香馥郁四衆讚歎煙銷燼餘競取舍利唯舌不壞若紅蓮葉此師誦經之驗也建窳堵波秘而藏之及宋末年盜賊蜂起祖師宗愍悲哀涕泣誓於佛前曰寧捨身命不離山門雖豺虎縱橫恬然不畏皇朝撫定無纖毫損目表祖師堅勇之志聖賢陰助之力也由是信士劉嚴睹師慷慨爲法亡軀乃捨安莊社山莊一所敬施山門以

充常住天眷初居民張權誠勇烈之士聞師德操施梨川社田五頃俾供佛僧以資冥福大定二十九年沙門定湛繼主其教嗟悼先師雲仙法堂後勸建慈氏閣累值暴雨頓爾崩摧因廣其基繕淨土堂未克就緒遽然謝世湛之嗣子洪洧謂源師兄曰昔慈氏閣堂構弗固一旦棄捐今淨土堂恐蹈覆車之轍師兄其念之且院門孤僻人迹罕至師兄當以淨土觀經訓誘信士洪流殫精畢慮奠成一簣之功遠邇聞風翕然歸嚮富者施資貧者効力遂疊石爲基高十有四尺而廣倍之中塑彌陀三聖像功將告成洪源來謁曰法輪禪院建立也久矣是院處深山中四隣民居近者十餘里歲或兵饑則院爲寇賊之巢穴所以興廢者屢焉今承祖師之蔭嗣主禪林有山田足以給饘粥有山木足以取材用有泉石足以娛目有經論足日洗心不見紛華不聞喧闐旦旦暮暮經行燕坐於寂寞煙霞之境眞休歇之道場也與夫八達衢頭架屋養數百閑漢者固有間矣然而開山祖師勗始之跡吾不得而知之矣竊聞先師澄公之說院中舊有壞碑粗載慧觀禪師興復之績而觀之後省常之前住持宿德寂然無聞蓋緣碑刻之闕也嗣續不傳良可歎息此院紹復於觀頭陀潤色於教禪師成於愍法師以至於今若不刻石紀之則數老宿之勤勞亦猶開山祖師之泯泯也而使後之子孫將何景仰而考據乎且松峯之形勝道場之靈跡公嘗游歷而徧之矣幸爲法輪誌其始末日傳無窮可乎公郡守也如郡有草澤隱逸之士尚舉明而發揚之况治封之內有靈跡勝槩而不蒙紀錄者乎萬一略而不書必貽後時之悔耳余謂源

上人曰余先友許子靖嘗守是邦而與上人交余來又得從而游是山之靈迹勝槩子靖已失之於前矣余寧復遺之於後乎宜其搜訪拾掇以爲法輪續燈之錄云爾泰和丙寅端午日記

王光祿璇墓志

國朝

陳廷敬

晉郡縣大侵蝗蝻徧郊野公出錢數十萬緡募人捕廩我先公分口食食餓者公亦捐糈周給州人以故不流離嗚虘周禮相調相卹之法行則天不爲災而民不困於歲後世人各自私於是比閭州黨有無死亾相視如秦越人莫之省顧一遇年凶荒則必仰於官之蠲賑幸遇長吏賢不壅于上聞又幸有主在上除租賦出金錢發粟設糜惟恐不及而吏之奉行者猶有能不能民之待澤者猶有及不及則朝廷之大恩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禠著

一百二十七

其得被於窮檐蔀屋嗷嗷待斃之民者亦已鮮矣安得鄉有君子好行其德如公之自保其鄉庶幾猶有周禮之遺法乎

龍泉寺禪院記

唐

闕名

龍泉院者人天集福之所也耆舊相傳其來寔遠刊刻無寄因究權輿一說云是院之東十數里孤峯之上有黃砂古祠時有一僧莫詳所自于彼祠內諷讀金剛般若經一日有白兔馴擾而來啣所轉經文蹶然而前去因從而追之至于是院之東數十步先有泉時謂之龍泉於彼而僧異之而感悟焉因結茆晏坐誓于其地始建刹焉同靈鷲而通幽類給孤而建號東鄰郭社之末前據金谷之垠旣名額以來標稱郭谷而斯久至有唐乾寧初西蜀惠裁精舍稟律沙門諱順愨振錫東游浮杯遠逝偶及是院遂欲棲心披荆榛而通

過路掇薇蕨以事晨殮日往月來以近及遠歸依者如蟻慕唱和者若蟬聯雖云興廢有時亦繫方圓任器添棟宇于仍舊求柱石于他山紺殿故而復新雲房卑而更起曲盡其妙以廣其居漸加少而爲多變其質而增麗凡增修新舊屋宇并正殿等共七十餘間其院東龍泉後面結菴之所三紀已前微認故蹟今則湮沒矣且泉之所有時無能知者夫其狀也噴湧而出喻虎眼射人鯨口响沫通注遽盈于溝洫奔突若駭于風雷夏寒凝冰冬温若沸比鏡澄澈同醴甘香不獨飲酌所須可以塵垢旋滌矣愍公運心匠磨智鋒俾令堰作方塘漲爲澄沼且嘉魚成窟拋玉宛轉以隨人穢觸沉波吐珠淋漓而覆水有斯靈異甚警凡愚自邇及遐惟畏與敬而又植弱柳則扶疎而春媚蒔修篁則翦蔚以冬青長小松爲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禠者

一百二十八

喬松接山果爲家果功旣崇矣景亦備矣一日愍公諭諸門人曰是院也厥初住持所重幽僻止期課誦以盡年齡敢望崇修有若斯壯麗者矣吾聞空寂者正眞之本名言者誘化之宗如來亦假于莊嚴氓俗漸歸于方便得不申請院額增飾教門者耶郡牧隴西公果諭革故之謀俾建卽新之號因飛箋奏歲降勅文額記龍泉禪院矣時唐乾寧元年十月二十五日也

秦阮趙軍評

宋 司馬光

夫兵之設非以害人所以養人也殘暴如此其誰與之秦七世役諸侯卒兼天下然其失策之大者有三焉欺楚懷王而虜之不信莫大焉阮趙降卒四十萬不仁莫大焉欺與國誅已降諸侯疑而百姓怨不智莫大焉秦所以失天下之故多

矣在此三者于不信之不信不仁之不仁不智之不智是以  
始皇墳草未生而四海橫潰宗廟爲墟究其禍本兆于此矣

陽城縣臺村岱嶽觀記

金 李俊民

靈虛觀清虛大師孫景元字仲遠沁水縣上格碑村人大定  
十一年十月內出家禮本觀尊宿道士馬希遇爲師十八年  
戊戌八月二十三日甲寅試中經業披戴爲道士以戒自持  
性高古博通經傳學者從而受業所在雲集名動京師值貞  
佑之變晦跡嵩洛間駕幸汴梁召爲上清儲祥宮開講大師  
趙禮部敦諭云絕句二首  
入詩類然屈節應命非本志也三年不告  
而歸先于崇慶壬申禮部准敕出賣觀額師與弟子呂知和  
等請買到陽城縣臺村岱嶽廟爲岱嶽觀中都路觀額馨字  
第四號也觀與格碑靈虛相鄰其地高爽在北臺之東北次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禠著

一百二十九

西南曰南臺皆俯視之亦呼爲臺底師與其徒遂擬爲林下  
計師年八十四道氣所養舉動健美出入古今手不釋卷其  
謙冲粹和容接亦未嘗少怠至于逸情遐想飄飄然與造物  
者游人莫能窺其涯際也余四十年心契頗得其詳其所著  
述秘而不傳本觀節次買到民田并南臺招撫吳英固隆村  
招撫王太彈壓魏國弟子韋知訓等捨施各家產業屋宇永  
遠充常住其地條段四至刻之碑陰以示來者

重修成湯廟記

元 王 演 教諭

濩澤卽古舜澤析城者禹奠之名山也澤人不祀舜禹而祀  
湯者蓋以湯嘗有禱從古立廟其巔神池亦在其傍每代崇  
奉極盡尊嚴民歲請水以禱旱者不勝數紀析城踞本邑之  
西南巍峩磅礴周數百里近邑之南岳莊之北有崗隆然崛

起俯瞰城郭襟帶山河極爲清曠爽塏之地原其所自亦析城之餘支遠脉伏而復見也湯之行宮在焉水旱疾疫禱獲休應雖無銘誌可考寔未甚遠徐迹廉級壯若帝居惟正殿戟門嘉澗公祠巋然獨存亦各上漏旁穿弗障風雨居民拱視而莫能支延祐四年春達魯花赤古燕木入刺沙公縣尹銅臺韓公廷傑仲英主簿天黨王公琮德明典史覃懷賈公楚彥元卿同寅協恭宰製斯邑事神恤民愛敬兼盡凡奠謁必躬焉一日縣尹韓公與同僚集里中父老曰成湯古聖帝也神食此土舊矣廟就傾摧安可坐視欲與諸君完葺之何如衆咸喜曰能若此宿願遂也於是鳩工萃材不日萬計富不稱匱貧不憚勞居無幾何而漏者塞穿者墁土木丹雘之工煥然一新矣以其餘貲修治嘉澗公之祠岳莊社人承命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禱者

一百三十

而樂以就其役人皆義之而響應焉今亦告成其工倍於昔矣韓公今遷介休且行具書營建之實令里人進士張居義梁君劉良求記于僕不敢固辭直紀其事云

陽城縣右廂成湯廟禱雨靈應頌

王 演

於戲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有能全其覆載之恩廣乎天地之能者則成湯其人也昔者成湯聖德日新智勇天錫戡定暴亂表正萬邦猶以葛之不恭桀之不道遺腥餘穢致旱七年萬姓嗷嗷幾于殄滅帝乃洗心齋潔罪已責躬德能動天甘澍滂注夫旱者天之數仁者帝之德數既有時雖至聖不可弭德由于已雖上天不能違早不作無以施湯之仁仁不施無以救時之旱此道在相須理由共濟也謚以雲行雨施曰湯信不誣矣千載而下允懷不怠爰在析城

帝廟古矣四方請水以禱旱者歲以萬計我之西社廟貌獨  
嚴天昏札瘥之疫此焉而禱雪霜水旱之變于是乎禳禳病  
則勿藥祈穀則年登民恃以無懼焉至元四年龍集戊寅自  
春徂秋恒暘不雨二麥已枯首種不入輿情惶惶計無所出  
本邑主簿周君卧衙舍間歆枕默念曰時將秋矣亢至極矣  
不雨踰旬遂爲饑歲獄訟繁興盜賊滋熾黎民流徙國賦不  
供粢盛不潔而明禋廢闕雖欲與監縣令尹安居暇食優游  
于一堂之上可得耶且仗義宜先當仁不讓于七月二日扶  
杖而起沐浴更衣從以邑吏衛元善潛宿本社湯廟卽夕元  
雲蔽空和氣旁洽次日雞未及唱露首徒行晚達善利召集  
黃冠夥衆就彼湯祠宣祝致告夜未及分甘雨大作詰旦稍  
晴公不避泥潦冒霧露陟巉巖敬謁神池請求聖水拜方及

八降已十分戴瓶比還闔境霑足士民拜舞迎迓波溢阡陌  
幣帛之饋却之不受簫鼓之聲莫之能遏民皆瞻仰咨嗟以  
手加額曰若非簿公以至誠感神而致雨吾屬幾爲餓殍而  
轉乎溝壑矣更生之賜其敢忘乎介其本縣鑿官徐珍社長  
張國瑞侯珉徵繆文以記其實冀傳永久而勸將來辭不獲  
略採民謠以爲頌公名克明字文舉保定之清苑人中議大  
夫和寧兵馬幹臣公長子公又哀伯父承務郎清河縣尹良  
臣無嗣服喪三年由傳儀吏陞除是職故自到官以來臨事  
而懼約己以恭吏莫能欺訟不稱屈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吏  
民敬而愛之蓋本家法清白天秉孝廉是以如此頌曰  
天之與人霄壤相懸人雖至微可以動天云何動天天人一  
德投以至誠響應弗慝比年以來連值旱災生殖殄瘁田野

汙萊猗歟簿公一禱而雨百穀忻榮庶民鼓舞轉災爲福化  
歎爲穰刻頌于石永示不忘

縣尹關公德政記

衛元凱

皇元之臣服普率亘古無有昇平旣久生齒日繁民之休戚  
寄諸守令任是責者實難其人惟我令尹關明府之宰吾邑  
也而優爲之公名世傑字英甫占籍晉寧世業儒歷掾兩臺  
一廩運府所至有聲薦章交辟至元戊寅春三月到任大布  
恩信推以至誠櫛垢爬痒窮悴蘇息鎮以清淨而教令不繁  
前政勸課編鄉都巧索豐求瀝民膏血公曰農桑有衣食之  
利孰肯甘游惰而樂饑寒乎若憂之太甚視之太勤乘騎從  
徒家呼戶召而小民輟糴殮具饋餉以迎勞且不得暇又何  
暇顧其業哉此雖愛之其寔害之也每歲邵農之際但召各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一百三十一

社之長而喻之民獲不識吏之安矣邑處太行之巔土瘠民  
貧好學嚮義比年以還學校廢弛禮文滅裂公自到任聿興  
斯文授室延師講明正教學者聞風四方雲萃一時文物藹  
然可觀且山野之民負豪俠氣爭相雄長倍徵籽息冒踰疆  
畔紛競交拏謹不可詰公杜私謁從公議秉正筆片言之間  
使積憤潛謀冰消雪釋市井少年悍戾不率亦必委曲鑄論  
使之必改而後已至于簿書鞅掌閱目無遺自奉甚薄淡若  
儒素多讀書手不釋卷且重義輕財務周人急而于文士尤  
厚收攬薦延惟恐不至有禱祈隨獲休應凡拯貸鰥寡者先  
之有徵科貧匱者寬之復業者優以安之疲癯殘疾不能自  
存者煦育補苴百計以完之故三年之間美化大行青衿向  
訓黃髮履禮權猾鋤縱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憲使金公

按部至邑大加矜賞輒薦公政爲諸縣之最信公論也由是言之豈止治文案督賦斂斷獄訟而已乎其受代之將行也父老十數輩告余曰吾儕小民德公之賜何以報將著金石大書深刻昭不朽而垂無極所以報也蕞爾敝邑則惟是知書不書公何損益然所以示民心之不忘非是而莫可也故敢以託嗚呼美哉在他人猶當不讓况公於余推惠至厚安可以蕪陋辭因摭民謠而爲之銘曰賦均而平刑措而清民飽而嬉吏公而明物無失所野無廢耕路不拾遺犬不夜驚姦不遏而懲廉不率而興教不令而行政不嚴而成無實之譽君子以爲媿我之譽公者殆無媿而庶可以爲公之榮不惟彰清名播芳聲愜輿情又將爲來者之法程也

縣尉張公重修神門記

衛元凱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雜著

一百三十三

自古忠烈之士克享後世之祀血食一方一邑者有之通天而下祀之者惟昭烈前將軍關公上自國都下逮郡縣里社落海內外悉有廟貌民之欽慕之誠若合一軌雖公之神化無往不在寔由忠義大節感激其心千載之下凜然若存嗚呼盛哉公當炎運灰冷之際奸臣竊命王綱解紐陸梁克悖之徒不復知有漢矣昭烈以帝室之胄懼墜高光之業欲伸大義于天下力孤勢弱動輒顛蹶惟公深明君臣之義誓以共死左右周旋恩若兄弟誅討逆亂之心夷險不渝吳魏聞風徙都求婚以避其銳天意莫回竟成鼎峙公之豐功盛烈載諸信史昭然可考觀報効曹公封還所賜不以爵賞少動其心拜書辭曹而去較之乘時徼利之輩豈可同年而語哉去就取舍勇而義忠而節心乎所事竟酬信誓後世有談三

國之事者雖野夫賤婦尚能發天衷公好惡憎愛之心卒歸于正由是推之公之力扶綱常德垂來裔俾人人皆知去逆效順受其賜多矣公之神祠遍滿寰宇享歷代無窮之祀非幸也宜也聖元天曆戊辰秋九月奉旨特加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天下之人愈神其神則神之神也熾矣食于斯廟其來甚久先是大德丙午建戟門于通衢之北日征月邁弗庇風雨元統改元癸酉春二月縣尉張公慮其傾圮捐割俸資首圖營葺里中耆舊義公不私咸樂爲之助梁棟之木堅完者因之陳敞者易之復命埏埴之工陶造瓴吻極其壯麗塗墍畢功飾以金碧門之兩楹墜置神驥欄楯戶牖及其獻藝之臺焚醮之具悉如心畫公于董役之暇覩神門之右古泉涸竭公相彼地脉于故蹤之北疏鑿新泉澄澈瀾滿不煩繩引非惟求汲者獲免遠涉之勞俾一方陶冶之家咸資其利民皆歡悅僉曰公尉職也敬神恤民兩盡其美是皆可紀里人趙政等囑余爲文用著石章以傳永久僕終不能固陋辭張公名繼祖字紹先家世晉之吉州名族由祖蔭補官以廉慎自持政事勤敏一任之間民安盜息鄉鄰無犬吠之警深謀遠略見義必爲年方富盛設施注措歷歷可觀他日獲登顯仕利民澤物之志豈易量哉

陽城縣清風亭記

衛元凱

陽城郭郭之東居民廬室之間其地負嶠而高爽宏敞古有義勇武安王廟巍然面其南峯巒拱揖川陸環抱雲烟之狀草木之華望之不窮西南諸山遠浮天宇若禹貢所載析城又山之竒絕者也廟之庭除有泉水出焉味甘且冽汲飲者

迨百家用之莫竭鄉人于近北建龍祠以祭之元統改元本縣主簿禿必反將仕贊治是邦政教畢舉民皆和會一旦因休暇敬謁祠下瞻拜禮竟遐觀俯視觀溪山之佳麗泉水之澄澈怡然而樂乃屬其耆德衛珪等告之曰古人立祠於此誠宜妥靈又得名湫其亦罕矣予欲構亭以庇之汝等若何衆皆欣諾而言曰先有古泉前臨通衢比歲頽廢而有敝甕之漏莫能止水前縣尉張公疏鑿于廟庭之中爰及是謀未卒其願幸吾賢亞府特起丹誠豈非神明陰相之力與于是鳩功掄材以興厥役趨事赴功者不召而集方其經始之際輿議復以迫近祠宇具白于公乃卜故踪別圖浚治甃以烏曹之甃穴地爲竇俾相通貫引水注之于茲汲者咸以爲便往來途路之人一勺入口塵積頓消泉之口周東西三面連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禩著

一百三十五

接廟庭壘石爲基高丈餘延袤如之南向與街平建亭于貞珉之上重簷複栱勢若翬飛鴛瓦參差吻脊旁午日光燭之閃爍璀璨耀乎空碧梁棟椳題飾以金碧上下煥然一新廟基之高者夷之卑者堙之方隅之缺而未正者補之張公所鑿之泉公重加修葺通乎庭宇之間以識其源亭之中起壙假山寓以玉泉之號于上肖設關侯之像以彰神化又置觀音之容面乎北以瞰亭中之井觀者異之堂陞廊廡悉與修完有級有序由公之心匠素有成規經畫之功也亭之東乃神之戟門有民居一區爲之阻蔽以高價償其主俾撤其室植以佳木直抵前溪望之豁然衆口稱快是役也始于至元乙亥夏四月落成于明年五月旣望是日公與客咸造其亭凝眺之頃眞可以開滌靈襟助發神觀令人蕭然有出塵之

想因舉酒爲樂有風颯然而來客謂衆而言曰古人有南風解愠之詩信哉斯言公之善政亦猶斯清涼之風消釋炎酷暑不可無名宜扁曰清風非惟一舉而兩盡其美亦可表神之英靈聞者咸以爲然客又言前賢遊宦之邦凡興造樓觀載之傳記甚多如歐陽文忠公守滁州名其亭曰醉翁蘇文忠在扶風亭名喜雨如范文正狀岳陽之景朱文公記曲江之樓流布後世爲之美談雖古今人品不同風景各異吾判簿公獨能致其高山景行之思以繼賢躅誠可嘉尚書載六府水爲之先易設井卦特發勞民勸相之義示民法井之德深矣公能默契其理斯亭也實能壯觀神宇爲一方之勝槩登乎此者有以導迎清曠是皆可記囑予爲記僕竊思金石之文本以傳之永久苟非其文不如不記之爲愈也僉曰文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襍著

一百三十六

以記寔必待鴻儒椽筆如名公先正之文雖曠世不可復有恐終不得而記之也祈請益堅不肖忘其固陋直書營建始末謹俟來哲公蒙古人氏大父玉罕珠佩虎節長萬夫鎮遼東父脫脫結知仁主遠使朔漠敬迓武宗皇帝累蒙恩賞尚吳王公主積官順德少尹公廕補是職年甫三旬才識明敏政績昭著是又當書

卷之四十六終

